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

（2）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景德傳燈錄 解題

陳　垣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宋釋道原撰。元、明、清藏著錄，麗藏闕。宋、元皆有單刻本。今通行者有常州本，「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一九一六年貴池劉氏覆刻元延祐本，一九三五年影印磧砂藏元泰定本。

景德，宋眞宗年號，燈能照暗，以法傳人，譬猶傳燈，故名。「晁氏讀書志」釋書類云：「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於朝，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是正差謬，遂盛行於世，爲禪學之源。夫禪學自達磨入中原，凡五傳至慧能，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懷讓之後有五宗，學徒遍於海內，迄今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愈益盛。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疾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猶聯珠疊璧，雖山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晁志」撰於紹興二十一年。晁氏之意，謂政治混亂之時，有氣節之人，做事固不易，說話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禪宗所以盛於五代也。一部「景德傳燈錄」，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傳，惜乎歐、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書」及「五代史」皆闕失此等絕好資料焉。

「景德錄」之體製及內容

燈錄爲記言體，與僧傳之記行不同。「弘明集」亦記言，然「弘明集」實記文，燈錄乃眞記言也。

燈錄又爲譜錄體，按世次記載，與僧傳之傳記體不同。且僧傳不限於一科，燈錄則只限於禪宗，在「寶林傳」未發現以前，「景德錄」爲禪宗史最初之一部。自燈錄盛行，影響及於儒家，朱子之「伊洛淵源錄」，黃梨洲之「明儒學案」，萬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體而作也。燈錄謂釋迦牟尼以前爲七佛，猶儒家謂孔子以前，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以摩訶迦葉至菩提達磨，爲西土二十八祖，以達磨至慧能，爲東土六祖。慧能之下，分南岳、青原二派，南岳下出潙仰、臨濟二宗，青原下出曹洞、雲門、法眼三宗。

宋時燈錄著名者有五家：一、即「景德傳燈錄」，二、「天聖廣燈錄」，三、「建中靖國續燈錄」，是謂北宋三燈。四、「聯燈會要」，五、「嘉泰普燈錄」，是謂南宋二燈。合五燈爲一者，有「五燈會元」，將別論之。

燈錄記載世次方法，各錄不盡同：有從本身計起者，如以青原思爲大鑒之二世是也，「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等屬之；有從下一代計起者，如稱馬祖爲南岳下一世是也，「景德錄」、「天聖廣燈錄」、「嘉泰普燈錄」及「五燈會元」等屬之。

道元為天台韶國師之嗣；法眼清涼益之孫，故本書記青原諸宗特詳，其二十五、二十六兩卷，又皆法眼兒孫也。

總計本書記南岳法嗣者凡八卷，記青原法嗣者凡十三卷。其記臨濟，至汾陽善昭止，記法眼，至長壽法齊止。長壽法齊者，道原之姪禪師也。然本書記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獨無道原之名，何也？此與「南齊書豫章王嶷傳」記豫章王諸子，不載子顯之名，同一例耳。

「天聖廣燈錄」二十七於韶國師法嗣下，特補入蘇州承天永安院道原一章；「傳法正宗記」八、記韶國師法嗣五十一人，亦於最末列蘇州承天道原名，以是始知道原為韶國師之嗣也。

端拱元年贊寧上「宋高僧傳」，卷十三有「韶國師傳」，其塔銘亦即贊寧撰，以同在吳越，相知易詳也。然禪宗五家，「宋僧傳」獨闕雲門偃傳，則以越粵不相接，而寧與偃又異宗也。

本書距宋僧傳不過二十年，於十九卷詳載雲門句語，於二十二、二十三卷又詳載雲門法嗣六十一人，可補「宋僧傳」之闕。此豈有黨於所親，亦以支派近，見聞真，史料易於搜集耳。而後世尚有謂此書非道原撰，實出於臨濟者，殊可笑也。

「景德錄」板本

本書於景德間進呈，曾詔楊億等刪定頒行，見本書楊億序。當時應有刊本，今不可得見。近「四部叢刊」三編所景印者，號稱宋代舊刊，合三本而成。據卷首「西來年表」，達磨至中國說

，係取「傳法正宗記」爲定。「正宗記」成於仁宗嘉祐六年，尚在「天聖廣燈錄」之後，則此本非道原、楊億原本可知也。

又景德間撰「册府元龜」，其紀年以宋、晉、梁、陳爲閏位，司馬溫公撰「通鑑」，始矯正之。今此表紀年與「册府」異，與「通鑑」同，其撰著當在元豐七年「通鑑」旣出之後，則此本非道原、楊億原本，益可知也。

惟此本雖非原本，其大體尚爲道原、楊億之舊，觀書中小注可證。本書小注，可分三種：一、爲道原、楊億舊注，多半屬此。二、爲宋刻本附注，如卷三「達磨章」末注云：「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寶林傳』錯誤，而楊文公不復考究耳。」據此則知宋時刻本對原書認爲差誤者，尚不敢擅改原文，只加注說明而已。三、爲元延祐本附注，如卷六「越州大珠慧海章」末注云：「此下舊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傳』，今移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是也。據此知延祐本對原書認爲不合，而有改變者，亦加注聲明，不任便改動也。

又延祐本卷十一「鄧州香嚴智閑章」：「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二句，注云：「此句舊本、福邵本並無，今以『通明集』爲據。」又卷十四「荆州天皇道悟章」，附寂音夢堂詳注兩段，信僞丘玄素碑，謂有兩天王，其說至謬。然對原本並未敢增益，僅附注說明，尚爲愼重，此本書之幸也。

又卷九末延祐本附黃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卷三十末附楊億「寄李維書」，敍師承本末，皆「叢刊」本所無，當亦後人所加。然與原書劃然不混，且有此附錄，可助研究者之探討，於本書有益無損。磧砂藏泰定本卷首無年表，亦無校正年代差誤等注，疑所據者乃一較早之本也，

楊億與撰「天聖錄」之李遵勗，同出臨濟，見「天聖錄」十八。

「景德錄」撰人問題

本書著者爲吳僧道原，本無問題，外學書如淳熙間龔明之所撰之「中吳紀聞」，卷二謂：「『傳燈錄』爲永安禪院僧道元著」，元、原雖殊，然非有二人也。惟延祐本有紹興二年長樂鄭昂跋，忽持異論，謂：「『景德傳燈錄』本住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撰，書成將遊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矣。此事與郭象竊向秀『莊子注』同。拱辰謂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絕不復言。拱辰之用心如此，與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又得楊文公爲之删定，其書所以可信，與『續燈錄』遺僧採事，而受金厠名以亂眞者有間」云。

此跋可稱毒箭，欲以一矢貫雙雕，而不知其說之無稽也。道原爲韶國師之嗣，前文已具。今以拱辰世系考之，拱辰者，金山曇穎之嗣，李遵勗之姪禪師也。金山穎西余辰之名，始見「建中靖國錄」四及八。道原之名見「天聖錄」，又見「傳法正宗記」，先於「建中靖國錄」者凡八十年。「景德錄」十三、「正宗記」八，記臨濟之嗣，皆止於拱辰之前二代，尙未有金山穎之名，拱辰更無論矣。

道原、拱辰確實卒年無考，然兩家先世卒年幸存，亦略可比較。韶國師卒於開寶五年壬申，年八十二，道原當生於五代之時。金山穎卒於嘉祐五年庚子，年七十二，後韶之卒，凡八十九年

。則辰與原實不相接，何由有同舟相遇之事乎！楊億序明言：「裁定此書，周歲方畢」，既係同途入都，何能進呈被賞如是之速乎！令頻伽藏總目，於此書下設爲疑詞，云「舊題宋道原纂」，已受昂跋影響。頻伽藏蓋用延祐本也，磧砂藏元泰定本無鄭昂跋。延祐本閩刻，磧砂本吳刻，後延祐本八年。

竊嘗思之，拱辰未必有是言，鄭昂亦未必造此語，必當時有此傳說，鄭昂不察，遽以入跋。「四部叢刊」三編本張菊翁跋，遂亦信之，謂：「著此書者名道原，而實拱辰也。」嗚呼！君子可欺以其方，吾恐復有被欺之君子，故不得不辭而闢之。

然何以有此謠？必欲張臨濟之軍者所爲也。然何以實之拱辰？則以拱辰曾著「祖源通要」三十卷，與此書體製相類也也。何以謂鄭昂之跋，欲以一矢貫雙雕？則以其既攻法眼之道原，並攻雲門之惟白也。「續燈錄」爲佛國惟白撰，今謂「續燈錄」遣僧採事，受金廁名，此非忌雲門者之詞乎！惟白者，雲門六世孫也。北宋三燈撰者：一法眼，一臨濟，一雲門，若以青原、南岳別之，則青原二，南岳一也。鬥諍之源，有關於此，將另詳之。

目次

景德傳燈錄

原本(原)民國八年常州天甯寺刻本。校本一.(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本。據上海涵芬樓影印本。二.(磧)宋磧砂藏本。據上海宋版藏經會影印本。中有闕葉依他藏補入。今但校其存餘原本。三.(玉)山西趙城縣廣勝寺藏宋本傳燈玉英集。據上海宋版藏經會宋藏遺珍本。此書宋王隨撰。楊億刊修燈錄後。隨復刪爲此編向少流傳。此爲孤本。雖有闕葉。校勘足珍。四.(元)元延祐三年湖州道場禪幽菴刻本。日本弘教藏及大正藏本依此。又貴池劉氏有覆刻本。茲據大正藏。五.(明)明嘉興藏本。據日本卍字藏。六.(清)清龍藏本。茲校勘各本同異。以圀字識之。

重刊景德傳燈錄狀

圀此狀.原無。今依元本錄入。明本同載之。

湖州路道場山護聖萬歲禪寺耆舊僧希渭。係慶元路昌國州人氏。俗姓董。自幼投禮本路在城觀音禪寺絕照和尚爲師。訓到法名。投禮慈溪縣開壽普光禪寺龍源和尚薙髮爲僧。仍禮五臺律寺雪涯和尚受具戒。挾策西遊。放包靈隱。圀隱.明作陰。後値先師龍源和尚遷住茲山。隨師參請。迨今有年。每念師恩。未由報効。伏覩從上佛祖景德傳燈錄三十卷.七佛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景德至延祐丙辰凡三百一十七年。舊板銷朽無存。後學慕之罔及。爲此發心重刊。忽得本路天聖禪寺松廬和尚所藏廬山穩庵古册。最爲善本。良愜素志。遂於丙辰年正月初十日.將衣鉢估唱.得統金一萬二千餘緡。是日命工刊行於世.流通祖道。此錄總計三十六萬七千九百一十七字。至當年臘月一日畢工.隨卽印捨三百部.於兩浙安衆名山方丈蒙堂衆寮各一部.以便湖海辦道禪衲參究。集茲善利.用報四恩.併資三有者。

大元延祐三年臘月一日　耆舊僧　希渭謹狀

小比丘　文雅董役

當山住持嗣祖比丘　士洵主緣

西來年表

圖此表原無。今依宋本錄入。卽出宋本書中作校注者之手。元明同載之。

干支	南齊	後魏
	南齊 太祖高皇帝姓蕭諱道成受宋禪卽位都金陵	後魏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姓拓跋氏第六帝卽位改元延興當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歲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改姓元氏
己未	建元元年	太和三年
庚申	二年	四年
辛酉	三年	五年
壬戌	四年帝崩	六年
	世祖武帝諱賾卽位	
癸亥	永明元年	七年
甲子	二年	八
乙丑	三	九
丙寅	四	十
丁卯	五	十一
戊辰	六	十二
己巳	七	十三
庚午	八	十四
辛未	九	十五
壬申	十 豫章王嶷薨	十六
癸酉	十一年正月文惠太子薨七月帝崩	十七
	鬱林王諱昭業卽位	

甲戌	隆昌元年　七月帝廢　海陵王諱昭文卽位改元　延興元年　十一月帝廢　高宗明帝諱鸞十一月卽位改元　建武元年	十八　遷都洛陽
乙亥	二	十九年
丙子	三	二十　改姓元氏
丁丑	四　傅大士生	二十一
戊寅	永泰元年　帝崩　東昏侯諱寶卷卽位	二十二
己卯	永元元年	二十三年　帝崩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卽位改元
庚辰	二年	景明元年
辛巳	三年　帝廢　和帝諱寶融卽位改元　中興元年	二年
壬午	二年　禪位於梁　右南齊蕭氏七主合二十四年禪梁　梁都金陵　高祖武皇帝諱衍姓蕭受禪於齊建元天監	三年

干支	梁	魏
	天監元年	
癸未	二	四年
甲申	三	正始元年
乙酉	四	二
丙戌	五	三
丁亥	六	四
戊子	七	永平元年
己丑	八	二
庚寅	九	三
辛卯	十	四
壬辰	十一　傅大士納妻	延昌元年
癸巳	十二	二
甲午	十三　誌公示滅	三
乙未	十四	四　帝崩
丙申	十五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即位改元　熙平元年
丁酉	十六年	二年
戊戌	十七	神龜元年
己亥	十八	二年
庚子	普通元年嵩頭陀　達磨至　傅大士逢	正光元年　正宗記依梁僧寶唱續法記云此年達磨至梁而入魏於理可取
辛丑	二　傅大士唱賣妻子	二

壬寅	三	三
癸卯	四	四
甲辰	五	五
乙巳	六　詔迎傅大士	孝昌元年
丙午	七	二
丁未	大通元年　三月改元舊本傳燈云十月一日達磨至金陵誤也	三　傳燈舊云十一月二十三日達磨屆於洛陽誤也國十一月。宋作十月。誤。茲依元明改。
戊申	二	武泰元年　二月帝崩立幼主釗四月崩立莊帝　正宗記引寶唱續法記云達磨此年示滅於理可取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改元建義四月卽位 建義元年　九月又改元永安　永安元年
己酉	中大通元年	二
庚戌	二	三　十二月帝崩　若依寶唱續法傳卽魏使歸洛奏遇達磨西歸當在此年蓋明帝已崩而孝莊尙在位故也
辛亥	三　太子統薨	前廢帝諱恭改元普泰二月卽位 普泰元年
壬子	四	二　二月帝廢 後廢帝諱朗廢之　普泰元年六月高懽立帝於信都改元中興元年至二年四月 出帝諱脩改元太昌廣普泰二年四月卽位 太昌元年　十二月又改永熙 永熙元年
癸丑	五	二

干支	梁	西魏	東魏
甲寅	六	三年　七月帝迫於其相高懽出居關中懽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主都鄴是爲東魏於是魏分東西十二月帝遇鴆崩　右後魏十二主合一百四十九年分爲東西魏 西魏　都長安 文皇帝　諱寶炬京兆王愉之子宇文泰奉帝卽位	東魏　都鄴 孝靜帝　諱善見高懽奉帝卽位改元永熙三年爲天平 天平元年
乙卯	大同元年	大統元年	二年
丙辰	二年	二年	三年　舊本傳燈云十月五日達磨卒十二月葬洛陽熊耳山時洛陽屬東魏誤
丁巳	三年	三年	四年
戊午	四年	四年	元象元年
己未	五年	五年	興和元年　舊傳燈云奉使自西域回奏啟達磨壙見空棺隻履誤
庚申	六年	六年	二年
辛酉	七年	七年	三年
壬戌	八年	八年	四年
癸亥	九年	九年	武定元年
甲子	十年	十年	二年
乙丑	十一年	十一年	三年
丙寅	中大同元年	十二年	四年
丁卯	太清元年	十三年	五年
戊辰	二年　侯景反	十四年	六年

己巳	三年　五月帝崩 **簡文帝** 諱綱即位改元	十五年	七年
庚午	大寶元年	十六年	八年　五月禪於北齊 右東魏一主十七年 **北齊** 都鄴 **文宣帝** 諱洋姓高權之第二子五月受禪建元天保 天保元年
辛未	二年　侯景廢帝而立豫章王棟尋弒帝十一月景又廢棟自立僭號元帝討而斬之	十七年 **廢帝** 諱欽文帝長子即位不改號	二年　三祖見二祖
壬申	承聖元年 **孝元帝** 諱繹十一月即位於江陵	元年	三年
癸酉	二年	二年	四年
甲戌	三年十一月　帝爲魏軍所執尋弒之 **敬帝** 諱方智元帝既被執蕭詧自立爲後梁都江陵王僧辯陳霸先奉帝爲梁主承聖四年九月即位	三年　正月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 **恭帝** 諱廓文帝子宇文泰立之不改號止稱元年 元年	五年　思大止大蘇山
乙亥	紹泰元年	二年	六年
丙子	大平元年	三年　十二月帝遜位於周 右西魏三主合二十三年 **後周** 都長安 **閔帝** 諱覺姓宇文文帝泰之子受禪於西魏即位止稱元年	七年

干支	陳	周	齊
丁丑	二年 十月進丞相陳霸先爵爲陳王帝遜位於陳 右梁四主合五十六年 都金陵 陳 高祖武帝 諱霸先姓陳氏受禪於梁卽位建元永定 永定元年	元年 南史以次年爲元年 二年 九月宇文護貶帝爲略陽公尋弒之 明帝 諱毓文帝泰之長子宇文護立之卽位改元武定 武定元年 南史云亦稱元年不改號	八年
戊寅	二年 智者進具	二年	九年
己卯	三年 帝崩 文帝 諱蒨始興王長子卽位國蒨，元明作蒨。	武成元年 陳紀云方建年號	十年 十月帝崩
庚辰	天嘉元年 智者謁思大於大蘇山	二年 武帝 諱邕文帝第四子以遺詔卽位	廢帝 諱殷文宣帝長子 乾明元年 太后令廢帝 昭帝 諱演懽之第六子八月卽位改元皇建 皇建元年
辛巳	二年	保定元年 後梁宣帝崩子巋立是爲明帝改元天保	二年 帝崩 武成帝 諱湛懽之第九子卽位改元太寧太，元明作大。
壬午	三年	二年	太寧元年 清河元年
癸未	四年	三年	二年
甲申	五年	四年	三年
乙酉	六年	五年	四年 帝禪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

			後主 諱緯受禪即位改元天統
			天統元年
丙戌	天康元年 四月帝崩	天和元年	二年
	廢帝 諱伯宗文帝長子		
丁亥	光大元年 思大遷南嶽	二年	三年
戊子	二年 帝廢	三年	四年
	宣帝 諱頊昭烈王之子以太后命即位		
己丑	太建元年 傳大士卒 智者住金陵國太。元明作天。誤。	四年	五年
庚寅	二年	五年	武平元年
辛卯	三年	六年	二年
壬辰	四年	建德元年	三年
癸巳	五年	二年	四年
甲午	六年	三年 廢釋道二教	五年
乙未	七年 智者隱天台	四年	六年
丙申	八年	五年	七年 十二月為周武所敗改元隆化
			隆化元年 十二月德安王延宗即位於晉陽改元德昌尋為周所虜
			幼主 名恆後主以望氣者言有革易故傳位幼主自稱太上皇
丁酉	九年 思大卒	六年	承光元年 正月幼主即位在位十八日與後主並為周所虜國滅
			右北齊六主合二十八年為周所滅

干支		
戊戌	十年	宣政元年　帝總戎北伐六月崩於乘輿 宣帝　諱斌武帝長子卽位
己亥	十一年	大成元年　正月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 靜帝　諱衍後改名闡宣帝長子宣帝於鄴宮傳位改元大象 大象元年
庚子	十二年	二年　宣帝崩復釋道二教以大丞相楊堅爲相國進爵爲王備九錫國進，宋明誤逢。今依元改。
辛丑	十三年	大定元年　正月改元二月遜位於隋 右後周五主合二十六年禪於隋 隋　都長安 高祖文皇帝　諱堅姓楊氏大定元年二月受禪於周卽位建元開皇 開皇元年
壬寅	十四年　正月帝崩 後主　諱叔寶宣帝長子卽位	二年
癸卯	至德元年	三年
甲辰	二年	四年
乙巳	三年	五年　後梁蕭琮立
丙午	四年	六年　後梁改元廣運
丁未	禎明元年	七年　後梁三主合三十三年是歲隋廢之
戊申	二年	八年

干支	陳	隋
己酉	三年　正月隋將韓擒入建業虜後主國亡	九年　平陳天下一統
	右陳五主合三十三年隋滅之	
庚戌		十年
辛亥		十一年
壬子		十二年　四祖見三祖
癸丑		十三年　二祖卒
甲寅		十四年
乙卯		十五年
丙辰		十六年
丁巳		十七年　智者卒
戊午		十八年
己未		十九年
庚申		二十年
辛酉		仁壽元年
壬戌		二年
癸亥		三年
甲子		四年　七月帝崩
		煬帝　諱廣高祖第二子卽位
乙丑		大業元年
丙寅		二年　三祖卒
丁卯		三年

干支	年	事
戊辰	四年	
己巳	五年	
庚午	六年	
辛未	七年	
壬申	八年	
癸酉	九年	
甲戌	十年	
乙亥	十一年	
丙子	十二年	
丁丑	十三年	帝幸江都遙尊爲太上皇
	恭帝	諱侑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昭之子十一月唐公入京立帝改元義寧
	義寧元年	
戊寅	二年	二月煬帝崩五月帝遜位於唐
	右隋三主合三十八年禪於唐	

達磨至中國今取正宗記爲定蓋依梁僧寶唱續法記昔那連耶舍與萬天懿譯七佛至二十八祖傳法事梁簡文帝因使臣劉懸運往北齊取其書詔寶唱編入續法記也

景德傳燈錄序（図此序，原無。今依宋本錄入。元明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國南陽郡國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楊億撰（図郡下國字，元明無。）

昔釋迦文以受然燈之夙記，當賢劫之次補。降神演化，四十九年。開權實頓漸之門。垂半滿偏圓之敎。隨機悟理，爰有三乘之差。接物利生，乃度無邊之衆。其悲濟廣大矣。其軌式備具矣。而雙林入滅，獨顧於飲光。屈眴相傳，首從於達磨。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踐階梯，徑登佛地。逮五葉而始盛。分千燈而益繁。達寶所者蓋多。轉法輪者非一。蓋大雄付囑之旨，正眼流通之道，敎外別行不可思議者也。聖宋啓（図啟，宋脫。今依元明補。）運，人靈幽贊。太祖以神武戡亂，而崇淨刹闢度門。太宗以欽明御辯，而述祕詮暢眞諦。皇上以睿文繼志，而序聖敎，繹宗風。煥雲章於義天。振金聲於覺苑。蓮藏之言密契，竺乾之緒克昌。殖衆善者滋多。傳了義者間出。圓頓之化，流於區域。有東吳僧道原者，冥心禪悅，索隱空宗，披奕世之祖圖，（図圖。宋作圓。今依元明改正。）采諸方之語錄，次序其源派，錯綜其辭句，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詣闕奉進，冀於流布。皇上爲佛法之外護，嘉釋子之勤業。載懷重愼，思致遠（図遠，元明作悠。）久。乃詔翰林學士左司諫知制誥臣楊億，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臣李維，太常丞臣王曙等同加刊削，俾之裁定。臣等昧三學之旨，迷五性之方，乏臨川翻譯之能，懵毗邪語默之要。恭承嚴命，不敢牢讓。竊用探索，匪遑寧居。考其論譔之意，蓋以眞空爲本。將以述曩聖入道之因，標昔人契理之說。機緣交激，若拄於箭鋒。智藏發光，旁資於鞭影。誘導後學，敷暢玄猷。而捃摭之來，徵引所出，糟粕多在，油素可尋。其有大士示徒，以一音而開演。含靈聳聽，乃千聖之證明。屬概舉之是資，取少分而斯可。若乃別加潤色，失其指歸。既非華竺之殊言，頗近錯雕之傷寶。如

此之類，悉仍其舊。況又事資紀實，必由於善敍。言以行遠，非可以無文。其有標錄事緣，縷詳軌迹，或辭條之紛糾，或言筌之猥俗，並從刊削，俾之綸貫。至有儒臣居士之問答，爵位姓氏之著明，校歲曆以愆殊，約史籍而差謬，咸用刪去，以資傳信。自非啓投針之玄趣，馳激電之迅機，開示妙明之眞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傳燈之喩，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應之徵符，專敍參遊之轍迹，此已標於僧史，亦奚取於禪詮。聊存世系之名，庶紀師承之自。然而舊錄所載，或綴粗而遺精。別集具存，當尋文而補闕。率加采擷，爰從附益。逮於序論之作，或非古德之文，問厠編聯，徒增楦釀。(圖元明注云，楦釀二字出唐燕公文集，謂冗長也。)亦用簡別，多所屏去。迄茲周歲，方遂終篇。臣等性識媿於冥煩，學問慙於涉獵。天機素淺，文力無餘。妙道在人，雖刳心而斯久。玄言絕俗，固牆面以居多。濫膺推擇之私，靡著發揮之効。已克終於紬繹，將仰奉於清閒。莫副宸襟，空塵睿覽。謹上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宋沙門道原纂(圖每卷首，宋沙門道原纂六字，宋磧元均無。)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天竺二十五祖(內一祖旁出無錄)

第一祖摩訶迦葉　第二祖阿難(旁出末田底迦)　第三祖商那和修　第四祖優波毱多　第五祖提多迦

第六祖彌遮迦　第七祖婆須蜜　第八祖佛陀難提　第九祖伏馱蜜多　第十祖脇尊者　第十一

祖富那夜奢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

敍七佛

古佛應世。緜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闇冥。各各坐樹下。(圖樹下。宋元作諸樹。)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盤頭。母盤頭婆提。居盤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芬陁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　假借四大以爲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圖導師，宋元作道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卽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卽周昭王二十六（圖六，宋元明清作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圖四，宋元明清作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窗牖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圖授，明作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十（圖十，宋元明清無。）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

四（圖四、宋元明清作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三（圖三、宋元明清作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圖宋注云。嵩禪師正宗記評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告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

大依止。然正宗者聖人密相傳授。不可必知其處與時也。以經酌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說法華。迦葉頭陀。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靈山拈花。又曰付去於多子塔前。然亦未見所出。吾雖稍取。亦不敢果以爲審也。　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以[校以,宋元明作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賓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脩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校在,宋元作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校非,宋元作不。]法

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候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校宋元注云。五年當作四年。自此至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年數錯誤。今皆依史記年表中六甲改正。]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校帝利,宋元作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

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卽至毗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圖淨。宋元同。明清作靜。又淨下宋元注云。舊本作靜。此依寶林傳正宗記易此一字。）而無諸有故。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敎。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龍（圖龍。明作城。宋元無。並注云。舊本作毗舍離龍王。今依寶林傳正宗記除龍字。）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一年（圖十一年。宋元明清作十二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十一年。）癸巳歲也。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圖宋元注云。正宗記云。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以生時身自有衣也。洪覺範志林云。謂僧伽梨衣與雲巖同也。而傳燈曰自然服。卽西域九枝秀草名。未詳孰是。）摩突

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脩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脩。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絶。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圖宋元注云。當作非法亦非法。今依寶林傳正宗記改作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一旛。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二（圖二宋元明清作三。但宋元並注云。當作二十二年。）年。乙未歲也。

第四祖優波毱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花鬘。輭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以花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己

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為說偈令其迴向。波旬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毱多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毱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迴向。勿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為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年。(國三十年。宋元明清作三十一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三十年。)庚子歲也。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也。多迦聞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為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

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僊。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卽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　通達本心法（圖心法。宋元作法心。）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五年（圖五年。宋元明清作七年。但宋元北注云。當作五年。）己丑歲也。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敎。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圖了。宋元作解。）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師說偈已。入師

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卽襄王十四年（圖十四年．宋元明清作十七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十五年。）甲申歲也。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伏．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尊者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七年（圖十七年．宋元明清作十九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十七年。）辛未歲也。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

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眞如理

伏馱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

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

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卽景王十年（圖十年，宋元明淸作十二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十年。）丙寅歲也。

第九祖伏馱蜜多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圖七，宋元作十。）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尊者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栴檀闍維眞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三年（圖三十三年，宋元明淸作三十五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三十三年。）甲寅歲也。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値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迴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尊者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

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言。 眞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裓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八年（圖二十八年。宋元明清作二十二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二十七年。）己亥歲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師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闇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卽安王十九年（圖十九年。宋元明清作十四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十九年。）戊戌歲也。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

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圖神、明清同。宋元無。並注云、舊云六神通、依正宗記除神字。）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

隱顯即本法　明闇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龍龕。即顯王四十二年（圖四十二年。宋元明清作三十七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四十二年。）甲午歲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遂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

俱授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卽赧王四十六年(國四十六年。宋元明清作四十一年。但宋元並注云。當作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爲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衆皆宗仰。尊者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嗔亦無喜

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音釋○暨(巨至切。及也。)騫(起虔切。)爇(儒劣切。燒也。)鍛(都玩切。冶金曰鍛。)繇(夷周切。與由同。因也。)駛(爽士切。疾也。)脆(此芮切。物易斷也。)寤(五故切。寐覺也。)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例切。)鬘(莫班切。)蛆(七餘切。蛆蟲也。)嬈(爾紹切。擾亂也。)滂沲(滂。鋪郎切。沲。唐何切。)雉堞(堞。達協切。雉堞。城上女牆也。)闤闠(闤。胡關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外門。)

也。寘支義切。置也。攜玄圭切。提挈也。裓古得切。衣前襟也。裸郎果切。赤體也。閟兵媚切。閉也。仆芳遇切。僵仆也。瞥匹蔑切。蟭螟蟭，茲消切。螟，忙經切。蟭螟，小蟲也。蟒母朗切。大蛇也。瘞於罽切。埋也。赧乃版切。遞大計切。更迭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宋沙門道原纂

天竺三十五祖一十三祖見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第二十祖闍夜多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

達磨達出二祖一因陀羅　二瞿羅忌利婆

因陀羅出四祖一達磨尸利帝　二那伽難提　三破樓求多羅　四波羅婆提

瞿羅忌利婆出二祖一波羅跋摩　二僧伽羅叉

達磨尸利帝出二祖一摩帝隸拔羅圖拔，宋元作披。　二訶利跋茂

破樓求多羅出三祖一和修盤頭　二達摩訶帝　三旃陀羅多

波羅跋摩出三祖 一勒那多羅 二盤頭多羅 三婆羅婆多
僧伽羅叉出五祖 一毗舍也多羅 二毗樓羅多摩 三毗栗芻多羅 四優波羶馱 五婆難提多
已上旁出二十二祖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而進之。(圖上四字。宋元作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圖宋元注云。正宗云與次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敎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圖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宋元作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詞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

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卽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卽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

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尊者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閥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曾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尊者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

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 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 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淸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

法眼。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旣無得 何懷決不決 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衆。唯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遍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卽斷。故吾不讚。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十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已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飮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

夕，母夢吞明闇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眞僞。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一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卽與受具付法。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擧。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辯。尊者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

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甯勞往耶。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已．卽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椎撞鍾。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卽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羣鶴戀慕。故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

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卽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卽後漢獻帝二十一年（圀二十一年。宋元明淸作二十年。）己丑歲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

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冑集及寶林傳。 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圀宋元注云．當作高貴鄉公六年。蓋齊王芳立十五年而廢矣。正宗記云．寶林傳誤作己卯。當是齊王芳丁卯歲也。然則乃是八年也。 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為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

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飮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囮別宋元作其。）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眞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

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既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脩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

眞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圖十六年 宋元明清）

作十三年。戊子歲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目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圀宋元注云。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以達磨六十七年算之。當在宋孝武建元元年甲午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音釋○菌巨隕切。地蕈也。泝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洫忽域切。溝也。悴秦醉切。焦瘁也。屬朱欲切。運也。擯必仞切。斥也。襲席入切。入也。娠失入切。孕也。月氏氏音

支月氏。國名。竦荀勇切。恭也。縈娟營切。繞也。瘵側界切。病也。忒惕德切。差也。㔷陵之切。劃也。屹魚訖切。山立貌。殤尸羊切。穗徐醉切。禾成秀也。緋匪微切。絳色也。亘古鄧切。延袤也。罹鄰知切。遭也。詰契吉切。問也。憤悱憤房問切。悱妃尾切。覼初覲切。覼施也。踵主勇切。足跟也。搆居候切。合也。羯磨梵語也。此云作法。羯居謁切。鴆直禁切。毒鳥也。挫則臥切。摧折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宋沙門道原纂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旁出三人一道育禪師　二道副禪師　三尼總持　已上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旁出六世共一十七人三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　寶月禪師　華閑居士　大士化公　和公　廖居士

華閑居士復出一人曇邃

曇邃復出三人一延陵慧簡　二彭城慧瑳　三定林寺慧剛

慧綱復出一人六合大覺

大覺復出一人高郵曇影

曇影復出一人太山明練

明練復出一人揚州靜泰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粲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宋悽悽、玉作棲棲。)闇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

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圖明）（宋元作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尙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尙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

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㘝已、宋作已。元作己。宋注云。浙本已字作已、依廣燈也。邵本作無字、依寶林也。洪舊本作已字、正宗記作以字、未詳孰是。元注同、但云浙本己字作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搆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

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敎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敎。潛化於王。須臾卽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

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疏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為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卽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卽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苦。師卽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為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按宋元注云。嵩禪師以梁僧寶唱續法記為據）

作正宗記、言達磨以梁武普通元年庚子歲至此土。其年乃後魏明帝正光元年也。若如此、則與後入滅啟壙等年皆相合。若據此稱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十月一日至金陵、則甚誤也。蓋普通八年三月已改為大通元年、則九月不應尚稱普通八年也。南海者、今廣州也。去金陵數千里。刺史奏聞、而武帝詔迎、豈可十日之間便至金陵邪。又按南史蕭昂本傳、不言昂為廣州刺史。但王茂傳末有廣州長史蕭昂。然不知何年在任。今止可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元年廣州刺史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

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宋元注云、廣燈迴作過字。)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宋元注云。當云後魏孝明正光元年也。若據太和十年、乃後魏文帝時。是年即南齊武帝永明四年丙寅歲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三(宋元明清作二。)領

金鉢銀水缾緡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図宋元注云。此蓋依寶林傳之說也。按宣律師續高僧傳可大師傳云。初達磨以楞伽經授可。云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若如傳所言。則是二祖未得法時達磨授楞伽使觀之耳。今傳燈乃於付法傳衣之後言師又曰吾有楞伽四卷亦用付汝。則恐誤也。兼言吾有。則似世間未有也。此但可依馬祖所言云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則於理無害耳。）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秖教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理道未契。師秖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

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圑宋元注云。依續法記。則十月五日乃孝莊帝永安元年。卽梁大通二年戊申歲。其年卽明帝武泰元年也。二月明帝崩。四月莊帝卽位。改元建義。至九月又改永安也。後云汝主已厭世。謂是歲明帝崩也。據傳燈云丙辰歲。卽東魏文帝大統二年。西魏靜帝天平三年。梁大同二年。與厭世之說全乖也。又太和十九年乃後魏文帝時。卽南齊明帝建武二年乙亥歲。殊相遼邈耳。）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卽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圑宋元注云。若依續法記。則後三載乃莊帝永安三年庚戌歲。當梁武中大通二年也。其年十二月莊帝方崩。奉使迴時。帝尙在耳。若據傳燈。則後三歲乃己未歲。卽西魏文帝大統五年。東魏靜帝興和元年。當梁武帝大同五年也。如此則豈復有孝莊帝耶。又稱宋雲遇師于葱嶺。尤誤也。宋雲使西域迴時。已在魏明帝正光年中矣。然則遇師於葱嶺者。蓋是魏末遣使往西域迴耳。○但當云。後三歲魏使有自西域迴者。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問師何往。曰。西天去。又）

（謂使曰，汝主已厭世。使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卽明帝已登遐矣。而孝莊卽位。奉使具奏其事。帝令啟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國宋元注云，當云自魏至庚子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七百十五年矣。凡此年代之差，皆由寶林傳錯誤，而楊文公不復考究耳。）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卽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於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國天平二年，宋元注云，當作天保二年。乃辛未歲。天平，東魏年號。二年，乙卯也。）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

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圖宋元注云、舊本云達磨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於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圖一十三年、宋元注云、當作一十二年。）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爾（圖爾、明清作邇。）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

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愼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圀宋元注云，弄影當作棄影。蓋第三十卷鎭國大師答皇太子問心要云，若求眞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似處陰休影。此用莊子之說。勞形，謂走而避影也。）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喩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喩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覲，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滎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蓄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貞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

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齎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圖常宋元作會。）謫爲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眞儀，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己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揵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揵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敍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肆拾玖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

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於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卽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卽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眞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敍師承。得無紕繆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値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敎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性卽有。不是常性。（圖性卽有不是常性之兩性字。宋元作姓。下汝無姓耶之姓。宋元作性。）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圖弟子下。宋元有名曰弘忍。並注云。舊本無名曰弘忍四字。今此添入。若不言名。以至付法傳衣者。是何人耶。兼後有忍曰二字。亦自不明耳。）以至付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

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圖宋元注云．當云三百五十四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圖新．宋元注云．舊本誤作蘄字．）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小

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卽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國上元二年下。宋元有乙亥歲三字。並注云。乃唐高宗時也。至肅宗時。復有上元年號。其二年歲在辛丑也。)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音釋〇峴(胡典切。山名也。)瑳(倉何切。)郰(於求切。)璨(倉按切。)讖(楚禁切。驗也。)喟(丘媿切。歎息聲也。)析(先的切。分也。)黜(尺律切。貶斥也。)憚(徒案切。畏也。)愕(五各切。驚遽貌。)瑕疵(瑕,何加切。疵,才支切。)診(止忍切。候脈也。)瘳(丑鳩切。病瘉也。)壖(而宣切。海邊也。)勵(力制切。勉也。)齎(牋西切。持也。)阿閦(梵語也。此云無動。閦,初六切。)衒(熒絹切。)雋(祖峻切。與俊同。)壙(苦謗切。墓穴也。)韜(他刀切。藏也。)莞(古緩切。)侃(空旱切。)滏(扶雨切。)鍼(諸清切。與針同。)皖(合版切。地名也。)犍(渠焉切。)甄(稽延切。察也。)蘄(渠之切。地名。)岐嶷(岐,翹移切。嶷,魚力切。岐嶷,小兒有知識貌。)聆(盧經切。聽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宋沙門道原纂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人內七十六人旁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巖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八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莊禪師　彭城智瑳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爽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智誠復出一人定眞禪師　定眞復出一人如度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巖禪師下旁出東都鏡潭禪師　襄州志長禪師　湖州義眞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襄陽辯才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西川敏古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法持禪師下旁出牛頭山玄素禪師　天柱弘仁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六人見錄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玄素復出二人一金華曇益禪師二吳門圓鏡禪師　道欽復出三人一木渚山悟禪師二靑陽廣敷禪師三杭州中子

山崇慧禪師　道林復出一人靈巖寶觀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 二人見錄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 旁出天台雲居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 牛頭山道性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解縣懷信禪師 鶴林全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牛頭山大智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智眞禪師 牛頭山譚顒禪師 牛頭山雲韜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牛頭山法梁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牛頭山惠良禪師 興善道融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山法燈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牛頭山慧涉禪師 幽棲道遇禪師 牛頭山凝空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幽棲藏禪師 牛頭山靈陣禪師 幽棲道穎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龍門凝寂禪師 莊嚴遠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尼明悟 居士般淨 已前慧涉復出一人 潤州棲霞寺清源禪師 已上三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第一世一十三人 三人見錄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隨州禪造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資州智詵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越州義方禪師 枝江道俊禪師 常州玄賾禪師 越州僧達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 已上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五人見錄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荊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大佛山香育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太原偏淨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杜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潤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三人見錄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鄴都圓寂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道亮復出五人　一揚州大總管李孝逸　二工部尚書張錫　三國子祭酒崔融　四祕書監賀知章　五睦州刺史康詵　前隨州神慥禪師復出一人　正壽禪師　前蒙山道明禪師復出三人　一洪州崇寂禪師　二江西懷禪師　三撫州神貞禪師　前資州智侁禪師復出一人　資州處寂禪師復出二人　一義興神斐禪師　二湖州暢禪師　已上一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　紫金玄宗禪師　明州大梅山常禪師國常，宋磧元作車。　塼界愼徽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一人見錄

終南山惟政禪師　廣福慧空禪師　常越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明瓚禪師　敬愛寺眞禪師　竟州守寶禪師　定州石藏禪師　南嶽澄心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蘇州眞亮禪師　瓦棺寺濬禪師國濬，宋元作溍。　弋陽法融禪師　廣陵演禪師　陝州慧空禪師　洛京眞亮禪師　澤州亘月禪師　亳州曇眞禪師　都梁山崇演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京兆山北寺融禪師　晉州定陶丁居士　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　大雄猛禪師　西京大震動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定境禪師　道播禪師　玄證禪師　前降魔藏禪師復出三人　西京寂滿禪師　西京定莊禪師　南嶽慧隱禪師　前南嶽元觀禪師復出一人　神照禪師　前小福禪師復出三人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　峴山幽禪師　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　盒州無相禪師　盒州長松山馬禪師　超禪師　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斐禪師復出二人　西京智游禪師　東都智深禪師　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眞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盒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荊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前塼界慎徽禪師復出一人　武誠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一人

前敬愛寺志眞禪師法嗣（嵩山照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來。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繞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對。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

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圖如上。宋元有心）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圭峯判爲泯絕無寄宗。引破相教而印之。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啣華來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蹋佛階梯。洞山云。如掌觀珠。意不暫捨。僧云。見後爲什麼不來。南泉云。直饒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洞山云。通身去也。又一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如一條貫葉。僧云。見後如何。云。秋夜紛紛。又僧問吳越永明潛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潛云。牛頭。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錄。）祖付法訖。遂返雙峰山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息（圖息宋元明作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

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偏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

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辭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飜。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己。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臘四十一。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牛頭山舊居。金源。虎跑泉。錫杖泉。金龜等池。宴坐石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淸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

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以後（圖以後。宋元明作後以。）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祕要。巖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旛華。云請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三十。遊黃梅忍大師座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爲之印可。乃繼迹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賾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從西而來。遶山數帀。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靑山。始丱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

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慧忠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慧忠偈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翦。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卽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圖納．元作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座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唐大歷三年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荼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眞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與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眞宗。後居京口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鶴山。敕諡大律(圖律。宋元作津。)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敕賜號天柱寺。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

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尙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喃華綠蘂間。師居山演道。凡二十二載。大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於寺北。眞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温粹。眞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誡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

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敕謚曰大覺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不蒙和尚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前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

念穉齒崇善。極生厭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昆仲。但富貴欲出於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浹旬。帝覩其容顇。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韜光法師勉之謁鳥窠。爲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誓遵師敎。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韜光堅白鳥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鳥窠卽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固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鳥窠章敍訖。）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旁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漸盛。始自目其巖爲佛窟焉。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生(因生。宋元作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

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三女絕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圖三。宋元作八。荊州支江人也。姓衞氏。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本無名。遂遁於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偏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圖帝。元作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一副。辭師圖辭師。元明作師辭。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

人建浮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卽率同意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卽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袁可止。遇蒙卽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迴。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第二世。

五臺山巨方（図方元作玄）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養聖胎。乃辭去。居於蒲津安峯山。不下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皡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歷元年示疾而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遷（遷元明作建。）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芮氏。初結庵居止。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眞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陘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

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號為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師苦口直為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白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遣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遣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捻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

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圂來下元有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帀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迴師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卽順正歸源去也。師曰。歸源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僧却遶師一帀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解。後謁安國師。印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旣乞戒。卽旣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

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圖 自宋磧元明作曰。）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旛環珮。淩空隱沒焉。其

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建塔焉。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世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旣決了眞詮。卽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卽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卽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卽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第四世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

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遊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摳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今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蕩焉。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旣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

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音釋○璀取猥切。慥七到切。侁疏臻切。賾士革切。詵疏臻切。瓚在旱切。濬須閏切。怗託協切。靜也。縠胡谷切。縐紗也。窆陂驗切。葬下棺也。爮蒲交切。爪爬也。濾良據切。濮博木切。丱古患切。丫角也。萎邕危切。枯也。穽疾郢切。陷穽也。缶府九切。盆也。灊慈鹽切。山名。蘂如累切。花鬚也。葷羶葷・許云切。辛臭也。羶・尸連切。羊臭也。浹卽協切。顇秦醉切。嫶顇也。儻他曩切。誺[illegible]水切。璺述北德曰誺。殍婢小切。餓死曰殍。煬餘亮切。輻湊輻・方六切。湊・千候切。輻湊・如車輻之湊聚也。舁羊朱切。對舉也。踟躕踟・陳知切。躕・重株切。踟躕行不進貌。憧昌容切。憧憧往來不絕貌。濛汜濛・莫紅切。汜・詳里切。濛汜日入處也。亳掾亳・白各切。州名。掾・俞絹切。官屬也。摳驅侯切。褰衣也。皡胡老切。稔忍甚切。年也。詭古委切。異也。眩熒絹切。目無常主也。躅廚玉切。跡也。陻伊眞切。塞也。袴褶袴・苦瓦切。褶・音習。袴褶・騎服也。隳叛隳・翾規切。毀也。叛・薄半切。背叛也。蛻輸芮切。猶化也。滌徒歷切。滌除也。鏺北末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宋沙門道原纂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一十九人見錄一十八人旁出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韜禪師圖韜。宋磧作珤。　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韶州祇陀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眞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善快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眞禪師　玄楷禪師　曇璀禪師　韶州刺史韋璩　義興孫菩薩　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於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卽唐咸亨二年也。

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翊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敍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卽指座下盧居士云。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記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得而（圖得而，宋作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淸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淸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喩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

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敎。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幷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安靜閑恬宋元明作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淸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

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揑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卻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為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後甚有名賢讚述．及衢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師請

傳法袈裟却歸曹谿。今遣鎭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偸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卽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眞要。其僧卽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喩。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信受、以偈贊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壇經云門人法海者、卽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

識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一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眞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檐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於世。略曰。師住匾檐山。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檐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過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於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河北。開化

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尙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尙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尙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

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汚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

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敎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固(圖固。宋磧元作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執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今(圖今。宋磧元明清作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

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參六祖。曰．學人初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

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於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於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鎭

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靑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卽南嶽石頭和尙)問曰。和尙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第一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尙.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來。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尙否。師曰.汝今識吾否。師(圀師.宋元無。)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尙自離曹谿.什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來處也。曰.和尙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來。師乃擧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尙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尙。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擧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尙許箇鈯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尙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尙此間莫有眞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盧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諡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並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甎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甎旣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

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師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敕諡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盛行於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則。圖則、宋元作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圀五下。宋元明有明。)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卽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卽事而眞。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疏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誡其疏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

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旣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胤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十三日塔於西山之陽。敕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皇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於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

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旣廻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敕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敕住白蓮寺。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答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見聞覺

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又有眞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敎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敎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慚伏．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是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

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視身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敕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届於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疑情。遂造於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敕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於本山。壽九十五。敕謚大曉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於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孫朝進齎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敕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長耳三藏第三度為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為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長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為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為太近。圀長耳，宋玉元作大耳。鼻孔裏，宋玉元作鼻孔上。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帀。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師每示眾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為得證法身。

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顚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濆行者問。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

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供奉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眞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敕諡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眞入內。舉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應眞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宗（校宗、宋磧元作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年遷塔於洛京龍門。敕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曆五年賜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般

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末。

臥輪者。非名。即住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音釋○堀渠勿切。匾檐匾檐。都濫切。婺亡遇切。地名也。瑫他刀切。宦胡慣切。仕也。窶郡羽切。貧無禮也。麓盧谷切。山足也。揑塑揑倪結切。塑蘇故切。揑塑。揑土容也。纖即涉切。短襹也。鞠居六切。瑊古咸切。煨燼煨烏回切。燼徐刃切。煨燼。火餘也。犛莫交切。長髦牛也。甦孫租切。死而更生也。確克角切。堅也。髫田聊切。童子垂髮也。耽都含切。過樂也。靠口到切。相倚也。鈯陀骨切。鈍也。踢徒合切。踐也。醍醐醍田黎切。醐洪孤切。醍醐。酥之精液也。盻匹襉切。視也。警居影切。言之戒也。胤羊進切。偎烏回切。倚也。傀儡傀苦猥切。儡魯猥切。傀儡。木偶戲也。蠢尺尹切。蟲動也。濆符分切。眨側合切。目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宋沙門道原纂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一人見錄

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八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馬祖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禪門規式附　鎬英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崇泰禪師　華州伏棲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京兆懷韜禪師　處州法藏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河中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辯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於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

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敎。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尙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敎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峰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迴。擧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尙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

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國元注云。按權德輿作塔銘言。馬祖終於開元寺。茶毗於石門而建塔也。至會昌沙汰後。大中四年七月宣宗勅江西觀察使裴休重建塔並寺。賜額寶峯。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去。國去。宋磧元明均作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

任意攝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淸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尙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則徧境是．不悟永乖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敎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

義成。舊云悉達多。譌是訛略梵語。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尙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是性。故名識性。了卽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靑靑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

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圀元注云。此下舊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傳。今移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圀此章。元本移列第九卷百丈山海和尚下鎭州萬歲和尚章後。並注云。此傳舊在第六卷馬祖法嗣中大珠和尚之次。今以機緣推之。卽移入此卷百丈海禪師法嗣中。作百丈涅槃和尚機緣也。按唐柳公權書武翊黃所撰涅槃和尚碑云。師諱法政。以其善解涅槃經。故以涅槃爲稱。今師本章中有云。汝與我開田。吾爲汝說大義。則知其爲涅槃和尚明矣。又稱其南泉爲師伯。則知其嗣百丈海公亦明矣。雖然惟政法政二名不同。蓋傳寫之訛耳。又覺範林間錄亦謂舊本之誤。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政之名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見其名不同。不能辨而俱存之。今當以碑爲正也。而又卿公事苑乃云。百丈涅槃和尚是潙山嗣子。而海公之孫。此尤大謬也。不足取矣。]一日謂衆曰。你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僧衆開田竟。師晚間上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大義田卽今存矣。[圀下禪牀至此。宋元無。但作乃展開兩手。]有老宿見日影透窗。問師曰。爲復窗就日。日就窗。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

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為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為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為什麼不病。曹云，為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

安置卽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卽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峰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

記耳。遂翦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覲。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眞。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

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卽是。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卽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卽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卽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卽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窗。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喩。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腳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圖藏下。宋元有禪師。)南泉普願(圖南泉普願。宋元無。)同號入室。時三(圖三。宋元作二。)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三(圖三。宋元作二。)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圖上六字。宋元無。)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

普願獨超物外。(圖上八字，宋元無。)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陞座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竪起。師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竪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圖上八十一字，宋作師一日詣馬祖法堂於禪牀角取拂子示之。師云只遮個更別有。祖乃放舊處云你已後將什麼爲人。師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個更別有。師以拂子挂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元同。但堂誤堵。)自此雷音將震。(圖震下，宋元有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旣處之未期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卽有潙山黃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參馬祖。被(圖上五字，宋玉作被馬。元作再蒙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暗。時(圖暗時，宋玉元作黑。)黃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圖上七十三字，宋玉元作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曰汝已後當嗣馬祖黃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某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潙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卽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潙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潙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潙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

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圖靜。宋元作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卽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擧。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卽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於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

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淸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圖不明作如。讀經看敎。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敎。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敎。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旣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

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圖受明作授。)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圖僧下元有堂。)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椸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堂(圖堂元作坐。)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讎。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於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耻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於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哉矣。哉矣。宋明作矣哉。圖)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音釋○晟時正切。劢歷德切。鞏居竦切。酈郞狄切。地名也。鎬胡老切。姥莫補切。鄜敷房切。齩五巧切。摑古獲切。批打也。蕨□月切。[illegible]名。攢簇攢，徂官切。簇，千木切。攢簇，聚也。弋獵弋，與職切。繳射曰弋。獵，力涉切。逐禽也。拽羊結切。拖也。頔亭歷切。睫即涉切。目旁毛也。麐拘云切。鹿屬。吻武粉切。口脣邊也。钁撅縛切。大鉏也。轝羊諸切。車也。裒蒲侯切。聚也。椸余之切。衣架也。闔胡臘切。總合也。醻是周切。答也。洩私列切。漏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馬祖法嗣十八人見錄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大毓禪師國大，宋元作太。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渚涇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封山洪濬禪師　練山神甄禪師　嵋山道圓禪師　玉臺惟然禪師　池州灰山曇覬禪師　荊州新寺寶積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漢南慈悲寺良津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南嶽周禪師國周，元作智周。　白虎法宣禪師　金窟惟直禪師　台州栢巖常徹禪師　乾元暉禪師　齊州道巖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荊南寶貞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羅浮山修廣禪師　峴山定慶禪師　越州洞泉惟獻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已上二十七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卽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燕。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

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圖受元作授。）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遮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為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為人。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翱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師呼李翱。翱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眞。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玄寺。（圖玄寺。宋磧元作寺玄。則玄字連下讀。）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

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揑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擧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汚．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卽無返句。（後人擧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卽甚易．罕遇作家。）百丈和尙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尙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卽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繞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尙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繞南泉三帀．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尙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尙是什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尙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辨（圖辨．宋破元作辨。）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於灞水。敕諡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柏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尙看經．因語之曰．和尙莫猱人好。藥山置經云．日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圖甲下．元有無。）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尙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翶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

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圀必元作心)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敕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隱於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

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校邈、元作貌。)得吾眞否。衆皆將寫得眞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校邈、元作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敕諡凝寂大師眞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大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尙未見他。作麼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諡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麼。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麼生。丹霞乃放身作臥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這裏住也。丹霞云。住卽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麼。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帶累闍黎拖泥帶水。（囧其僧至帶水。宋元是小注。）耽源問。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耽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這箇境界。

杭州鹽官鎭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瓶來。僧卽取淨瓶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瓶本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沉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卽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撫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去。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卽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遮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

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敕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初參石頭時裝腰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然便發。石頭據坐。師便發去。石頭隨後逐至門外。召云。闍梨。闍梨。師迴首。石頭云。從生至老。祇是這箇。又迴頭轉腦作什麼。師於言下忽然有省。便踏折拄杖。一住二十年爲侍者。（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圖後初參石頭時至一住二十年爲侍者。宋元作後謁石頭遷和尚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我即住不然便去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師不領其旨告辭而去至門石頭呼之云闍梨師迴顧石頭云從生至老只是遮個漢更莫別求師言下大悟乃蹋折拄杖而棲止焉。）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採（圖採。宋元作采。）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

是佛。師卽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大梅山鄞縣（圖上五字．宋磧元作天台山餘姚。）南七十里梅子眞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師出。師有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迴擧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碎也。師云．還我核子來。（圖龐居士問至還我核子來．宋元無。）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卽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擧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鼯鼠聲。師云．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盭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原。敕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眞之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內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

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眞來否。泉云。只這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代云。太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圀注中太字。宋作大。崔相公入寺。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麼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擧似潙山。潙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你將物裏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往隨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晩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與老僧些少。僧以手拍淨瓶云。這箇淨瓶什麼處得來。師云。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麼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

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却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了。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輙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項擎捧呈之。師卽舉手作接勢。抛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値師鋤草。忽見一條蛇。師以鋤便钁。座主云。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麤行沙門。師云。是你麤。是我麤。主云。如何是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卽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圏師剗草次至主無語。宋元作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云。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云。坐主歸茶堂內喫茶去。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

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擧拳示之云還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敕諡至眞禪師。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音釋○惲委粉切。毓余六切。覬几利切。掀虛言切。舉也。靸悉合切。草履也。灞必駕切。水名。猱奴刀切。跛補火切。挈詰結切。攫厥縛切。持也。璿璣璿旬緣切。璣居希切。鼯訛胡切。飛鼠也。衋許極切。痛傷也。潙俱爲切。水名。銚徒弔切。燒器也。鞔莫官切。覆也。卸司夜切。脫也。剗楚限切。削也。渤蒲沒切。椰余遮切。木名。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四十三人見錄　圀五十六人下元明有馬祖法嗣四字。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峰禪師　溫州佛嶴和尙　烏臼和尙　潭州石霜山大善禪師禪師圀宋元作和尙。　石臼和尙　本谿和尙　石林和尙　洪州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尙　米嶺和尙　齊峰和尙　大陽和尙　紅螺山和尙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

尙　韶州乳原和尙　松山和尙　則川和尙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尙　鎭州金牛和尙　洞安和尙　忻州打地和尙　潭州秀谿和尙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尙　古寺和尙　江西椑樹和尙　京兆草堂和尙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　濛谿和尙　洛京黑澗和尙　京兆興平和尙　逍遙和尙　福谿和尙　洪州水老和尙　浮盃和尙　潭州龍山和尙　襄州居士龐蘊（天目山明覺禪師　州崑山定覺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隨州洪山大師　京兆智藏禪師　連州元堤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泉州無了禪師　蘇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呂后山寧賁禪師　已上一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俯及丱歲。行必直視。坐卽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狀貌瓌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舉請充兩街大德。師曰。吾非（圀吾非。宋磧元作非吾。）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眞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緜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復

南下至於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繇是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廣語具別錄　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悟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校〕此宋元作磧有。一事實。餘二卽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敕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灃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輪劍擲雲。〔校〕雲。元作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卽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參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於池陽。自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箇如如。早

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什麼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麼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鉢上堂。黃蘗和尚居第一座。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麼年中行道。黃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黃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此是什麼人居處。黃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黃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黃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又別時問黃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黃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麼。黃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貓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貓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要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立。師云。雖然如是。猶

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卽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擧手云，還恁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來與和尚縫箇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卽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師問神山，作什麼。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擧似作家。洞山別云，無脚手者始解打羅。有一座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座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卽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擧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師云，猶是堦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敎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敎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

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納(圈納，元明作衲。)子難謾。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爲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不(圈不，宋元作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做飯先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而臥。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這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尙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尙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陸云，忽然賊來時作

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師為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壓良為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為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為境麼。僧問，靑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隨是什麼。僧無對。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座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為復釘釘住，為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祗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啣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淩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峰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

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大師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南泉指淨瓶云．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瓶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溈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溈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作睡勢。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溈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溈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鬬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云．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荼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在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有玄紹二上座從江西來參。師乃問云。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祗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便打云。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潭州石霜（一作瀧）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春日雞鳴。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不消一堆火。洞山問。几前一童子甚是了事。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臼來。祖云。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臼。

本谿和尚。龐居士問云。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師乃竪起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竪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麼。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居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座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

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云。座主。亮迴首。祖云。是什麼。亮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只這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什麼。居士迴顧兩邊云。誰恁道。誰恁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這裏。師云。莫是當陽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云。可畏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纔道七。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這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荅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醻全不會。可憐只解那斯祈。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宏元作橫）塘人也。姓沈氏。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

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巖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卽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於此峯。因號龜洋和尙。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於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眞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尙。如本章述之。

利山和尙。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云。舌頭不出口。僧云。爲什麼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僧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貶剝不施。僧云。恁麼卽大衆有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焰。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麼如此。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尙。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纔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擧似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尙不惜身命。)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哭。未審和尙如何。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尙。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擧起托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

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圀宋、宋元無。)舉起托子時。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秖是欠你一箇幞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內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不是老師泊(圀泊、宋元明作怕。清作泊。)答公話。居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師乃拋却茶籃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絕頂。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乃撫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撫掌。豈不明沙彌邊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僧無對。曹山云。這沙彌。圀注中僧無對三字。原無。今依元明補。)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嚙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犬亦嚙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指曰。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

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爲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鎭州金牛和尙。師自作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僧喫飯。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還會麼。只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盂掌鉢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洞安和尙。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爲闍黎。僧云。不敢不敢。師云。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尙。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尙。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尙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尙。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麼。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麼。卽禍事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麼。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曰。遠聞和尙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夾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尙

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師勘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年幾。圀幾，元作紀。 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闍黎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歸宗云這箇豈有生耶。師云．會得卽無生。歸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參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卽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云．幾不問過這老漢。

江西椑樹和尚。因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云．作麼。道吾云．蓋覆。師云．臥底是坐底是。道吾云．不在這兩處。師云爭奈蓋覆何。道吾云．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和合。道吾云．恁麼卽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闊來多少時耶。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云親近來。師云用鼓這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和尚問．什麼處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這裏什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

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師始登此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慚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這師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㵎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臥街。僧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搥胸。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卽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云．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沿流無定止。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覔得幾人。）

逍遙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鹿西問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衆云．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些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喏。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參(図參，宋元作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云。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便與一蹋。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云。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凌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斂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這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你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頌答趙州云。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卽千句萬句。不說卽一字

也無。師云。恁麼卽蝿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參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闍黎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爲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爲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爲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參承。經涉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坐。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詶。皆隨機應響。非格量

軌轍之可拘。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鄽市閭巷。初住東巖。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音釋○嶼於到切。椑班糜切。瓌姑回切。奇偉也。穰如羊切。繁也。愔於禽切。隗五罪切。郢以井切。地名。覷七慮切。伺視也。諗式荏切。賺直陷切。噴普悶切。噗也。骰徒侯切。博具也。鐫子全切。刻也。碾尼展切。轢也。荐才甸切。再也。僨方問切。僵也。踣蒲北切。仆也。嫌胡兼切。慊也。幞頭幞防玉切。幞頭。頭巾也。呀虛加切。猶呵也。磕克盍切。槃也。鬻余六切。賣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八人一十三人見錄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國元注云。法要附卷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讚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衞國道禪師　鎭州萬歲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高安無畏禪師　東巖道曠禪師　邢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禎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僊山梵雲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眞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逵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閣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于和尚　已上一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國百丈山涅槃和尚。元列萬歲和尚下。並移第六卷百丈惟政章　為其機語。又按大于和尚有機語在東山和尚章。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虔州處微禪師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壽州良遂禪師新羅國無染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舒州景諸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潭州幕輔山昭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六人見錄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栖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已上十八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圀第三世三字、元無。）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司馬頭陀參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刱院多取決可。圀注中可字、宋玉元作焉。）對云、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卽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謦欬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令喚典座來。（卽祐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潙山主也。百丈是夜召師入室。囑云、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楔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師往潙山。是山峭絕、敻無人煙。師猿猱爲伍、橡栗充食。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衆云、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

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這箇便是麼。師云．這箇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日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校】大機．宋作大識。元注云．舊本云大識今改作大機按廣燈幷別錄皆云只得大機而第十六卷九峯慧禪師章云只得大體未詳孰是。今按．下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似作體是。不得大用。仰山擧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庵主云．更擧看。仰山擬再擧．被庵主踢倒。歸擧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潙山衆裏無人。臥龍云．將知潙山衆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擧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潙山被那僧一問得百雜碎。雪峯駭之。乃休。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

卷。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月中問答。)師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這箇。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師云。貧道卽恁麼。闍黎作麼生。僧云。還見月輪麼。師云。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嘴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

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潙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師勘破仰山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僧云、不作潙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潙山一頂笠。師即蹋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喚作什麼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潙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敕諡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圖乘、宋元作承。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

拈斧作斫勢。師卽打百丈一摑。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麼擇。師擧起刀子。南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下。（圖上十三字、宋、玉、元作曰、大家擇菜去。）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吶。（圖吶、宋、玉作瓜、元、明作齏。）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鎭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圖元注云、觀前所敍、則運禪師居洪州大安寺後、裴公在宣州叛寺請師居之。號曰黃蘗、而贈以詩也。然所敍之事、與詩意全不相合。今詳此詩乃裴公在洪州時作也。言挂錫十年棲蜀水者、謂師先住高安之黃蘗已十年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建成縣有蜀水。建成者卽唐之高安縣也。浮盃今日渡章濱者、謂自黃蘗請師來至洪城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水出贛縣西南、北入大江。洪州城在章水之濱、而郡名豫章也。又裴公作傳心法要序云、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於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寓開元寺云云。鍾陵洪州也。宛陵宣州也。觀此序所述、亦謂師先住高安黃蘗、而裴公請至洪州、與前詩正合。逮其廉於宣州、雖復迎請師、但寓開元寺而已。初無建寺之說。不知本章何以差誤若此。蓋當以裴公法要序與詩爲正。且會昌三年武宗廢教、其二年言師居黃蘗已十載、此必然之理也。裴公在宣州請師乃大中重興之後、而師再聚徒於黃蘗之時也。故千頃南公章云、大中初裴公出撫宛陵、請黃蘗和尚出山而南公隨之也。其餘在裴公章中辨之矣。）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門風盛於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散。云、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可中總

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圖四，宋玉元作八。）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須（圖須下，宋玉元有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實（圖實，宋玉元作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敕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母憂。廬於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幷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於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卽便會。莫切切。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座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辭。師云。去什麼處。僧云。暫去江西。師云。我勞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擧似洞山。洞山云。闍黎爭合恁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

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樂普云．行說俱到卽本事無。行說俱不到卽本事在。 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諡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概．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眞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飮啄．更復何爲。終於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皇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卽壽昌開山和尙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闍黎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豎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 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莫謗老僧在這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尙在這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豎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尙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卽仰山也。沙彌後舉問耽源．如何出

得井中人。眈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潙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潙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潙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在眈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蘗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圖井。元作州。）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卽造於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趁陽焰。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圖覽。宋王元作采。）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卽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箇是五蘊。師云。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

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繞師三帀。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箇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蘗寺示疾而終。塔於楞伽山。敕謚圓智禪師證眞之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撫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座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

何。禪者云。座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為。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這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圖京兆下。元注云。曰錄及正宗記皆言洛京。衞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潙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即過。但知過。用疑作什麼。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盛鉢揩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鎭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圖萬歲和尚章。後。元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章。即從第六卷移此。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這打野榸漢。圖榸。宋玉元無。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一摑。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

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卽今卽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大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卽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這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只是無光焰。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

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語。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於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敕修

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眞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惲禪師。惲問曰。何所而至。眞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惲雖默然。眞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剏。一日示衆曰。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値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況我聖朝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於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敕諡歸寂禪師。塔曰祕眞。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白月卽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潙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卽受救在。米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叉手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潙山得。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

敬得。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音釋○謦音嚳。楑待骨切。敻翾正切。遠也。橡似兩切。櫟實也。渟唐丁切。水止也。泞直呂切。濘也。駭下楷切。驚也。橛其月切。木段也。鷟此由切。鳥名。鵂餘招切。盟
漱盥·古玩切。漱·先奏切。褰起虔切。摳衣也。脛胡定切。脚脛也。咻乃倚切。指物聲也。捩里計切。坂甫遠切。闋苦穴切。終也。箒之酉切。箒也。拊斐父切。拍手也。薙丈几切。芟也。
膊伯各切。肩膊也。鎖音訓。小鉢也。揩章移切。梩卓皆切。枯木根也。玢筆貧切。

黃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圀此篇並篇末題注。皆依元本錄入。

河東裴休集

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峯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孫。百丈之子。西堂之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中。照耀靜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則乖。然後爲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寓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佩爲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僧太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請長老法衆。問與往日常所

親聞同異何如也。時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八日謹記。（自後每段各紀歲月。今刪繁爾。）

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差，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差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卽是佛。佛卽是衆生。衆生卽是佛。佛卽是心。爲衆生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則施。緣息則寂。若不決定信此，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卽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淨明，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擧心動念，卽乖法體，卽爲著相。無始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卽是次第。無始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則眞佛。佛與衆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照之時，明遍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後，暗遍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景，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與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此人作此解，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卽是著相之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少法可得，卽是佛。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不可得。（圀不如供養一無心人不可得，準大正藏增上寺明版傳心法要，作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外如木石，不動不轉，內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無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趣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涯而退。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眞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號爲

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卽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求．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恆河沙者．佛說是沙。此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溺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卽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殊。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卽住．更無可修．更無可證．實無所得．眞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內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卽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畜生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只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認．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三僧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只證元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妄有所得．然燈卽不與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卽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大（圖大字．準大正藏增上寺明版傳心法要．乃不字之誤。）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升於虛空．遍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見聞覺知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卽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莫於見

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卽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卽是法．法卽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額珠。隱於額內。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學道人迷自本心．不認爲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果位．歷劫勤求．元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住無依．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只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只得本額珠．不關向外尋求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眞實不虛．是第一義諦。○學道人勿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旣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爲患．隨事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惟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學道人只怕一念有．卽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爲．卽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惟學無求無著。無求則心不生。無著則心不染。不生不染．卽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是教化接引門。本無一法。離卽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無法可得。○學道人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法身猶如虛空．此是喻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常人將謂法身遍於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虛空

卽法身。法身卽虛空也。若定言有虛空。卽虛空不是法身。定言有法身。卽法身不是虛空。但不作虛空解。虛空卽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涅槃無異相。煩惱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卽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眞界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空虛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識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景物會。不可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衆生同大涅槃性。性卽是心。心卽是佛。佛卽是法。一念離眞。皆爲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修道人直下無心默契。擬心卽差。以心傳心。此爲正見。愼勿向外逐境。認境爲心。是認賊爲子。爲有貪瞋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得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智慧功德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性上事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境上作解。暫爲中下人說卽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解。盡是境縛。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見。卽見法。○自達磨大師到中國。唯說一性。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卽不可說之法。佛卽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淨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般若爲慧。此慧卽無相之本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卽學道後。一念計生死。卽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卽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卽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卽緣覺

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一心．是然後乃爲佛乘也。○凡人皆逐境生心．心隨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心滅。不忘心而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紛擾耳。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學般若法人．不見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一眞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也。法華會下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欲修證．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此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凡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乃至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敎．並爲化城也。言寶所者．乃眞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爲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卽有寶所．非眞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在近者．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卽是。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及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深信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敎而悟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於法上悟．不於心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若不心悟．乃於法悟．卽是輕心重法．遂成逐塊．忘於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卽法也。○凡人多謂境礙心．謂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

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謂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謂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則印不成文。印著物，則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卽無心，得卽無得。○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靈通法。報身說一切淸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以語言音聲形相文字。無所說。無所證。自性靈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者。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知十八界空無所有，束六和合爲一精明，一精明者卽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爲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眞法，則衆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佛墮慳貪，不爲衆生普捨妙道。遂方便說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深淺，皆非本法。故云，惟此一乘道，餘二卽非眞。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坐，別付一心離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

裴休相國傳心偈　予於宛陵鍾陵皆得親黃蘗希運禪師，盡傳心要，乃作傳心偈爾。　心不可傳，以契爲傳。心不可見，以無爲見。契亦無契，無亦無無。化城不住，迷額有珠。珠是强名，城豈有形。卽心卽佛，佛卽無生。直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覓佛，倍費功程。隨法生解，卽落魔界。凡聖不分，乃離見聞。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

念似空。無物不容。三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嘗聞河東大士親見高安導師。傳心要於當年。著偈章而示後。頓開聾瞽。煥若丹青。予惜其所遺。綴於本錄云爾。　慶歷戊子歲南宗字天眞者題

傳心法要內改十一處。除落三字。添入九字。並按四家錄并別錄爲據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一十二人見錄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圖香嚴。明作香嚴。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貲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宣州刺史陸亘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圖宣州刺史陸亘。元列蘇州西禪和尚下。是。陸亘機語。惟宋本另列一章。其他各本均附在西禪和尚章內。以此誤爲無機緣語句也。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漆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甘泉寺曉方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奐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杭州刺史白居易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二人二人見錄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新羅國忠彥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鎭府普化和尚鎭州上方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光禪師圖光。明作慧。宋元作慧光。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同暢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嘉禾藏廙禪師　羊腸菴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

鎮州常貞禪師　鎮州奉禪師圖奉下．宋元明有先義。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寺法圖法．元明作智。常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尙　新羅大茅和尙　五臺山智通禪師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圖李勃．元作李渤。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雲水和尙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唐襄州節度使于頔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嚴寺智嚴作藏圖嚴．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黃州齊安和尙

懷讓禪師第三世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尙。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敎．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

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更拗直作曲耶。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黎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丈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卽今祗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祗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祗對與不祗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卽騎，要下卽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

證。曰．爲什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幻意是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卽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又曰．大德是何言與。云．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尙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斬爲兩斷．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尙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乃有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

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眞。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云，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尙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僧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踏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爲岑大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尙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尙答話。師亦默然。秀上座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尙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

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又有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僧云。爭奈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眞金像爲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眞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學人向什麼處會。師曰。夏天赤骯𩪘。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

誰在復誰行。南泉有眞讚云。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南泉久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慚愧好兒孫。師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入門。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肉（圀肉上元有赤。）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圀一如下清有一如。）誰揀誰不揀。卽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師誡人斫松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卽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卽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脈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爲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

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纔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入方丈。一日師謂衆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間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爲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名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泉下。宋元有值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像下。元有院。〕曰還見立〔此及下立字。元無。〕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耶。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窗。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卽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鎖下。元有匙。〕於窗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黃檗。黃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云。救火救火。黃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卽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麼。師曰。沁〔此及下沁字。元作探。〕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麼。師倚杖而出。

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甲卑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云。（校云。原無。今依宋磧元明補。）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兔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兔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眞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眞是實。師云。眞是實。實是眞。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黎有分。僧云。某甲不招納是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座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晚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鑿子。（保壽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指伊爲鑿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鑿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鑿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鑿子也。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校）驀直。宋元作驀直恁麼。下同。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這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

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檐一條拄杖。不會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眞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卽打殺老僧。不似我卽燒却眞。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耶。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檐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圖上七字。宋玉元作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擧。師便擧前語。僧指旁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圖樂普至師乃休四十九字。元作後有僧擧示洛浦。洛浦扣齒。又擧示雲居。雲居云何必。僧迴擧示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擧。師才擧前語。僧指旁僧云。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乃休。並注云。此一段舊本全無倫理。今依別錄改正。）僧問。久響（圖響。元作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彴。師云。汝只見掠彴。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過來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彴。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掠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敎伊去。侍者乃敎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

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這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卽這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這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久矣。師云、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生（圀生、元作離。）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鵶爲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是什麼語話。（圀是什麼語話、宋玉元作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院主却問、鵶子（圀子、宋玉元無。）爲什麼却（圀却、宋玉元無。）飛去。師代云、爲某甲有殺心在。（圀上十字、宋玉元作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祗對。僧云、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擧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這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這莫便是否。師云、是卽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爲人。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什

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便（圀便。宋元作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後謚眞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卽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座。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卽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闍黎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僧云。恁麼卽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爲（圀爲下。元有互。）不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著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住得。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

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師曰．只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尙敢道否。師云．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尙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於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敕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尙鋤園。師驀按鋤迴視勝光云．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踏．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云．和尙莫顚倒。師便打。師中夜於僧堂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師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圏師中夜至捉得也三十三字．宋玉作師一日於中夜叫有賊衆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一僧叫云維那捉得也捉得也。元同此．但一日於中夜．作中夜於僧堂前。）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卽是．卽是不肯承當。（圏卽是不肯承當．宋玉元作只是汝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麤。無事上山行一轉。（圏無事至一轉．宋玉元作每日上山三五轉。）問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尙。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國禪。宋磧玉元作山。按各本標目均自作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卽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座面前云。請上座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甲錢。却將出去。上座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廚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擲過衲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卽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麼處來。僧云。潙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潙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

理。甘云。且歸潙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徑山第三世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眞性。諲聞茫然。禮辭。遊方至潙山方悟玄旨。乃師潙山宗禪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諡曰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造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爲第二世也。師嘗述二偈。其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度者要須船。其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只因如此更忘緣。師咸通十年終於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敕諡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於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敍訖嘗致書於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酬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讚美佛乘。見於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卽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卽與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酪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卽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圀靈。元法云。目錄作虛。禪師。初參溈山。溈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冑全具。溈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溈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溈山以手揖云。諾諾。圀諾諾。元諾喏作喏。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却叉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鎭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答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圀臨濟乃休下、宋元有師曰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掣風掣顚。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圀臨濟一日至便出去百零一字、宋元作一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指聖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遮箇語話師乃撼鐸唱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只具一)

雙眼。師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圖此一行依宋元補。）

嘉禾藏廙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眞。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圖法常元明作智常。）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圖發下宋元有誠實。）言。何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諡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卽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爲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又(圀又。宋破元作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音釋〇贄(脂利切。)奐(呼玩切。)廙(羊至切。)顥(胡老切。)殞(羽敏切。歿也。)𩨐䯣(𩨐音疙。䯣音瀝。)罩(陟教切。籠罩也。)沁(七鴆切。水名。)甓(古歷切。磚坏也。)掠彴(掠力灼切。彴式灼切。橫木渡水曰掠彴。)撲(普卜切。擊也。)嗥(胡刀切。)諲(伊眞切。)矜(居陵切。自負也。)援(于元切。牽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 十八人見錄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福州雙峯和尚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長延圓鑒禪師　溈山如眞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劍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志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溫州靈空禪師　大溈簡禪師　荊南智朗禪師　溈山普潤禪師　溈山法眞禪師　黑山和尚　霜山和尚　南源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溈山冲逸禪師　溈山彥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校】法端禪師下・元注云・十二卷又收在香嚴下何也。又福州雙峯和尚・宋破無。志滿宋元作智滿。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八人見錄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嶢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淥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 溫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　背山行眞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三人 七人見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尙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跡和尙法嗣道遂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卽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陞堂奧。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頭擧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潙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尙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絹。寂問和尙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尙何得將

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踢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踢鍬其意如何。鏡清云．勿奈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踢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潙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話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潙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闍黎。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潙山與師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乃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卽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浣納圀納．元作衲。衣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潙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伏。暨受潙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緣化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闇．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玉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眞金。師云．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

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潙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云。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蹋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校】此及下二貧字。宋玉元無。）無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祖師禪與如來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潙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潙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卽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校】不。宋磧玉元作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

者。潙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枕子出。潙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 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 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僧曰。江西觀音院來。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擧前語。頭云。者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 僧問。禪宗頓悟。必(〔校〕必。宋作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

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勅諡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於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潙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潙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贊曰。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仍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圖動容二句。宋玉無。元注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此句諸本並福邵本並無今以通明集爲據。)處處無蹤迹。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歇。(圖歇。宋玉元作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卽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甚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踈山在衆。(圖衆下。宋元有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踈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甲道。須還

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躡前語問之。踈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踈山，果如師記。至三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圖必，宋元作畢。）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踈山後問道怤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麼生。怤曰，全歸肯重。踈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怤云，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圖注中師字，宋元作踈山。）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卽答。僧曰，卽時如何。師曰，卽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卽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且（圖且，宋元作時。）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卽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潙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卽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卽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者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勅謚紹眞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圖十九上，宋元有年。）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爲第二世也。）二十

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耶。諲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緣未契。後造溈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世。於法卽溈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卽是長老家風否。佛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卻問師云。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不(圀不宋元作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卽言三四。我卽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圖師下.宋玉元有本州。)長溪人也。初在潙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圖宋玉元作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人天六(圖六.宋元作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死生。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問(圖問上.宋元有時有僧。)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僧未喻旨。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峰有偈送雙峰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峰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峰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峰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鎭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圖兒.宋元作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圖師下.宋元有不答。)曰恁麼即含生不來也。(圖也下.宋元有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

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麼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卽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卽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峰慈慧禪師。初在潙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潙山召之。更不迴顧。潙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潙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潙山動容曰。善爲。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圖小注。宋玉元作亦謂米七師。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圖參下。元注云。大禪佛卽十二卷晉州霍山景通和尚也。師乃喚維那搬柴著。圖著下。元注云。一作打鍾著。大禪佛驟步而去。師聞圖聞下。宋玉明有五臺。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回。圖回下。元注云。一作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便不

得見。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壁間畫狗子云、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咬著。

前福州長慶（圀長慶元無此注云除落長慶院三字蓋師雖曾居長樂府之西院沒後二十餘年閩帥移招慶稜和尚來住西院方奏長慶之額。）大安禪師（亦稱大為和尚。）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卽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住庵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圀還宋作便。）來得麼。僧曰、卽不然。師曰、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塼。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圀師下宋元有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麼。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脣、米不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拄杖子曰、從何而起。對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曰、侍者取一貼（圀貼宋元作帖。）茶與者僧。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傜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問。)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図問.宋元作人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已(図先已.宋元作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伺(図伺.宋元作俟。)王來呈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斯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偃和尚。図小注.即雲門偃和尚下.宋元有法嗣雪峯是也。)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辦。今號靈樹(図靈樹下.宋明有禪師。)眞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図後下.宋元有住壽山。)上堂曰.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図各.宋元作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図常.宋元作如。)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師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嶤山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図者.宋磧作首。)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棄役往(圖往下,宋玉元有神光。)靈觀和尙及西院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復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圖彩,宋玉元作綵。)爲掛子。至(圖至上,宋玉有復。)觀和尙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苑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尙。雪峯和尙領衆到。問云。卽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畫地一下云。著不得卽道。雪峯無語。

潞州淥水和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參大潙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偸却也。李却問師。旣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纔綻偏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卽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図曰下。宋元有師。）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淸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柈（図柈。宋玉明作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図傍。宋磧元作婆。）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氂。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

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聵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汝（圀汝.宋玉元作伊。）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龕（圀龕下.宋元注云.音龕。）上座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龕曰。俊鶻（圀鶻.宋玉元作鴿。）冲天。阿誰捉得。

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巖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雲山云。巖不別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帀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

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圖亡宋磧元作成)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盜(圖盜宋元作寇)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游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祗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語見師章)乃為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定(圖定宋元作起)祖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

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卽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閑云。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者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閑於是伏(圖伏玉元作服。)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大繿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爲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爲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謳(伊眞切。) 諗(式荏切。) 蘄(渠希切。地名。) 邛(渠容切。州名。) 齧(倪結切。噬也。) 蹋(達合切。踐也。) 駢闐(駢。蒲眠切。闐。亭年切。駢闐。衆盛貌。) 懵(莫鳳切。惛也。) 芟(師銜切。刈也。) 礫(郎狄切。小石也。) 怤(芳無切。) 髑髏(髑。徒木切。髏。力侯切。髑髏。頂骨也。) 惋(烏貫切。懊歎也。) 荐(才甸切。再至也。) 詰(契吉切。問也。) 閩(彌隣切。地名。) 蔕(丁計切。根底也。) 偵(恥慶切。間視也。) 獹(來胡切。韓獹。俊犬名。) 簸(補過切。簸箕。揚米器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傜(余招切。) 瓷(才資切。瓦器也。) 卸(司夜切。解下也。) 柈(蒲官切。盛器也。) 椅(隱綺切。坐凳也。) 陝(失冉切。地名。) 瞽(果五切。目盲也。) 聵(吾怪切。聾也。) 驀(莫白切。猶忽也。) 奯(呼括切。) 抝(於巧切。手拉也。) 鹵莽(鹵。郎古切。莽。滿補切。鹵莽。苟且也。) 墅(承與切。田廬也。) 膊(伯各切。肩膊也。) 獦狚(獦。古曷切。狚。當割切。) 膨脝(膨。蒲行切。脝。許庚切。膨脝。脹貌。) 繿縷(繿。魯甘切。縷。力主切。繿縷。衣破弊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法嗣第四世一十三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土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魏府大覺禪師元本列在下魏府興化崇獎禪師前。明本列在其後。今按大覺既師臨濟而以興化為助發之友。則明本為是。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八人六人見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洪州觀音常蠲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處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五人見錄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鎮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齊聳大師　涿州秀禪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睦州刺史陳操睦州嚴陵釣臺和尙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一十人見錄
吉州止觀和尙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尙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淸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尙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益州照覺寺和尙　睦州東禪和尙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雙峯和尙法嗣一人見錄
雙峯古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洪州米嶺和尙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
第六世一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錄
越州淸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淸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洪州黃龍山忠和尙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魏州興教存奬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魏州宋作魏府。與上合。

汝州寶應和尚魏府天鉢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寶應和尚下。元注云。卽南院顒也。

鎭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鎭州譚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鎭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鎭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盧州大覺和尚　盧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道巘禪師法嗣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此章。與宋本字句異同甚多。玉元同宋而小有異。特錄宋本全文附卷後。　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

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遂告黃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檗．黃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遭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搊住云．者尿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迴黃檗。黃檗云．汝迴太速生。師云．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卽今便與。隨後便打黃檗一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後潙山舉此話問仰山云．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師一日與黃檗赴普請。師在後行。黃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檗將钁钁地云．我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云．爲什麼却在某甲手裏。黃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我更不著去也。便歸院。(後潙山舉問仰山云．钁頭在黃檗手裏．爲甚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黃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檗曰．莫是困耶。曰．纔钁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卽火葬．我這裏活埋。(潙山問仰山．只如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

黃檗打席三下去。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師與黃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牓。道了以钁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我棒了也。師又以钁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囑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卽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這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卽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便拂袖而出。（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麼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於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行喝、阿那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這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

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我下手得。時有僧出云。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師便打。（後雪峯拈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邊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師（圀此上下兩師字應省其一。）將示寂。上堂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乃有頌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還磨。頌畢坐逝。勅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圀製上宋元有常。）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圀領下元有出。）去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杻。師尋常或見衲僧來卽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與

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履驀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𨍏轢（圖𨍏轢．宋碩 元作鐸落。）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攌露柱云．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卽毛端滴（圖滴．元作夻。）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尙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喜。僧云．爲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祗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偏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麼祗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尙欠少什麼。師云．請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卽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喫。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圖峯．元作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尙有住處卽說似和尙。師云．狐非

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擧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這箇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這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踢破多少草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餠示之云．這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鑊湯漢。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卽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汝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卽乾坤大地不托

卽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卽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爲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図却・宋元無。）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図下・宋玉元作聲。）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長老拈起柑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闍黎因何偸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爲什麼道偸果子。師云・贓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齓投開元寺曇藹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而參黃檗。黃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卽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値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閫。俄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

解得三世佛教如缾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圖六，元作元。）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圖大順二年，元作景福元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於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驀胸搊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這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橛。（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

云。若言我不道。卽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參禮。依黃檗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淸。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於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圖此章。元本列在下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前。明本列在其後。)興化存奬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奬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奬箇安樂法門。師曰。這瞎驢(圖驢下。元有來這裏納敗缺。)卸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卽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圖元注云。唐書本傳作孟州濟源人。)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祗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

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卽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薦興祖教。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卽請師入州。公旣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鎭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圖元注云。寺新安郡。卽歙州也。唐史裴相本傳。無出守明說。雖未必不經爲歙州太守。然觀其傳心法要序。卽知其初識運公於洪州。再見之於宣州。皆迎請而來。非邂逅也。今本章述所問壁畫高僧之處。必爲差誤。苟或果在歙州。則序中安得不言耶。據廣燈以爲在筠州。四家錄又云在洪州。皆不然也。按唐史。武德中以洪州高安縣置靖州。更名筠州。尋廢之。至南唐李景再置。中間豈得有郡守。以此知廣燈之誤也。又按傳心法要序云。予會昌二年廉於鍾陵。自山迎至州。憩龍興寺。以此知四家錄亦誤。其餘在黃檗章中辨之也。〕雖圭峰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鎭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先是越州沙門曇彥。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塼木大塔二所。彥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駐日倍工。復從地引其轉至塔頂。塔未就。詢亡。彥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徘詢。後身爲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幾到州。便入寺尋訪。彥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緋衣功德主來興此殿。大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期。裴太守赴任。興隆三寶。傾施俸錢。修成大殿。方曉彥師懸記無忒。〕〔圖注中引其轉至塔頂之轉。宋元作腆。却後二百年之二。宋元作三。〕公遂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餅背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為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趁。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燭。宋元作燈。)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禦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己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

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顚。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靑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圖二。宋元作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塢。天祐二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將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圖法中禆。元明作裨。）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拂子示之。僧曰。莫這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眞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尙。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尙。和尙搊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往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

他南山住。僧無對。師問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痲池。師曰、汝只見漚痲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口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這老賊。

鎭州寶壽沼和尚。第一世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卽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趙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乃代云、且釘這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臥。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鎭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徧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巖。巖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將得臨濟劍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裏無餕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圖立，元注云一作彰。）爲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這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卽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圖廊下，宋明有下。）也喝。後架（圖架下，宋明有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絶。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粲（圖粲，宋元作撒。）眞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道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圖曰沒交涉，元作賓云總不與麼。）師便打。乃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仍不得喫飯。便趕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師後爲後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後。敕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崔禪師。（図定州，標目作鎮州。宋元標目作定州。）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良久。謂衆曰。出來打。出來打。（図出來打六字，宋元作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咴。（図咴，宋作底，元作聻。）師曰。久立太尉珍重。便下座。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來（図來，宋玉，元作堂。）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只是吹灰法。却向壇（図壇，元作灘。）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卽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闍黎闍黎。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偏。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曰。如

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絕〔校〕絕．宋玉作已。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風。〔校〕風．元作鋒。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摑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校〕却．宋元作庵。門．僧於門下〔校〕下．宋元作上。畫一圓〔校〕圓下．宋元有月。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校〕傳語．卍字藏校云．一作行語。請二長老談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答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

曰合取狗口。陳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卽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近前（圀近前，宋元作待近。）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驀喚上座。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玄機（圀玄機，宋元作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胸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圀傳，宋元作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卽立。曰遇緣立箇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眞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圀斬下，己字藏校云，一有爲字。）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卽今問底在那箇頭。圀元注云，此又收在十一卷溈山下何也。）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

子。

江西（圖西．宋元作州。興標曰合。）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第二世。）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諾．卽前邁。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卽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曁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

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己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卽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卽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尙。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輾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尙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靑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淸化爲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尙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僧曰。恁麼卽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囪祀下元有卽。）

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王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郞。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旛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徹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敎卽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墮。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卽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像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

恁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萬（【校】萬卍字藏校云一作卍。）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尙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槌豎拂．此理如何。師曰．瘂。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飯後三碗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胸開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尙指敎．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前灌谿志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敎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圖爐，宋、元作山。)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圖道，元明作導。)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闇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敎存獎禪師法嗣(圖興敎，標目作興化。元作興化。)

汝州寶應和尚。(亦曰南院第一世住。圖宋元注云。顒禪師。)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趁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刺刺。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旨。却迴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

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麽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圖聞別僧舉此語至照顧不著七十一字元作聞二僧舉前因緣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聞此語忽然大悟方見南院答話處其僧却來汝州省覲値師已遷化乃訪風穴風穴認得便問上座是當時問南院啐啄同時話底麽僧云是穴云會也未僧云會也穴云爾當時作麽生會僧云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狢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西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這裏過夏。待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嘗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道三錯。□圖連道三錯宋元玉作連下三箇錯。更□圖更宋玉作便。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麽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麽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蹋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之。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啣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爲什麼不來啣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圀上十七字。宋元作師便出禮三拜。起而喝興化亦喝師再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賴遇他旻德長老一喝不作一喝用。(圀賴遇他旻德長老一喝不作一喝用十四字。宋元作是他旻德會旻德且不是喝。)

汝州南院和尚。問四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搊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弄馬騎。(圀弄馬騎。宋作馬伎。元同。又注云。一作挲馬伎。又作弄馬騎。)今日被驢撲。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拋下拄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音釋○涿(竹角切。地名。)巘(語偃切。)郢(以整切。地名。)淄(側持切。地名。)搊(楚鳩切。手搊也。)肋(盧則切。脅幹也。)捋(盧括切。摩捋也。)钁(居縛切。大鉏也。)掇(都括切。提掇也。)掣(昌列切。拽也。)賽(先代切。報也。)唵(一感切。含也。)趁(丑刃切。逐也。)衜(松閏切。從也。)窄(側革切。狹也。)傀儡(傀口猥切。儡魯猥切。傀儡木偶戲也。)屨(俱遇切。履屬。)嗤(赤脂切。笑也。)[車度](徒路切。)轢(歷各切。)緘(古咸切。封緘也。)瞪(除庚澄應二切。直視也。)泐(力得切。泐潭地名。)髫(徒聊切。小兒髫也。)齓(初覲切。毀齒也。)研(倪堅切。窮究也。)盥(古玩切。澡手也。)晡(博孤切。申時也。)竄(七亂切。匿也。)閾(雨逼切。門限也。)硎(奚經切。)絆(博慢切。羈絆也。)浹(子協切。浹旬。周十日也。)扃(古熒切。猶關也。)剗(初限切。削也。)謇(居偃切。吃也。)帔(披義切。裙帔也。)讎(時流切。答也。)愕(五各切。驚愕也。)讖(楚譖切。符讖也。)耄(莫報切。惛忘也。)詧(初八切。)隳(許規切。壞也。)忒(他得切。差也。)翹(渠堯切。舉也。)蘌(魚巨切。蘌兒地名。)韜(他刀切。藏也。)饋(求位

切。鮦也。埿於計切。埋瘞也。劈普擊切。破也。餧所鳩切。壞飯也。粲先達切。粲放也。㖊尼止切。指物貌。煦香句切。温和也。眨側洽切。目動也。啐子律切。匏蒲交切。瓠也。䩓丑展切。笑貌。骰徒侯切。博陸采具也。舶傍陌切。海中大船也。掐苦洽切。爪刺也。剌刺並盧達切。獾呼官切。牡狠也。狢下各切。狐狢也。鼷下雞切。小鼠也。

照錄宋本鎭州臨濟義玄禪師章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曰。黃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覔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搊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却返黃蘗。黃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爲老婆心切。黃蘗云。遮大愚老漢。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卽今便打。遂鼓黃蘗一掌。黃蘗吟吟。圖吟吟、元作哈哈。大笑。黃蘗普請鋤薏穀。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上座將去也。黃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叉手。黃蘗將钁钁地曰。我遮钁。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钁在義玄手裏。黃蘗曰。今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潙山因仰山侍立次、方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钁在黃蘗手裏、爲什麼被臨濟奪却。潙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圖黃蘗普請鋤薏穀至便自歸院、元作黃蘗一日普請鋤薏穀次師在後行黃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師近前叉手黃蘗豎起钁頭云只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還有人拈掇得起麼師就手掣得豎起云爲什麼却在義玄手裏黃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便歸院。

黃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蘗後至。

師問訊。按钁而立。黃蘗曰。莫是困邪。曰。纔钁地。何言困。黃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遮風漢。黃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卽火葬。我遮裏活埋。（溈山問仰山。只如黃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作賊人不死。羅賊人喫棒。溈山云。如是如是。）師一日在黃蘗僧堂裏睡。黃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蘗打席三下。去上間見第一座。黃蘗曰。遮醉漢。豈不知下間禪客坐禪。汝只管瞌睡。上座曰。這老和尚患風邪。黃蘗打之。（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蘗意作麼生。仰山云。一彩兩賽。）師與黃蘗栽杉。黃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圀噓噓。玉元作噓噓。）黃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蘗後語。但囑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黃蘗山上。（圀下上字。元無。）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蘗。黃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卽河北去。黃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遮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黃蘗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侍者。（圀下侍者。元無。）把將火來。黃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卽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無對。（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麼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打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對曰。摠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

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蘖和尚處三徧(圀徧。元作度。)喫棒。(圀棒下。元有如蒿枝拂相似。)一似等閑。如今更思渴(圀渴。元無。)一頓痛棒(圀痛棒。元無。)喫。阿(圀阿。元無。)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邊(圀邊。元作頭。)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圀人。元作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圀急須磨。玉作極還壓。)偈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及曹谿別出共七十七人(圀元注云。懷讓禪師第七世至第九世。曹溪別出第二世至第六世。)

懷讓禪師第七世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郢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郢州興陽義深禪師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芭蕉山第二世住遇禪師　已上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錄圖南院。元作寶應。並注云。即南院顒也。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圖延沼。宋磧作延昭。下同。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禪師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汝州廣慧眞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鳳翔長興和尚　潭州靈泉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禪師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眞和尚法嗣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荊州玄覺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善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中使楊光庭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緣素和尚法嗣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祇陀和尚法嗣衡州道倩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錄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唐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鄧州香嚴惟戒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眞應、各本開卷五光宅忠章均作應眞。開封、宋作開府。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二人見錄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郡西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演禪師　河陽懷空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宜春廣敷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宜州志滿禪師　涪州朗禪師　廣陵靈坦禪師　寧州通隱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河南尹李常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潭州無學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倩和尚法嗣湖南如寶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眞應和尚法嗣吉州貞邃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荆南惟忠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蔡州道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吳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五臺華嚴澄觀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義俛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忠禪師亦名南印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廬山東林雅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吳頭陀法嗣玄固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鎭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太錫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審用禪師　圓照禪師　上方眞禪師　東京法志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図圓照。宋元作圓紹。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隔江見資福刹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嘹（圖吉嘹。宋作吉了。）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上掛草鞋。（圖拄杖頭上掛草鞋。宋元作拄杖頭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圖南院。元作寶應。並注云。亦曰南院。）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圖襄州。元作裏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圖旨下。元有後至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圖辯。元明作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便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即從闍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闍黎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敘師資之禮。自後應潙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驟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

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踐。而今與汝一齊掃却。箇箇作大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卽瞎却渠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圏師上堂曰祖師心印至翹足徒勞讚底沙一段二百四十五字。與宋元本字句次序頗異。而元本較爲詳順。玆錄元本此段附卷後。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影娥眉頓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圏從。宋作曾。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在團天。圏元注云。一作圓天。且居羑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千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師曰。大昴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憂圏憂。宋作有。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旟光裏播眞宗。問。摘葉尋枝卽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淩晨入。開堂圏堂。元注云。一作塘。帶雨歸。問。凡有所問皆是揑怪。圏上八字。宋作門門盡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盲龜値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

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圖袖。元注云。當作就。〉譚今古。迴顏獨皺眉。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櫂。師曰。自在不點胸。渾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襞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子問〈圖問。元注云。或作訝。〉三緘恐負古人機。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與霜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涌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啀實〈圖元注云。猱當作獿。奴刀切。惡犬長毛也。猱猴也。非義。啀。音崖。犬鬬也。〉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鞾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看。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騣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肇法師寶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乘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

混而爲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塔開無叩客。僧曰、如何卽是。師曰、快須斷却。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圀子期、元作伯牙。勿、元作少。問、央掘圀掘、宋磧元作堀。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憨。問、心印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酋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圀元注云、太平廣記、隋末有督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汝學三年、吾未教汝齧鏃之法。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問、不修定慧爲什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尋山水盡山無盡。問、大人相爲什麼不具足。師曰、鵄梟夜半欺鷹隼。問、今古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钁頭邊意。圀意、元作事。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圀師、元無。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圀元注云、西域記云、昔摩竭陀國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恆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今竹林脩茂、被山滿谷。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峯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沼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眞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秋爬钁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爲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相續箇什麼。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行履。師曰。牽犂拽杷。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

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
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
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
事百家忙。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
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
師曰．到處舉似人。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鎭州蘿蔔重三斤。問．虛心(図心
元作空。)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脚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
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嗔。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
曰．堪作什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
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
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
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
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僧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
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不無．那箇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
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

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掛。（圖無絲可掛。元作寸絲不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敎院。亦第一世。後衙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卽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取（圖取。宋磧元作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眞。明闇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壽六十有八。茶毗收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眞箇那。師曰。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座。師今何異鵲巢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卽今底。師曰。輸汝一佛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

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驚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圖按卷五本章作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怎麼生。師云。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麼處。海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卽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幷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

異耶。荷澤曰．光則寶．寶則光。（圖上二則字，宋元作卽。）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抗（圖抗，原作如。清同。今依餘本改。）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

曹谿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於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於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荆南張禪師。（南印）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卽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於懷．誓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醻恩。師先齎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

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

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敎漸敎。禪開頓門漸門。二敎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云前後者。中間被敕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淸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敎。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敎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敎義。敎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敎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敎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擧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

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部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能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達了。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簡別魔說及外道邪宗耳。)不當復執情壤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盛行於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校〕三。元作二。)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闡眞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蕭俛相公呈己見解。請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妄。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令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校〕注中令字。宋元明作念。)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卽絕一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

法有為一塵。一法空為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問。問答各是一本。今參而寫之。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眾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眾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眾生。眾生且即非眾生。何故更勞度脫。答。眾生若是實。度之則為勞。既自云即非眾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秖為度脫眾生。眾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

代秪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秪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敎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圖原作令．今從宋磧改。〕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尙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答．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性以成．〔圖習性以成．宋元明作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

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約但（圀約但、宋元作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事。（圀事、宋元作事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悎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惛醉顚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即爲。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悎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圀章中大和中徵入內之大明作太。）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磁（疾移切。州名。）涪（縛謀切。州名。）倩（七政切。）嘹（力昭切。）鯨鯢（鯨。渠京切。鯢。五兮切。鯨鯢。大魚。雄曰鯨。雌曰鯢。）蝸（古華切。蝸牛也。）驏（陟扇切。）呀（許加切。張口貌。）覷（七慮切。伺視也。）頫（匹米切。傾頭也。）輥（古本切。）羑（以九切。羑里。文王囚處也。）矛（莫候切。句兵也。）盾（食尹切。兵器。干櫓之屬。）捻（奴協切。指捻也。）翥（章庶切。飛舉也。）隼旟（隼。聳尹切。鵰屬。旟、羊諸切。旌也。）舸（嘉我切。大船也。）櫂（直教切。檝也。）鬢（兵畏切。與禮同。）囂（虛驕切。）猱（奴刀切。猴屬。）啀（五佳切。犬齧也。）鞾（許茄切。鞾履也。靴。）刖（魚厥切。斷足也。）騣（祖紅切。馬鬣也。）捺（乃曷

切。手按也。憨呼甘切。癡也。酋慈秋切。魁帥之稱也。鵰梟鵰．處脂切。梟．古堯切。鵰梟．鳥名。礱盧紅切。礱磨也。杴虛嚴切．鍬屬。爬蒲巴切。與把同。怎子吽切。賺佇陷切。諂也。眣徒結切。日昃也。磧士革切。深也。笡且緣切。鄍侯古切。地名。鍮他侯切。銅屬。隙乞逆切。罅隙也。函胡南切。甲也。拏女居切。紛拏．猶言亂揉也。析先的切。分也。曀壹計切。陰曀也。煨燼煨．烏回切。燼．才進切。煨燼．火餘也。舁羊諸切。對舉也。坏鋪杯切。未燒瓦器也。

節錄元本汝州風穴延沼禪師章

師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圖殼．宋作巧。）迷封。（圖封．宋作風。）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圖途．宋作突。）狂見。觀汝諸人．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爾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圖上七字．宋作卽瞽却一目也。）師又赴郢州衙內昇坐示衆云．（圖上十二字．宋作師上堂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圖上六字．宋作衆中還有得者麼。又宋本師上堂曰．祖師心印至此．在師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前。）時有盧陂長老出（圖出．宋無。）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圖搭．宋無。）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鄭公事苑云．蛙當作洼．謂馬出於渥洼水也。風穴所謂驟者．以良馬出清水而反驟臥於泥沙之中．是其意也。今錄謂蛙者．蝦蟆也．豈能爲馬步而驟臥耶。驟．張扇切。）陂佇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擧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云．見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便下座。（圖上七十三字．宋作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擧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僧（圖上堂僧．宋無。）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本生經云．過去久遠有佛名曰底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二名彌勒。是佛觀見釋迦心未成熟．而諸弟子心皆純熟．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卽上雪山．入寶窟中．入大禪定。時釋迦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底沙佛．心生敬信。翹一脚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瞬．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界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於是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得阿耨菩提。）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渚涇禪師　衡州道詵和尚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禪師・宋磧元作渚涇和尚。　圀渚涇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

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原山光宓禪師 藥山夔禪師 宣州落霞和尚 朗州刺史李翺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涇原。宋元作涇源。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薯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僊天和尚 福州普光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爲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於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如思禪師章敘之。 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一日上堂

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圓受。元作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顚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倂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顚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卽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於東嶺。長慶中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

誓志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塜。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麼。曰。如何明得。石頭曰。汝還撮得空麼。曰。恁麼卽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贓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跡。後至於荊州當陽柴紫山。(五百羅漢翺翔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圖城郡。元明作郡城。)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於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抛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於郡東。(圖元注云。寂音尊者曰。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錄所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徑山國一禪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壽六十。臘三十五。及觀達觀穎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略曰。師號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卽子玉後胤也。年十五於長沙寺禮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律德得尸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眞南還。謁馬大師。大悟於言下。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歲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玄

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住澧州龍潭南岳讓禪師碑唐閩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於後有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經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覺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原集傳燈錄三十卷自曹溪下列爲兩派一曰南岳讓讓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有百丈海海出黃藥運大潙祐二人運下出臨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號潙仰宗八十四人內又有天王悟悟得龍潭信信得德山鑒鑒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號雲門宗次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益號法眼宗次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慧眞眞得幽閑閑得文賁三世便絕唯藥山得雲巖晟晟得洞山价价得曹山章是爲曹洞宗今傳燈却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人也崔子玉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玄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略云馬祖祝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渚宮一曰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探集傳燈之日非一一親住檢尋不過宛轉託入裙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迄今天下四海以傳燈爲據雖列剎隱位立宗者不能略加究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箇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攖其鋒恐白天皇處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穎禪師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賚以遍示諸方曰吾嘗疑德山洞山同出石頭下因其垂手處作用殺活不同今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信吾擇法驗人之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略書梗概以傳明達者庶知五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今按元注所引夢覺堂重校五家宗派序清沙門淨符祖燈大統中祖燈辨訛卷一駁之曰夢覺堂宗派序云張無盡疑洞山德山垂手不同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云云此謂言也夫達觀穎寂於宋仁宗嘉祐己亥除夕張無盡卒於徽宗宣和辛丑以辛丑上遡己亥經歷五帝相去六十三載無盡七十九當穎寂年僅十六歲正讀書習舉業時孜孜於文章功名且未暇而有暇於佛學卽有暇未必卽能留心宗乘能留心宗乘未必卽能討論門庭宗派中事何以知之按無盡傳云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登第回遂爲向氏婿初任主簿見梵策莊嚴遽佛然欲作無佛論時年已二十有餘矣後訪同列得維摩經讀之始信向佛乘夫以二十有餘之年且不奈見梵策之莊嚴則其於佛門尚未生信可知矣而於穎未寂前十數歲之書生又詎能討論門庭宗派輿夫垂手不同之事哉漕乃云從穎處得符載碑又討得丘玄素碑然乎否乎且無盡留心宗乘竟在晚年元祐六年辛未爲江西漕見兜率悅於拓鉢話有疑夜半觸翻溺器乃得徹悟時年已五十且此持論據云今以丘符二碑證之方知吾擇法驗人之不謬則垂手不同之論必在得碑之前豈十餘歲志學之書生遽能發此宗乘堂輿語言耶此在已見兜率徹悟之後或少可信若云在穎未寂之前則孩重拍昏斷不能有及於此然則無盡之於達觀尚末曾有一面之晤何有此得碑之語此直後人假捏正無根虛安之談耳又祖燈大統卷九十六引黃居士端伯爲考定宗派事嘗有

告示。其略曰。余閱景德傳燈錄。明載天皇悟得法於石頭。而雲門法眼俱宗青原。此實錄也。乃五燈會元小註。妄稱荊州有兩道悟。一住城西天王寺。一住城東天皇寺。遂疑龍潭爲天王法嗣。而歷引僞碑梗證之。然僅存疑案於旁。不敢徑換其宗派。蓋以雲門法眼之裔。不肯認馬祖爲本宗故也。近閱新刻禪燈世譜。徑改天皇悟爲天王悟。而雲門法眼並宗南嶽。余心疑之。而無以難也。丁丑夏。天童寄我雪峯廣錄一册。讀至雪峯玄沙答閩王話內。稱山僧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祕密法門。然後信景德傳燈錄之有據也。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卽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麼。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躂倒汝麼。師曰。若躂倒。卽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覰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

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圀邈．元作貌。)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飮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卽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闇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麼生。保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爲塔。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模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於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什麼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於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卽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敢明。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和尙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某甲只恁麼。和尙尊意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苕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尙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

㚷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華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底。（底元作壑。）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間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却曰，大衆，這僧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什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化。甘行者

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曰、若有人卽却送來、無人卽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圀迷下、宋元有送。）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師問僧、見說汝解算、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雲巖後來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己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圀侍者、宋元無。）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麼。師曰、只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朗州刺史李翶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翶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翶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翶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翶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翶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翶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翶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

無迭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師大（圖大明作太）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虛建塔於院東隅。敕諡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圖本下元明有來）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麼。（圖麼宋元明無）僧曰。和尚過在什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圖上六字元作發足何處。僧云）漢國。師曰。漢國主人（圖主人元作天子）還重佛法麼。僧云。（圖云下元有苦哉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圖若元無）問著（圖著宋無）別人即（圖即元作則）禍生。師云。作麼生。（圖作麼生元作作什麼嚼）僧云。（圖上七字宋無）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圖上十字宋作尚不見有人更有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圖受戒得多少夏元作闍梨受戒來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椀躂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

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揚眉動目外鑒某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卽眞物。石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卽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石頭問。什麼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什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日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麼。僧曰。頭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尙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図之。原無。依宋元補。）測。師家居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図崇下。宋元有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僧（図僧。宋磧作師。明作又。）曰。有處（図僧曰有處。元無。）卽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尙。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卽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眼在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麼。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却（図却。宋元作卽。）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卽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

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投子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麼。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垛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眞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強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參。遶師三帀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參衆。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僧曰。且參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爲什麼不

祗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卽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祗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臥次。椑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椑云。臥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椑云。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椑樹坐次。師云。作什麼。椑云。和南。師云。隔闊來多少時。椑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雲巖曰。以無爲爲座。雲巖却問溈山。溈山曰。以諸法空爲座。溈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溈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燄。阿那箇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更請一問。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裩。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四（圖四。元作三。）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裩。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

向什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去(圖去，宋磧元明均作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諸。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祗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會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缾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圖大，明作太。)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於石霜山之陽。敕諡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潙山。潙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

卽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潙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卽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圖上五字，宋元作如何。）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潙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潙山云。恁麼卽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箒云。這箇（圖這箇，宋元無。）是第幾月。潙山（圖潙山，宋元作師。）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圖設，宋元無。）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暫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聞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

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墳。敕諡無住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問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貓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卽佛戒何用。山云。猶掛脣齒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麼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喚什麼作戒。藥咄。這饒舌沙彌。（圖饒舌沙彌。宋元作沙彌饒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雨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曬（圖曬。元作殺。）濕。師曰。不

打這箇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什麼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麼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到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卽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卽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卽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卽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祗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

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圈上五字。原作何況取之。今依宋明改。）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來。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麼。師曰文殊道闍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圈師詣法席次至只射得半個漢三十二字。元作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乃扣弓絃三下。師便作禮。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師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絃上辨。師無對。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麼相當。阿你欲學麼。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麼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麼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僧曰。學

入蹋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卽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卽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卽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卽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胸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胸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卽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汾 符分切。州名。 髭 卽移切。 詵 所臻切。 晟 承正切。 椑 邊迷切。 虙 房六切。 蘧 渠龜切。 妊 汝鴆切。孕也。 獠 魯皓切。西南夷謂之獠。 釃 山宜切。漉也。 吻 忘粉切。口脣邊曰吻。 濬 私閏切。深也。 憧 尺容切。憧憧往來不絕貌。 廠 昌兩切。屋無壁曰廠。 爨 七亂切。進火也。 躂 他達切。足跌也。 黯 乙減切。深黑也。 斲 竹角切。斫也。 跛 補火切。 挈 丘竭切。 痿 於爲切。痺疾也。 齩 五巧切。齧也。 翱 五勞切。 迭 徒結切。更也。 瞥 普蔑切。猶忽也。 窅 烏皎切。抒也。 憤 房吻切。懣也。 悱 敷尾切。欲言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祿淸和尚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見錄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第五世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一十二人見錄

第二世投子温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嵕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

和尚　九嵕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桂陽龍福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劍南人也。姓周氏、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答皆一語而已。(前章出之。)師卽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師抵於潙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潙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

具威儀再參。纔跨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溈山晚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溈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溈曰，是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創院。鑒即第一世住也。圖注中第一世，宋元明作第二世。　師上堂謂衆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答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什麼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上船圖上船，元作未跨船舷。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麼生。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什麼處下手。　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麼。云，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入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日

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什麼心行。明昭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胸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這箇漢。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木杖子。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這漢。是肯底語不肯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師上堂曰。問卽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卽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這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貓兒意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爺阿爺。師復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敕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尙。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卽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尙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卽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尙。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卽失。閉口卽喪。去却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踈（圖踈.宋元明作疏。與標目合。）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卽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於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偏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値色身安健。不値諸難。

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䭔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卽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缾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諗二師互相問讎。廣如本集。其辭句簡捷。意趣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逸羣之用。)自爾師道聞於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脣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答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敎汝垛(校。垛宋玉作操。)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誑嚇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垛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

輩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钁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卽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驀召云。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圖二上，宋元有此。]途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不涉二途[圖二途，宋元無。]者。師云。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圖罔，元作彷。]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辯[圖此及下辯字，宋元明均作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辯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卽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

一等是水。為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眞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為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呑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為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為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圖請。宋、元作為。)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為闍黎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

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於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諡慈濟大師。塔曰眞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卽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迹。起坐絶人知。僧曰。如何卽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於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圖元注云。按塔銘云。師姓許氏。吳興人。七歲去氏於烏墩光福寺。八年於京師受具戒。抵豫章。得心印於翠微。後結廬於道場山。猛摯之獸馴服如奉教。）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偏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靑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潙山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潙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潙山又云。莫欺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缾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於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錐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日勤執侍。全於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廣語出別卷。） 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卽差。不分卽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卽打破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麼。曰（圈曰。宋元作問。）到這裏爲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師歸方丈。有僧在明牕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麼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麼道死急。若不會。作麼生。）

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偏界不曾藏、也須會擧來始得會。亂說卽不可。雲蓋問、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麼生。若道一般前來爲什麼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臥時卽有、坐時卽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擧洞山參次示衆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擧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迎來送去爲當是落路下草、爲復一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意、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鄉曲也。不見也會著箇語云恁麼卽不去也。師止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己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葬於院之西北隅。敕諡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卽打去也。道吾曰、打卽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禮辭往石霜。擧前語及打道吾之事、今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祿清和尙。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値馬祖諱晨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卽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尙莫壓良爲賤。次參潙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潙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潙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尙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卽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卽良价不聞和尙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尙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図說法。宋元作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図終難會。宋元作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可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尙。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晩却來。師曰。待和尙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尙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眞不。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只這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有僧問

曰。先師道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卽不問。且如說佛界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卽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今筠州也。）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雖然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卽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卽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皎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皎闍黎又向這裏覓箇什麼。）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麼卽闍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黎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

救卽是。不救卽是。師曰。救卽雙目不覩。不救卽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雲居膺別前語云。待某甲有口卽道。長慶稜別云。恁麽卽某甲謹退。）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卽別。學人與和尙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尙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闍黎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闍黎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尙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尙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卽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黎何不

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缾。終不爲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卽便殺上座也。上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顚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佛。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 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黎也無。僧曰。允卽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卽不無。人覺卽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出麼。他道行卽不無人覺卽乖。師令再問是什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而問。請斷看。 僧却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生。權云。封皮原二寸。 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什麼迴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覓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這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黎。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幹。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卽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因法中拄杖下。宋元有擬之。 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將爲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客中辯主尙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卽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得不是客中主。)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尙有何言句。但道雲巖路欲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卽雲巖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爲吾除。(圖除下宋元有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尙法號。師曰。吾名(圖名上宋元有閑)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尙病。(圖病宋元作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尙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尙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卽不見有病。師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圖中元明作普。)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勅諡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昔在泐潭。尋譯大藏。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幷激勵道俗偈頌誡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答。如彼章出之。)師有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荼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尙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卽過

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麽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麽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麽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麽。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帀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麽我不恁麽。汝不恁麽我却恁麽。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澧州。(圀澧州元作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棹而至。師資道契。徵眹不留。(語見船子章。)師比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於夾山。遽成院宇。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

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闍黎。師說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淸淸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烹一椀過於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某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問曰。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爲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

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再闢玄樞迨於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語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於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敕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温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卽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澹黃虀。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卽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圀沉．宋玉元作治。

濠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諸。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

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瓮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巵。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嵕。及至到來只見一嵕。師曰。闍黎只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華麤。

盤山和尚。（幽州第二世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須（圖須宋元作如）。石女兒去。

安州九嵕敬慧禪師。（第二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邢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偏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賚（圖賚宋元作鄑）。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稚信內典尤重於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於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摳衣密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音釋○歙失涉切。郡名。嵕子紅切。丱古患切。丫角貌。袂彌蔽切。袖也。鏌鋣鏌靡各切。鋣以遮切。鏌鋣劍名。硬魚孟切。堅也。笊側教切。覿徒歷切。見也。逗徒候切。投合也。嚇呼格切。以口距人曰嚇。懆七到切。性快也。伶傳伶郎丁切。傳普丁切。伶傳孤單貌。丫於加切。丫角丱髻也。薙丈几切。芟也。屐奇逆切。木屩也。淦古闇切。水名也。屹其迄切。山貌。杌五骨切。木無枝也。僖許纚切。齎祖稽切。持也。莧狹襉切。蝦蟆蝦胡加切。蟆莫霞切。愜苦協切。快也。悚息拱切。懼也。晷居洧切。日景也。峴胡典切。匾檐匾補典切。檐丁紺切。畬詩遮切。田也。虀祖稽切。菜也。瓮烏貢切。大罌也。蛆七余切。欻許勿切。忽也。菅古閑切。白茅也。又苦也。摳苦侯切。褰衣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德山鵶湖紹爽大師　鳳翔府垢和尚　盆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図垢和尚宋元作無垢和尚。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捿巖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座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郢州正覺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第二世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錄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郢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闍山和尚　盆州棲穆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盆州夾山院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安福延休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清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爲友。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於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未打。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堂。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也秖得三年。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驀然指一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雪峯。師庵於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

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毒塗鼓。(圖毒塗鼓。元均作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卽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卽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卽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闇。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勢。(圖原作聲。今依元明改。)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趁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

與抛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僧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呼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淸嚴大師．塔曰出塵。（圖 雪峯在德山作飯頭段．擎鉢下法堂．元作掌鉢至法堂上。老和尚．元作托鉢。會末後句．宋玉作會句。下同。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堂．宋玉作說法竟大衆下堂．師於僧堂前。三年後上．宋玉元有德山。）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眞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摽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

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踢倒。栖起來汗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爲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尙去。師曰.徑山若(圀若。原清誤苦。依餘本改。)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卽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怤(鏡清怤卽順德大師。)這僧過在什麼處便喫棒。怤曰.問徑山得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怤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東禪齊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爲什麼被打。若不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卽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卽長慶。)吾見潙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卽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卽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闍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

（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擧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喫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無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檢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溈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溈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卽未會溈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溈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溈山。是讚歎溈山去。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圖注中是讚歎溈山去之去字。元作此。連下讀。）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擧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擧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鵝湖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擧拂子曰。這箇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擧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

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箇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名。爲什麼章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插瓜虀。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得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校】僧問拈搥竪佛段。其僧自低頭出。宋玉元作其僧自把頭出。）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覩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持（【校】持。元作號。下同。）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橛。（【校】上六字。宋玉元作汝似一團鐵。）師遂摳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趁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卽屈著汝。僧曰、教學人作麼生卽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卽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卽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閩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於石霜之室。凾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疇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圈教、宋磧元作致。) 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敍。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摽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於謝山。其道

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圖他。宋元作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於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什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闤內不周。曰流光與闤內相去多少。師曰。淥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亘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卽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麼。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

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奈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眞心妄心是如何。師曰。是立眞顯妄。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闇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偸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卽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瀏潭而終。諡大覺禪師。塔曰圓寂。（校百歲老人分夜燈。宋磧元作同歲老人分夜燈。）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卽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章出之）　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

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呑蛇（[図]蛇，宋玉無。）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麼。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臥。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諡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傴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輝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麼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趁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卽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皷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廣大勿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繢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圀以宋作似）苟我顏色。敎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三世住）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卽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黎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

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於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諡眞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不知何許人也。沉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陞於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謂（圖謂宋元作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遙邇傳播．達於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然（圖然．宋元作延。）燎．師之力也。（圖元注云。畬山謠○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帽。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瑩禽野鶴無因依。白雲迴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茅草肥。年年斫罷仍栽鋤。千秋終是難口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丱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於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謂自己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闍黎且莫草草忽忽．谿山各異．雲月是

同。闍黎坐却天下人舌頭卽不無。(圜闍黎坐却天下人舌頭卽不無。宋玉作闍梨掐却天下人舌頭卽得。)爭敎無舌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啣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卽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於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闤闠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於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疎。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蕘。稊稗終難映。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掛明闇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敎意是一是二。師曰。

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靑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鸎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烏沉始得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如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校〕澤。元作擇。下注中澤字同。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概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

師二山開法、語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徹。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卽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卽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卽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黎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於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導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辯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眞大師。塔曰本空。

郢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

尙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羂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尙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眞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峯和尙。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尙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尙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

麼。卽不識和尙朱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靑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淸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圖二宋元作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於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譚麼。譚云。不敢。云。多少口。譚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屙。譚云。向韶山口裏屙。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屙。譚無對。師便打。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靑靑鬱鬱處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卽是。闍黎有什麼事。遵云。擬伸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調

蕩〔𡈁調蕩.宋元作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云.與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學人即與麼.師意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遵云.莫便是和尙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玉漏.〔玉〔圖〕作樓.宋元作樓。元注云.卿公事苑云.當作玉耬.謂耬犂也。耕人用耬所以布子種。禪錄所謂看耬打耬.正謂是也。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耕種.因教民作耬犂.省力過半。然耬乃陸種之具.南人多不識之.故詳出焉。音樓。〕不是行家作。遵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不禮拜。一日又問.闍黎有衝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呑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橫劍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一鑒。師云.不鑒。遵云.爲什麼不鑒。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遵方禮拜。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尙.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尙什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這尿牀鬼。僧問.和尙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

嘉州白水寺和尙。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尙。〔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

生寶。莫謾垂鈎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郎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鈎。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音釋○奭 施隻切。 鄆 禹慍切。地名。 迤邐 迤。移爾切。邐。力紙切。迤邐。因循也。 搦 女角切。按也。 曬 所賣切。日乾也。 踼 徒浪切。倒也。 毳 充芮切。 傳 側吏切。插刃也。 葷 許云切。辛臭也。 茹 人恕切。食也。又菜也。 襁褓 繈。居兩切。褓。博浩切。繈褓。小兒繃也。 麈 之庾切。鹿屬。 羚 郎丁切。羊名。 摹 摹各切。摸捺也。 診 章忍切。候脈也。 躊躇 躊。直由切。躇。直朱切。躊躇。猶豫也。 閫 苦本切。閫也。 貌 莫角切。描畫也。 繇 夷周切。 繢 胡對切。畫也。 燎 力昭切。縱火也。 涔 鋤簪切。地名。 闤闠 闤。獲頑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門也。 鬻 余六切。賣也。 芻蕘 芻。齒俞切。草也。蕘。如招切。薪也。 稊稗 稊。杜奚切。稗。蒲拜切。稊稗。似穀穢草也。 彷徨 彷。蒲光切。徨。胡光切。彷徨。猶徘徊也。 颯 蘇合切。風聲也。 締構 締。丁計切。結也。構。古候切。架也。 徼 居影切。戒也。 罥 古泫切。綰也。 鍛 丁貫切。鍛煉也。 颼 所鳩切。風貌。 恙 餘亮切。疾也。 魯般 般。博關切。魯般。入名。 獬豸 獬。下買切。豸。宅買切。獬豸。獸似羊一角。 滂沱 滂。鋪郎切。沲。徒河切。滂沲。大雨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一十八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州白馬遁儒禪師圀洛州，宋元作洛京。與本章合。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踈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大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邵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大原，宋元作太原。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

山第二世和尙　陝府龍峻山和尙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尙大光山玄禪師　漳州藤霞和尙　宋州淨覺和尙　華州崇勝證和尙　鄂州永壽和尙　鄂州靈竹和尙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八人見錄

新羅清院和尙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尙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牟和尙

台州涌泉京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圀京欣。宋元作景欣。與十六卷本章合。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臥龍和尙　彭州天台和尙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新羅瑞巖和尙　新羅泊嚴和尙　新羅大嶺和尙

潭州中雲蓋山和尙法嗣一人見錄

雲蓋山景和尙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道德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桎梏於律儀耶。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闍黎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卽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黎．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阿那箇山堪住。曰．阿那箇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卽國內總被闍黎占卻也。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卽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　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膺闍黎。師合醬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醬。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袈裟下不明大事．失卻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腳．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可觀上座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卽今作麼生。觀曰．道卽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闍黎。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痒和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尙。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卻門。問．馬祖出八十四(圖四．宋元作八。)人善知識．未審和尙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擧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卻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尙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卽應墮惡道．靜卽爲人輕賤。(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一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圖且．元作峭。下句同。)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尙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尙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什麼不

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恠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卻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汝彊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鍵.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周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敍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勑諡弘覺大師.塔曰圓寂。(圖若有路卽與和尙隔生去也之生字.大正藏所校明本作山。)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黎名什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於撫州曹山。後居

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卽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卻疑。曰。和尚爲什麼卻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眞。師曰。卽相卽眞。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卽幻卽顯。(法眼別云。幻卽無當。)曰。恁麼卽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脣。(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卽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卻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

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師問彊德上座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卽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遇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爲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老漢。（[校]老漢。元作孝滿。）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爲復別有道理。還斷得麼。只如問。這僧舉問曹山。伊還有會處麼。忽爾問上座年多少。別作麼生祇對。）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爲什麼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採些子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枯木

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圀不明作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淸。其僧復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尙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一。門人奉眞骨樹塔。勅諡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住。亦云中洞山。)初問洞山价和尙。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膺進語云。終不敢孤負和尙足下煙生。洞山云。步步玄者即是功到。)暨价和尙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尙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尙問曰。學人自到和尙法席一箇餘月。每日和尙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擧前語問洞山。洞山云。闍黎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東禪齊云。此三人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什麼處。)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尙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擧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圀泝明作)

逆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摳衣八稔。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

一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玉兎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東禪齊云。是什麼是問訊與上座十二時中是什麼時節。國注中問訊上。宋元無是字。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於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上間搬柴。下間鉏地。時第一座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生。曰。反仄。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卽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什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這箇是什麼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荼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蜆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暮卽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尙。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

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卽今是什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什麼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卽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號青林和尚。)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价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於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鎞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卽謝師醫。師便打。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師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

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驪珠。空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什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乎到來爲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干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僧云。恁麼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瞥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來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趁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含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

師曰。我這裏一屙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尙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僧無對。師便打。㘝元注云。十一卷又收在徑山鑒宗下。何也。

潭州寶蓋山和尙。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掛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蹋不著。曰。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箇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摽則。㘝摽。元作標。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尙道。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尙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洞山曰。通闍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鑁頭通。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是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團剳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卽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汚。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

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滅後。勑謚證眞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師曰。敎我委付阿誰。鏡淸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淸曰。不敢。師曰。還有臥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檜樹否。曰。恁麼卽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然曰。不可爲闍黎一人荒却長生山也。玄沙聞之曰。然師兄佛法卽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厥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尚所說。）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踈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鎦鏃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繼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老漢。僧無對。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擧香嚴語問鏡淸。肯重不得全。怤道者作麼生會。怤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怤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因鼓山擧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卽得。若約病僧卽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世。）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

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上堂。有僧（圖上四字。宋元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芒叢。四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舁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眞呈師。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踢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撥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内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

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圀得，宋元無。）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纔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卽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拄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卽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口（圀口，宋元作合。）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行思禪師第六世）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沉思良久。巖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然。巖頭頻召與語。徵讎無忒。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臥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

何。師曰。猶有柱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淸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卽被覆載。淸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卽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卽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怱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抛却眞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校 郡。原誤羣。依錄本改。）之長溪（校 溪。宋元明作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淸涼山。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陞座。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

何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座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卽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曰。百鳥啣苦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溪（圖溪，標目作谿，宋元明標目本章均作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衣示偈曰。

迦葉上名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

汝道什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後參師法眼，方明厥旨。住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為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兔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傳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卽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為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世住。)僧問。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尙。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諱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尙。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尙。第三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淸院和尙。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尙。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尙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確擣磨

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尙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図機。宋元無。〕

吉州秋山和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卽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飣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嶽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卽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華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眞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尙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

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概。遂棲心(圖心。元作止。)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鍬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蹋倒鍬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眞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己喪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罏。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卽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行(圖行。卍字藏校云。一作問。)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卽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啟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諡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洑潭牟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泉問。去甚處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钁斸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

華項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正作鬧時如何。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臥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先住天台。）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體得爲什麼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淸。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

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音釋〇遁（徒困切。）蜆（音顯。）桎梏（桎・之日切。足械也。梏・古沃切。手械也。）倭（烏禾切。國名。）汭（而稅切。）礏（普木切。白礏也。）靸（蘇合切。靸鞋・草履也。）蠱（公戶切。蠱毒也。）泝（桑故切。逆流而上也。）稔（如甚切。年也。）蟾蜍（蟾・視占切。蜍・常如切。蟾蜍・蝦蟆也。）藺（良刃切。）鎞（邊迷切。掠器也。）鑛（古猛切。銅鐵朴也。）啗（徒感切。食也。）杉欅（杉・所咸切。欅・山戛切。杉欅・並木名。）矬（昨禾切。矮短也。）筈（古活切。箭筈也。）媼（烏老切。女老稱也。）寨（鋤戒切。營寨也。）莞（戶版切。小笑貌。）矮（於駭切。矬短也。）犴（寒岸二音。胡地野犬也。）狢（余玉切。獸・如赤豹・五尾。）拓（他各切。斥開也。）擣（都皓切。舂也。）毿毿（先含切。毿毿者・毛長貌。）轟（虎橫切。車聲也。）飣（丁定切。貯器食也。）睴（胡本切。困視貌。）斸（陟玉切。斫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一十四人（八人見錄）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册寺道怤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圖福州鼓山神晏國師・宋元本在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後。與本章合。）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弇禪師　杭州龍華寺照禪師（圖照・宋元作靈照。）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破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眞實爲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讃。是汝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卽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眞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覩。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

問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尙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箇稱說。尙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尙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尙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圖知。宋元作如。〕巔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覩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髑髏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眞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箇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闇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顚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旣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卽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尙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謴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旣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敎。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寱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

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澹淨。恁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覲去。不用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衆曰。是汝眞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敎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愶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夫學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亦得覲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啝啝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什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道，

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闇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得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只大作羣隊、於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峯令訪於師。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拊掌

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畬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指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報只(圈只，宋元作卽。)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寱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卽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箇瞌睡寱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覯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

身命、共汝顚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元來（圖元來、宋元明作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牛。（圖牛、宋元明作頭。）又偈曰。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什麼。）師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竪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橡子恰食來、遮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喚什麼作如來。）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畐塞

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圈䙡。(圈圈䙡。宋元作棬䙡。下同。)不落圈䙡請和尚商量。師曰。抝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爲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師豈不會弟子意。若不恁麼會。只如玄沙意作麼生。若會便參取玄沙。)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斷看。)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爲什麼却成山鬼窟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云。叢林中道恁麼來。何處得無縫。還會得著不著。)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圅十下。宋元明有里。)韋曰。恁麼卽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西天有聲明三藏到。閩帥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筯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接迎。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

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偏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為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汝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眞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什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師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舁梯時．一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礙為塵．敢保勿閑人。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國注中．不為打水打水．元作不為打水。)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濬流迨今不絕．轉導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於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

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後之雪峯。疑情冰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師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醻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如火裏冰。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只遮箇。別更有。曰上座見什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祗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卽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

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尙不會。忽被闍來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闍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尙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衆曰。總似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總似今夜。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衆中道。總似如此。嫌什麼。又道。總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安國瑫和尙新得師號。師去賀。瑫出接。師問曰。師號來耶。曰。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瑫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尙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將前語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僧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吽。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

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鍊師。）遣使送衣物至云。鍊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傳語鍊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府。鍊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鍊師展兩手。閩帥問師曰。鍊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遮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舁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爲什麼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有人問僧。點什麼燈。曰。長明燈。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於大普焉。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怤。永嘉人也。姓陳氏。丱歲不食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於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恁麼卽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麼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

問頭。雪峯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卽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麼堂堂密密。雪峯起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緜密。對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閩中謂之小怤布衲。因普請處．雪峯擧溈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卽不如道怤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怤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今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鰲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鰲．鰻鰲不見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愼初護末。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擧钁作打勢。浴頭乃

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圖其下。宋元有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尙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淸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尙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鬭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你也。僧到參。師問。闍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淸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眞常爲佛。師曰。闍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眞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册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概。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卽道。曰。恁麼卽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遮箇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卽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靑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尙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搊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尙若打學人。

學人也．卽却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問．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百丈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了趁出院。僧禮拜。師曰．作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作（圖作下．明有人。）便是籠人（圖人．明無。）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法眼別云．畫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去。圖注中去字．宋元作否。）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概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普請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箇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逢一僧．放下藤．叉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卽蹋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蹋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

尙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崇壽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稠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兄。東禪齊云、如長生意作麼生。）師嘗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擧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失。上座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放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尙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於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師曰、不可爲闍黎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忿然作色擧拳訶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挐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旣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己。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尙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什麼。曰、卽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卽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

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淸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淸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卽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闍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闇。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唱宗敎。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眞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於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鎭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和尙指示入路。師曰。汝恠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

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聲聞於退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卽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教。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卽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袠。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蓋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犴狢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卽是。師曰。錯。問。學人

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款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將取去。（東禪齊拈云．此二尊宿語還有得失也無。若有．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若無得失．諸人未具行脚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棙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卽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還自恥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卽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問．從上宗乘如何擧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閩帥禮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於雪峯之

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芋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省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焉。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大拍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遮漢來遮裏插觜。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卽聞也。師曰。眞箇聾漢。漳守王公欽尙祖風。爲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瑫。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能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弇。先住漳州報恩院。 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卽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卽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尙如何。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卽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卽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卽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眞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

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恁麼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潙山。又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鷂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

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會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傅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於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於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聞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圈問凡有言句至大衆笑汝。宋元作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鋩。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什麼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嚮師道風。請居龍册寺。終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音釋○瑫吐刀切。弇音甘。艇徒頂切。船小而長曰艇。替他計切。廢也。捷疾葉切。疾也。讀古困切。劑才詣切。限劑分量也。覯古候切。見也。椿株江切。橛也。寱研計切。寐中有言也。愶虛業切。恐迫也。瞌苦盍切。眼瞌也。譸張流切。譸張誑幻也。畐拍逼切。滿也。圈襀圈。去圓切。襀。丘愧切。窒陟栗切。塞也。膊補各切。肩膊也。啖徒濫切。食也。嗢噦嗢。烏沒切。咽也。噦。於月切。嘔也。鰻鱺鰻。莫安切。鱺。力脂切。鰻鱺。魚名也。啜姝悅切。欲也。喘昌兗切。喘息也。羶尸連切。羊臭也。祛丘於切。攘却也。遘古候切。遇也。袠直質切。書衣也。棙郎計切。抖擻抖。多口切。擻。思口切。抖擻。振擧之貌。黠胡八切。黠慧也。鷂羊笑切。鷙鷂也。寘職吏切。安著也。貶剝貶。悲檢切。剝。北角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三十一人見錄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憩鶴山和尚（圖洛京。明作洛州。）　潭州溈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漳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台州十相審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爲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盧偃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眞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於雪峯。

雪峯觀其少雋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蔾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困山。毳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卽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蜀。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鈎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必（圖必、宋元作得。）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沉吟。曰、爲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圖消下、宋元明有得。）人天供養

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卽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亦曰西雙泉。以隨州有東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巑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邱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階曰。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尙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卽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

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於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 雪峯謂衆曰。諸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卽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 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卽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何(何。原淸作可。依餘本改。)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

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尙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旣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卽不無。師自別云。和尙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尙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尙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徵云。此二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卽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眞

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圖邈。元作貌。）掠看。曰。若不黠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黠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卽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敎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曰。恁麼卽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卽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敎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於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卽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圖見，明作現)。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圖薛，元作蘇)。氏。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

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卽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卽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卽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蟆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兒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二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於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爲師。開堂日。廣主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

作一場狠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麼。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敎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敎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圓燒下、元有口。)終日說事、不曾掛著脣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敎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敎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

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鬬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商量。苦〔圖苦，原清誤若。依餘本改。〕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柰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捻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躁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榼榼，到處馳騁驢脣馬觜，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卽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

鞋拋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蟹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子尙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爲佛，那箇爲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擧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圖實上元有爾若。)未有入頭處，且中私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老爺孃師長和尙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榸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薄，迨於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

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麽事。近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麽。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擧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麽有麽。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臥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麽。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麽見麽。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㮶櫟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麽。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擧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麽。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圖審。元明作會。)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從這裏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麽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麽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瘢上著艾燋。這箇一場狼藉。不是小事。你合作麽生。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擧。更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理道出。這箇是就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

老爺老孃。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麼。更有一般底、纔聞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道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槌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者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圈手、宋元作遮。)裏。曰、恰是。師曰、更踍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闇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卽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圈何下、元有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圈問、宋元無。)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棙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棙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摝。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轢中泥。圖睦州和尚至放汝三十棒。宋作睦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且放汝十棒或時云現成公案。元同。但十作三十。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還住本郡鎭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圖仁。宋元作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己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

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寱語。問．久處闇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卽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卽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寱語。問．摩騰入漢卽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卽理出三乘．花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潙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麼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第二世住。)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撑太陽。

太原孚上座。偏歷諸方名聞宇宙。(宙宋元作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於座右。雪峯纔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麼下宋元有處。)不肯和尚。

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擧目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擧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終於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麼生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卽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音釋○璠方袁切。鼐奴代切。困渠殞切。桔槔桔正作橰，吉屑切。槔古勞切。桔槔汲水機器。湍他端切。急瀨也。勦子了切。絕也。縠胡谷切。縐紗也。剜一丸切。刻也。榼榼榼克合切。榼蘇合切。榼榼囊鐵也。嚼在爵切。咀嚼也。眨側合切。目動也。棹卓皆切。澆醨澆古堯切。醨呂支切。澆醨薄也。瞠抽庚切。直視也。灸舉有切。灼也。燋子肖切。巨也。踍跳踍蒲沒切。跳他弔切。蟭蟟蟭即消切。蟟落蕭切。蟭蟟蟲名。坼丑厄切。開坼也。毆於口切。捶擊也。勁居正切。纊苦謗切。絮之細者曰纊。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一十九人見錄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　洪州同安丕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稽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阤珏和尚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昌白雲減禪師　潭州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廬山治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棲山慧志禪師　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阤珏之阤，元注云與嶺同。建昌，宋元作建州。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一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一十二人見錄

疎山證禪師第二世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檗慧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筠州五峯山行機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道泰和尚　撫州疎山和尚　筠州黃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檗山巖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圈洛京靈泉歸仁禪師・宋元本在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後。與本章合。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澧州太守雷滿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六人見錄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郢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臥龍和尚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單州東禪和尚　鄜州善雅和尚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州龍谿和尚桂陽志通禪師　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潭州文殊和尚祥州大嚴白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我師矣。尋抵於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卽沒交涉。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爲師。後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未陞階。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階禮拜。夾山又問。闍黎與什麼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於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卽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窗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卽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麼。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

到雲居前在什麽處。對曰．天台國淸。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尙教上座送茶。曰．和尙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釅茶三五碗．意在钁頭邊。夾山曰．瓶有傾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擧目。師又問曰．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迴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圖常．原淸作當。依餘本改。）之旨．人焉廋（圖廋．原誤瘦。今依餘本改。）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取侵去。師以拄杖驀口拄。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麽。問．如何是點額魚。師云。不透波瀾。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麽卽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靑雲事作麽生。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圖早朝．宋玉元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師曰．要蹋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麽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麽。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

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云。告阿誰。曰如何卽是。師曰。從人覓卽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卽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世 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帀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廁坑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枷五棒。問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卽今事作麼生。曰隨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恁麼卽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卽攫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卽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者箇人。曰恁麼卽某甲未曾祗對。珍重。師後住兜率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棋。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眞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爲第一座。屬膺和尚將臨順寂。主事僧問誰當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僉議。舉第二座爲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卽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旣密承師記。略不辭免。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罔循規式。師詧其情。乃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什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敎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於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第三世。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淸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卽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拂拭。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

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卽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卽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只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云。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第三世。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旣相逢。爲什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燄時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者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麼。師便作輪椎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豎高樓。曰。恁麼卽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師道。師云。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第四世。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鑑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

曰大好不鑑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隂珏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卽呑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憨作麼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卽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卽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如何履踐卽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眞性師曰寬寬莫摿損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眞心。師曰。欺者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慳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鎭縣不遙。闍黎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椀盤。問。千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峯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眞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對。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図使。元作作。）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

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衆曰。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皆總辦。是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了悟。（第二世住。先住荷玉山。）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闍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魯祖面壁。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

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師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問久嚮盧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逢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卽差。動念卽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卽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花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卽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

樹頭心。問。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尙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花開。師嘗著眞贊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飽叢林。）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鐙。問。和尙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祗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卽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卽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卽不無。名箇甚麼。曰。只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卽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尙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卽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箇什麼。曰。與和尙同姓。師曰。同姓卽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卽向和尙道。師曰。卽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圖匡一下。宋元有定覺。）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淸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巑岏。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迥透靑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

作箇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嚙日中草。

前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逢(圖逢。宋磧元作邊。)神廟子。見者盡勤(圖勤。元作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兔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肯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撫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洞山第三世。)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按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撫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羂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為人處。師曰。殷勤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身為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江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屬夾山和尚示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圖山下。宋元有坐道場。)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

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徒曰。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花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偏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偏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雞堅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烏鳶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櫳。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為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第一世。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茫茫。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茆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擡摠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者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化府青剉山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花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師乃省悟。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采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圖下。宋磧玉元明作不。）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蝨之絲。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安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通祕鍵。尋回洛卜於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惟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棲笠。觸之卽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酬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屯於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

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徑。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南北東西去也。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花。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寒暑。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當後(圖當後。宋玉元作後當。)榮顯。爲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囑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併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他(圖他。宋磧玉元作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跏趺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於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蓸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峯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齎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請說法要。師請於每年(圖於每年。宋元作每年於天台山。)

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天台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師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懃懃懸記應矣。師上堂謂衆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話。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汝道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卽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爲隱跡。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剋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

疎山證禪師。(第二世。)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甚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十世。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上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贊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毫芒。明照禪師。詎曰違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疎山曰。𡉏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𡉏塞虛空。不如不去。疎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祗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第二世。終於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顋。問。隨緣認得時如何。

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臥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花。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爲什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者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齏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世。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眞中眞。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雞玉兎聽繞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第一世。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疎山之室。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圖嗣阿誰。宋元作事若何。)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黎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合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於院後。經二稔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闍維。收舍利眞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劍。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因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書。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圖披。原誤彼。依餘本改。)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安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普曰。四面是山。闍黎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座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踴。師囑之曰。祇對和尚時。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

帥王公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創永安禪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卽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爽道。被（圖被，宋元作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晉開運丙午歲冬。鳴犍椎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腳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圖信，明作性。）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蝃蝀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於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卽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於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汝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

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尙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尙。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尙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尙。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圀問。元明作門。)拈不出。

京兆臥龍和尙。初開堂。有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揮(圀揮。元作暉。)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淸院師巍和尙。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遙逈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迴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掛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門切忌更喃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迴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雖則沍凝呈瑞色。太陽輝後卻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投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渥渥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仄東山低。新到莫辭三擔(圖擔宋元作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卻成迷。師肉髻羅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年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謚眞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一箇槪。作麼生免得下槪。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尙。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則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問。請師挑摘。師曰。擂鼓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尙。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尙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音釋○惲於粉切。嵇胡雞切。阾玨阾。良郢切。玨。古岳切。瑋羽鬼切。嶼似與切。斌卑民切。璘力珍切。鄜方朱切。州名。潺士山切。潺潺。水流聲也。瀑蒲木切。飛泉也。淥盧谷切。水綠色也。釅魚念切。味厚也。擭屋號也。詧楚點切。與察同。搕克盍切。築也。郴丑林切。州名。僜徒亘切。巑岏巑。在丸切。岏。五丸切。巑岏山銳貌。鳶以專切。鴟也。櫳盧紅切。牕也。攏力董切。螘魚豈切。與蟻同。糝桑感切。米粒也。鍵渠偃切。關鍵也。痂古牙切。乾瘍也。飼詳吏切。餧也。聃丁含切。耳大垂也。鬅步崩切。髮短也。娠失人切。孕也。僰蒲北切。夷名。螮蝀螮。都計切。蝀。多貢切。螮蝀虹蜺也。諳烏含切。練歷也。宕徒浪切。揥他狄切。與摘同。擂盧對切。擊鼓也。正作擂。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宋　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上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　福州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螺峯沖奥禪師　泉州睡龍山和尚　天台雲峯光緒禪師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　福州永興祿和尚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法嗣二十六人見錄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　杭州龍華彦球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　廬山開先紹宗禪師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　杭州傾心法瑫禪師　福州水陸洪儼禪師　杭州廣嚴咸澤禪師　福州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　福州枕峯青換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長慶弘辯大師　福州東禪可隆大師　福州僊宗守玭禪師　撫州永安懷烈大師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閩令含，原清作令舍，今依宋磧元明改。）　新羅龜山和尚　吉州龍須山道殷禪師　福州祥光澄靜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杭州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　復州資福智遠禪師（筠州洞山龜端禪師　溫州景豐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法嗣法進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恩懷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妙濟師浩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杭州天竺山子儀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禪師　福州鼓山智嚴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禪師　泉州鳳凰山強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鼓山智嶽禪師　襄州定慧和尚　福州鼓山清諤禪師

金陵淨德沖煦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和尚第七世

前福州玄沙師備禪師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人也。姓李氏。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辭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犯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宗一大師一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嘗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什麼。玄沙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玄沙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什麼。曰。桂琛亦喚作竹木。玄沙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玄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請於閩

城西之石山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駐錫焉。僅逾一紀。後遷止漳州羅漢院。大闡玄要。學徒臻湊。師上堂曰。宗門玄妙。爲當只恁麼耶。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擧箇什麼。若無去。不可將三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三箇字。謂宗敎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敎乘。便是敎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什麼作平實。把什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什麼。揀箇什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鵶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只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容也。若不相及。又什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什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呑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你道。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問。八字不成。以字不是。時如何。師曰。汝實不會。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注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什麼身。曰。恁麼卽無身也。師曰。苦痛深。師上堂。纔坐。有

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什麼。師曰，什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表裏看取。問，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因請保福齋，令人去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是不慈悲。師翫月，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僧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來，舉拂子。曰，還會麼。僧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師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箒，爲什麼不讚歎。（玄覺云，一般豎起拂子，拈一種物，有肯底，有不肯底道理。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什麼作家。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秦州來。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什麼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曰，鸚鵡出在隴州。師曰，也不較多。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何不且在彼中。僧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什麼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師住地藏時，僧報云，保福和尚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法眼云，蒼天蒼天。）後王公上雪峯施衆僧衣。時有從弇上座者不在。有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師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什麼。師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云，什麼處是貪處。師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什麼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云，好一朶牡丹花。長慶云，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朶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只如羅漢恁麼道，落在什麼處。）師問僧，汝在招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僧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舉。僧曰，和尚因什麼如此。

師曰、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二時相助。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是汝本來心。僧問、師居寶座說法度人、未審度什麼人。師曰、汝也居寶座、度什麼人。僧問、鏡裏看形見不難、如何是鏡。師曰、還見形麼。僧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末。師曰、總有也。師因疾、僧問、和尙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僧曰、和尙問阿誰。師曰、問汝。僧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師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復居閩城舊止、徧遊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壽六十有二。臘四十。荼毗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隅。稟遺敎也。淸泰二年己(圈己、宋磧元明作乙。)未十二月望日入塔。諡曰眞應禪師。

福州臥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第二世住、亦曰中塔。)泉州莆田人也。龜洋山出家。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乎。玄沙曰、球子得。王氏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國師曰、臥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氏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氏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謂衆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麼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道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師上堂謂衆曰、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我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筯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

究竟。僧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己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麼。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眞實。師曰。汝替我道。僧曰。或有不辨者作麼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師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致髑髏𢹂損。問。如何是靈山會上事。師曰。少得靈利底。僧曰。忽遇靈利底作麼生。師曰。這懵懂漢。師上堂示衆曰。諸人若要商量。向髑髏後通取消息來相共商量。這裏不曾障人光明。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再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僧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暖在。師唐（圖唐。元作梁。是。）乾化三年癸酉八月十七日不疾而逝。

杭州天龍寺重機明眞大師。台州黃巖人也。自玄沙得法。迴入浙中。錢武肅王請說法住持。上堂示衆曰。若直舉宗風獨唱本分事。便同於頑石。若言絕凡聖消息。無大地山河盡十方世界都是一隻眼。此乃事不獲已恁麼道。所以常說。盲聾瘖瘂是僊陀。滿眼時人不奈何。只向目前須體妙。身心萬象與森羅。僧問。如何是璿璣不動。師曰。青山數重。僧曰。如何是寂爾無垠。師曰。白雲一帶。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兔角生也。僧曰。如何是隨照失宗。師曰。龜毛落也。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誰人不知有。僧曰。出水後如何。師曰。馨香目擊。問。朗月輝空時如何。師曰。正是分光景。何消指玉樓。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大師。初開堂日。有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僧曰。古人爲什麼道

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子。僧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擧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爭奈何。僧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大闡國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僧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婺州金華山國泰院瑫禪師。上堂曰、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眞心。所以玄沙和尙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爭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上太遲生。問、如何是毗盧。（圖盧下。元有師。）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唐土卽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僧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擧揚。師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僧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己。問、潭淸月現是何人境界。師曰、不干你事。僧曰、相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什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僧曰、此量爲什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師上堂曰、不要擧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切（圖切。元明作且。）喜勿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眞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僧曰、卽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什麼。問、學人擬申一問請師裁。師

曰。不裁。僧曰。爲什麼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敎。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僧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答話。師曰。把紙筆來錄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僧曰。學人卽今（圖今。原作令。今從磧元改。）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問。承古人有言。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毛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近前來向你道。僧曰。如何是鼻孔毛觸家風。師曰。退後去。別時來。

福州螺峯沖奧明法大師。先住白龍。師上堂曰。人人具足。人人成見。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答俱備。僧曰。恁麼卽眞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師上堂舉拄杖云。三十年住山得此拄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昭慶聞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招慶以杖下地拄行。）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大師。上堂曰。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福州永泰人也。泉州百丈村兜率院受業。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

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刳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遊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卽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耶耶。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什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攛之。淸豁沖煦二長老響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値師採粟。豁問曰。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什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什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師揖曰。去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擾。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豁雖承指喩。而後於睡龍印可。乃嗣睡龍。住漳州保福。（國淸豁沖煦二長老響師名之響。宋元明作嚮。）

福州蓮華山永興祿和尙。閩王請師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云。大王大衆聽。已有眞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國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天台山國淸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尙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敎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

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圖忘元作安。)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前福州長慶院慧稜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自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暨稜和尚召入長樂府。盛化於西院。師繼踵住於招慶。學衆如故。師上堂曰。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什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謂衆曰。招慶今夜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僧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味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味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僧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曰。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顚八倒。問。學人根思遲迴。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僧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麼須得汝親問始得。師問僧。什麼處去來。僧

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僧曰。有。師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僧曰。作麼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沒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麼。師上堂。僧衆擁法座。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麼相促相拶作麼。擬心早勿交涉。更上門戶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拋與諸人。好麼。師復問。還接得也未。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汝諸人得恁麼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麼快。纔見便負將去。亦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從後。攛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麼。珍重。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大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只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榜樣。時有僧問。郡尊請師。如何舉揚宗旨。師曰。汝到別處。切忌謬傳。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湧出。師曰。是什麼。僧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僧曰。酌然俊哉。師曰。去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又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寮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云。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卽出來。若無人買。卽賤貨自收。久立。珍重。師有時上堂云。好時好日。速道速道。又曰。大衆近前來。聽老漢說第一義。大衆近前。師便打趁。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杭州臨安縣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什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答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大師。上堂云。瘥病之藥不假驢駄。若據今夜各自歸堂去也。珍重。僧問。承聞慧覺有瑣(國瑣元明作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僧曰。恁麼卽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卽得。師入府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曰。大王日應千差。是什麼心。王曰。什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道師謾別人卽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麼卽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什麼處會。曰。若有處所。卽孤負和尚。師曰。卽恐不辨精麤。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什麼疑訛。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打之。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禀性朴野。不羣流俗。少依本郡流水寺出家受具。入長慶之室。密契眞要。初結庵於虔州了山二十載。道聲遐布。江南國主李氏建寺。請轉法輪。玄徒輻湊。暨國主巡幸洪井。躬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出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煮布水。國主益加欽重。後終於山寺。靈塔存焉。

婺州金鱗報恩院寶資曉悟大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兄弟各詣山門來。主人口如匾擔相似。莫成相違負也。無久在衆兄弟也未要怪訝著。若帶參學眼。何煩久立。各自歸堂。珍重。師開方丈基。僧問。丈基已成。如

何通信。師曰．不可昧兄弟此問。僧曰．不昧底事作麼生。師曰．青天白日。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竪拂意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僧曰．只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只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什麼立地。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慚愧底人。師曰．開口取合不得。僧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遇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什麼。其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眞．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恁麼即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僧曰．恁麼即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云．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去也．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去也．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問．如何揲實免得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問．恁麼來皆不丈夫．只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僧曰．什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僧曰．爲什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僧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問。僧曰．恁麼即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羡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僧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人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

何。師曰。又是發人業。僧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丈。僧問。離卻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爲提綱。師曰。落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卽人天有賴也。師曰。莫將惡水澆潑人好。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展和尙。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尙莫謾人好。保福曰。卻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淸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僧曰。畢竟作麼生。師曰。既無維那兼無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曰。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麼。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麼。僧曰。恁麼卽學人不疑也。師曰。爭奈一翳在目何。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什麼人語。師曰。聽。僧曰。未審是什麼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福州怡山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諸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僧曰。恁麼卽深領尊慈。師曰。好與莫鈍置人。問。不犯宗風不傷物議。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談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卽今何道。師曰。違負卽道。僧曰。恁麼卽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曰。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師時如何。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僧曰。恁麼卽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珍重。却問僧。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將謂闍黎到百丈。

福州枕峯觀音院淸換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只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裏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未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取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中有萬象。僧曰。如何體得。師曰。不可谷裏尋聲。更求本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曰。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大師。一日上堂。於座側立云。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得。山僧謾諸人去也。遂乃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僧曰。恁麼卽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問。超覺後熖。妙果傳燈。去却語默動靜。如何相示。師曰。還解怪得麼。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大師。初開堂。有僧問。遠棄九峯丈室。來坐東禪道場。人天瞻仰於尊顏。願賜一言而演說。師曰。堯風千載。了空不昧於闍黎。曰。恁麼卽人天有賴。師曰。當不當。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師上堂曰。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福州僊宗院守玭禪師。一日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卽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僧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僧曰。只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去。僧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衆集。師顧視左右曰。患聾作麼。便歸方丈。又一日。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汚却也。又曰。大衆正是著力處。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福州閩山令含禪師。初住永福院。上堂曰。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爲人(國爲人。宋元作人爲。)伴侶。師曰。到。僧曰。什麼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麼生是你明明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示。師曰。七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有擧相國裴公休啓建法會。問看經僧是什麼經。僧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僧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什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吉州龍須山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僧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鼎沸。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曰。汝名什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代云。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喻旨。師住後。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因爾有悟。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茲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師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大師。本福州人。黃蘗山受業。於長慶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僧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什麼年中。問。如何是黃蘗山主。師曰。謝仁者相訪。問。如何是黃蘗境。師曰。龍吟瀑布水。雲起翠微峯。

前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山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珍重。有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答。僧曰。恁麼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什麼。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殺新鮮。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問。師既是鐵脚。爲什麼却騎馬。師曰。腰帶不因遮腹痛。襆頭豈是禦天寒。有俗官問。和尚恁後生。爲什麼却爲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師有時云。此箇事得恁難道。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連江人也。童蒙出家。詣峽山觀音院法宣禪師落髮受具。給侍勤恪。專於誦持。一日宣禪師謂曰。觀汝上根。堪任大事。何不徧參。而滯於此乎。師遂禮辭。歷諸方。至越州鏡淸禮順德大師。因問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順德曰。大家要知。師曰。斯則衆眼難謾。順德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周顯德三年丙辰。復州刺史率僚吏及緇黃千衆。請師於資福院開堂說法。時謂東禪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禎祥。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什麼。師又曰。還會麼。會去。卽今便了。不會。塵沙算劫。只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帀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眞常。不勞修證。師又曰。要知此事。當陽顯露。並無寸草蓋覆。便承當取。最省心力。師如是爲衆。涉於二十二載。太平興國二年丁丑九月十六日聲鍾辭衆。至二十七日辰時恬然坐化。壽八十三。臘六十三。

前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法嗣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大師。曾住郴州香山。僧問。擬卽第二頭。不擬卽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僧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僧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擧。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無一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僧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僧曰。爲什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陀。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僧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因僧舉聖僧塑像被虎咬。乃問師。旣是聖僧。爲什麼被大蟲咬。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前福州鼓山神晏國師法嗣

杭州天竺山子儀心印水月大師。溫州樂清縣人也。姓陳氏。初遊方謁鼓山。因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自此承言領旨。便往浙中。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師上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誤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僧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其僧乃問。只如興工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只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僧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僧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卽圍鑪向猛火。僧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則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僧曰。恁麼卽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其僧罔措。師喝之。師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攜履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僧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

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眞歸無所歸。僧曰夫子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僧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即得與道相應。師曰高捲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師迴故里雍熙三年示滅。門人闍維收舍利建塔。

建州白雲智作眞寂禪師。永貞人也。姓朱氏。容若梵僧。禮鼓山國師披剃。二十四具戒。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令近前。問曰南泉喚院主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立而已。鼓山莞然奇之。自爾遊吳楚。却復閩川。初住南峯。次住建州白雲院。師上堂曰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麼。待山僧向宗乘中答。時有僧禮拜纔起。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水。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麼。僧曰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僧曰如何是延平劍。師曰速須退步。僧曰未審津與劍是同是異。師曰可惜這漢。乾祐二年己酉江南國主李氏延居奉先。賜紫衣師名。上堂陞座。衆咸側聆。師曰相謾去也。還知得麼。可不聞昔日靈山多少士衆只道迦葉親聞。今日叨奉恩命俾揚宗教。不可異於靈山也。既不異靈山。諸仁者作麼生相體悉也。莫泥他古今。但彼此著些精彩。大家驗看。是什麼。僧問靈山一會不異而今。未審親聞底事如何。師曰更舉。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闍黎且作麼生。問賢王請命大展法筵。祖師西來如何指示。師曰分明記取。曰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也未在。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僧曰恁麼即大衆有賴也。師曰關汝什麼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了覺大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卽不敢問。請師方便。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靜。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麼。僧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僧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福州龍山智嵩妙空大師。師上堂曰。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作麼。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成塵玷。未有如許多時作麼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湊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僧曰。恁麼卽人天不謬慇懃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麼生。僧圀僧下宋元有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霸温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胸撞出。僧曰。恁麼。卽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汚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靜夜思堯鼓。迴頭聞舜琴。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曰。若舉宗乘。卽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什麼。還有人委麼。出來驗看。若無人委。莫略虛好。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僧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僧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大師。福州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曰。久嚮黃龍。到來只見赤斑蛇。黃龍曰。汝只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卽被他吞却也。曰。謝闍黎供養。師當下未省。覺尋迴受業山。禮覲國師和尚。啓發微旨。而後次補山門爲第三

世。上堂曰，我若全舉宗乘，汝向什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僧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誕生王種。師曰，金枝玉葉不相似，是作麼生。僧曰，恁麼卽同中不得異。師曰，不得異事作麼生。僧曰，金枝爭能續。師曰，猶是閫外之辭。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和尙。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僧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慚愧麼。僧便喝。師無語。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得法於受業和尙。（鼓山第四世住。）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金陵淨德道場沖煦慧悟禪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染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剃度得法受記。年二十四於洪州豐城爲衆開演。時謂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師次住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歸寂。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福州長樂人也。姓陳氏。六歲辭親禮鼓山披削。十五納戒。於國師言下發明眞趣。暨國師圓寂。乃之建州白雲。閩帥王氏奏賜紫號崇因大師。晉天福八年金陵興師入建城。時統軍查元（圀元。元作文。）徽至院。師出延接。查問曰，此中相見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查後請師歸金陵。國主命居長慶院攝衆。周顯德初退歸建州卓庵。時節度使陳誨創顯親報恩禪苑。堅請住持。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華亂墜。未審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五月江南後主再請入住報恩淨德二道場。來往說法。改號妙行禪師。當年十一月示疾。預辭國主。二十日平旦聲鐘召大衆。囑付訖。儼然坐亡。壽五十有五。臘四十。國主厚禮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並靈骨歸葬於建州雞

足山臥雲院建塔。師風神清灑。操行孤標。二十年不服綿絹。唯衣紙布。辭藻札翰並皆冠衆。五處語要偈頌別行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一

音釋○琛丑林切。瑫他勞切。稜魯登切。訥內骨切。玭蒲眠切。瓌公回切。怤方俱切。迪徒歷切。導也。韜土刀切。藏也。甄別甄居延切。別并列切。甄別明辨也。貯展呂切。積也。摐摐初江切。撞也。蚯蚓蚯去鳩切。蚓余忍切。筯遲倨切。攪古巧切。動也。替他計切。代也。懵懂懵亡肯切。懂多動切。懵懂心亂也。瘖瘂瘖於金切。瘂烏下切。瘖瘂病不能言也。璿璣璿似宣切。璣居衣切。璿璣運轉器也。垠疑巾切。崖岸也。剔他歷切。挑剔也。杉所咸切。木名也。晤五故切。對也。豺士皆切。狼屬。馴似均切。順也。餐七安切。食也。剖坼剖普后切。破也。坼丑厄切。開也。劈普擊切。破也。瘥楚懈切。瘉也。朴普角切。質朴也。丫於加切。匾擔匾俾緬切。擔都濫切。沸方未切。涌也。叱昌栗切。呵叱也。擽食列達協二切。澆潑澆古堯切。潑普活切。注曰澆。散曰潑。塢安古切。山阿也。謇居偃切。言難也。賽先再切。報也。籟落蓋切。凡孔竅機括皆曰籟。闈于歸切。宮中小門也。鬧奴教切。不靜也。蘗博陌切。幞房玉切。幞頭漆紗帽也。禦牛倨切。拒也。咬五巧切。嚙也。拓闥各切。斥開也。掣昌列切。拽也。殞于敏切。落也。勁居正切。健也。莞合版切。小笑貌。玷部念切。病也。撞直降切。擣擊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中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漳州保福院淸豁禪師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二十五人見錄三十六人見第二十三卷

韶州白雲祥和尙　朗州德山緣密禪師　潭州南臺道遵禪師　韶州雙峯山竟欽和尙　韶州資福和尙　廣州黃雲元禪師　廣州龍境倫禪師　韶州雲門爽禪師　韶州白雲聞和尙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　韶州淨法章和尙　韶州温門山滿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大師　連州地藏慧慈大師　英州大容諲禪師　廣州羅山崇禪師　韶州雲門寶禪師　郢州臨谿竟脫和尙　廣州華嚴慧禪師　韶州舜峯韶和尙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英州觀音和尙　韶州林泉和尙　韶州雲門煦和尙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前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媿諸禪德已省提持。若是徇聲聽響。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云。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岳微微細雨灑簾前。僧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僧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僧曰。離二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罏不墜鴈門關。僧曰。如何是紅罏不墜

鴈門關。師曰。靑霄豈恡衆人攀。僧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榜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僧曰。還有進處也無。師曰。冰消瓦解。

杭州餘杭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僧曰。恁麼卽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衢州鎭境遇緣禪師。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僧曰。恁麼卽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曰。我若全機。汝向什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云。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顚倒。無有出期。珍重。因佛塔被雷霹。有人問。祖佛塔廟爲什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僧曰。旣是通天作用。爲什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僧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什麼。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荊山有玉非爲寶。囊內眞金賜一言。師曰。我家貧。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慚道者名。

前明州翠巖令參（圖參。宋元作傪。）禪師法嗣

杭州龍册寺子興明悟大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僧曰。若恁麼卽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僧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僧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僧曰。如何舉得。師乃拈起袈裟。

溫州雲山佛嶴院知默禪師。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麼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聖迹。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參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剎亦與證明。僧問。如何是佛嶴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只在草堂前。

前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眞大師法嗣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有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鷄足。師曰。大衆一時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什麼。僧曰。恁麼卽學人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什麼田地。僧曰。不可更喃喃地。師曰。放過卽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什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師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卽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且道如今會也無。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什麼處不震裂。僧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什麼却被傍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僧曰。只如傍者有什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劍。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衆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師有時上堂示衆云。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什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行脚去。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又有時上堂曰。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僧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僧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麼．師下堂曰．純陀獻供。珍重。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師上堂．衆集。師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愚去也。還有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僧曰．和尚明鑒。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僧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廚蒸南國飯。午後鑪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僧曰．恁麼卽受苦去也。師曰．有什麼罪過。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大衆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什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禪師。福州人也。依本部南澗寺受業。年二十四．謁明眞大師。一日有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明眞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那僧問話．志端今有省處。明眞曰．汝見什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什麼。明眞甚然之。師上堂舉拂子云．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僧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與一踢。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絕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僧曰．恁麼卽一眞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筋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僧曰．某甲。師曰．泉州沙

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卽廓清五蘊．呑盡十方。師開寶元年八月內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爇灰散四林。勿占檀那地。此偈因侍者傳於外。四衆咸寫而記之。至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身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主率諸官同至山偵伺經宵。院中如市。二日．師齋罷．上堂辭衆。時有圓應長老出衆作禮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麼卽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有僧問數則語。師皆噓答。然後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時前。言訖長往。

福州興聖滿禪師。師上堂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具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三界．卽壞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州安國院祥和尚。師上堂．頃間乃失聲云．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覯者．更開方便。還會麼。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什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什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前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大師。師初參保福。問答冥符。一日保福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對曰。和尚也是橫身。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後住招慶。初開堂陞座。少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麼。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麼生理論。合作麼生提唱。僧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閩嶺南方如何提接。師曰。會麼。曰。恁麼卽一機啓處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門成得什麼邊事。師曰。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全提不到。請師商量。師曰。捎掌得麼。僧曰。恁麼卽領會去也。師曰。莫錯。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麼。僧曰。恁麼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麼。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師問僧。離什麼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麼。師又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受略（圖略。元作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功夫。但向博地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勤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麼語話。只如從上宗門合作麼生。還相悉麼。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得雪去也。久立。大衆珍重。

漳州保福院可儔明辯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僧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舒州白水海會院如新禪師。師上堂良久。乃曰。禮煩卽亂。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僧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卽不恡。僧曰。恁麼卽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僧問。古人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棙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棙子。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僧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恁麼來又恁麼去。僧曰。爲什麼如此。師曰。只見好笑。不知爲什麼如此。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師初開堂。有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爲奉法之心。今日朱紫臨筵。未審師如何拯濟。師曰。別不施行。僧曰。爲什麼不施行。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什麼處屈汝。僧曰。恁麼卽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攘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闇。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圖用河沙。元作覺聞心。) 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龍溪一派。晉水分燈。萬安臨筵。如何指示。師曰。作麼生折合。僧曰。未審師還許也無。師曰。更作麼生。僧曰。昔日龍谿密旨。今朝萬安顯揚。人天側聆。願垂開演。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

即五衆已蒙師指的。不異城東十眼開。師曰。五衆且置。仁者作麼生。問。久處幽冥。全身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莫屈著汝問麼。曰。恁麼卽禮拜隨衆上下。師還許也無。師曰。靜處薩婆訶。問。諸佛出世。振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恁麼道。僧曰。恁麼即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僧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淸。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往泉州王太尉處。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圖惜破元作借。)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僧問。名言妙句即不問。請師眞實。師曰。不阻來意。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學人不是其人。僧曰。忽遇恁麼人時如何。師曰。不可預搔而待癢。問。學人根思遲迴。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僧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師有時上堂。有僧出來禮拜退後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昔日靈山會上。佛以一音演說。今日請師一音演說。師良久。僧曰。恁麼卽大衆頓息疑網去也。師曰。莫塗汚大衆好。問。諸佛皆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如何拯濟。師曰。大好風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闇算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僧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福州永隆院瀛和尚明慧禪師。師上堂曰。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卽似。是卽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

爲什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麤纖。貴重難留。曰。爲什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師曰。爲鬧亂。且要斷送。有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有時示衆曰。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出家於巖背山。悟心之後。受請居清泉。玄侶臻集。問。如何是佛。師曰。問。僧曰。如何是祖。師曰。答。僧問。和尚見古人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僧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即省心力。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師曰。汝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漳州嶽麓山和尚。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朗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什麼。師曰。即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即今作麼生驗。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泉州後招慶和尚。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兼

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怱怱晨雞暮鍾。

郢州梁山簡禪師。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麼。僧曰、和尚住山不錯。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開堂日、有僧問、牧長請命和尚、如何舉揚宗教。師曰、還聞麼。僧曰、恁麼卽大衆有賴。師曰、還是不聞。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無。師曰、作麼生。僧曰、恁麼卽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僧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大師。初開堂、有僧問、威音王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旨、學人[因](圀因、明作困。)底却不明。師曰、辨得未。僧曰、恁麼卽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癢。

潭州延壽寺慧輪大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僧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虀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前南嶽金輪可觀禪師法嗣

後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

當者。師曰。倒也。

前泉州睡龍道山溥禪師法嗣（圖道山。宋作山道。）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永泰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興聖國師落髮稟具。初謁大章山契如庵主。（有語具如庵主章出焉。）後參睡龍。睡龍一日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大衆召曰。清豁闍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悟卽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上堂謂衆曰。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說。有頃間又曰。和與不和。切在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什麼不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卽勞而無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什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將順世。捨衆欲入山待滅。過苧谿石橋。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谿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戒因入山尋見。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今泉州開元寺淨土院影堂存焉。

前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韶州白雲祥和尚實性大師。初住慈光院。廣主劉氏召入府說法。時有僧問。覺華纔綻。正遇明時。不昧宗風。乞師方便。師曰。我王有令。問。敎意祖意同別。師曰。不別。曰。恁麼卽同也。師曰。不妨領話。問。諸佛未出世普徧

大千。白雲一會如何。師曰。賺却幾人來。曰。恁麼卽四衆何依。師曰。勿交涉。問。卽心卽佛。示誨之辭。不涉前言。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石橋那畔有。這邊無。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且作丁公吟。問。衣到六祖爲什麼不傳。師曰。海晏河淸。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師曰。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從上宗乘如何舉揚。師曰。今日未喫茶。師上堂謂衆曰。諸人會麼。但街頭市尾屠兒魁膾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堪與人爲師爲匠。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只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雲門來。師曰。裏許有多少水牯牛。曰。一箇兩箇。師曰。好水牛。師問僧。不壞假名而譚實相作麼生。僧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無對。（雲門和尚聞之。乃云。須是他始得。）師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間內外已否。如是會解。卽大地如鋪沙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告寂。

朗州德山第九世緣密圓明大師。師上堂示衆曰。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事作麼生。師又曰。德山有三句語。一句函蓋乾坤。一句隨波逐浪。一句截斷衆流。時有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河水渾流。曰。發後如何。師曰。幡竿頭指天。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去如何。師曰。江西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著那頭軒。問。己事未明。如何辨得。師曰。須彌山頂上。曰。直恁麼去如何。師曰。脚下水淺深。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千年松倒掛。曰。來後如何。師曰。金剛努起拳。問。師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佛殿正南開。曰。師出世後如何。師曰。白雲山上起。曰。出與未出。還分不分。師曰。靜處薩婆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問、如何是應用之機。師喝。僧曰、只這箇、爲復別有。師乃打之。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黑地打破甕。僧退步。師乃打。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猢猻繫露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猢猻入布袋。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并汝三人無繩自縛。問、如何是佛。師曰、滿目荒榛。曰、學人不會。師曰、勞而無功。問、盡大地致一問不得時如何。師曰、話墮也。曰、大衆總見師便打。

潭州水西南臺道遵和尚法雲大師。師上堂謂衆曰、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麼生言論。將佛法兩字當作麼。眞如解脫當得麼。雖然如是、細不通風、大通車馬。若約理化門中、一言啓口、振動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若也分明。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壁上掛。問、如何是眞如含一切。師曰、分明。曰、爲什麼有利鈍。師曰、西(圖西宋磧元作四。)天打鼓、樓上擊鍾。問、如何是南臺境。師云、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空。師曰、道士著眞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如何。師曰、諦。

韶州雙峯山興福院竟欽和尚慧眞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嵋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峯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粲眞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卽違佛敎、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廣主劉氏嘗親問法要。至太平興國二年

三月。戒門人曰。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峯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韶州資福和尚。僧問。不問宗乘。請師心印。師曰。不答這箇話。曰爲什麼不答。師曰。不副前言。問。覿面難逢處。如何顧險夷。乞師垂半偈。免使後人疑。師曰。鋒前一句超調御。擬問如何歷劫違。曰恁麼卽東山西嶺時人知有。未審資福庭前誰家風月。師曰。領取前話。

廣州新會黃雲元禪師。初開堂以手拊繩牀云。諸人還識廣大須彌之座也無。若不識。看老僧。乃陞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歌謠滿路。問。敎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和尚三事全披。如何。師曰。還免得麼。師上堂。拈古人語云。觸目未曾無臨機何不道。又云。觸目未曾無臨機道什麼

廣州義寧龍境倫禪師。初開堂提起拂子曰。還會麼。若會。卽頭上更增頭。若不會。卽斷頭取活。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亂走作麼。曰恰是雨下天晴。師便打。問。如何是龍境水。師曰。腥臊臭穢。曰飲者如何。師曰。七通八達。問。如何是龍境家風。師曰。蟲狼虎豹。問。如何是佛。師曰。勤耕田。曰學人不會。師曰。早收禾。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雲來。師曰。什麼生是黃雲郎當媚癡抹躂爲人一句。僧無對。師上堂。問衆曰。作麼生是長連牀上取性一句。道將來。衆無對。

韶州雲門山爽和尚。師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聖躬萬歲。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銀香臺上生蘿蔔。

韶州白雲聞和尚。師上堂良久。僧出曰。白雲一路。全因今日。師曰。不是不是。僧曰。和尚如何。師曰。白雲一路草深一丈。問。學人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也無。師曰。皁莢樹頭懸。風吹曲不成。問。受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

曰、作牛作馬。

韶州披雲智寂禪師。僧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白日沒閑人。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說偈答曰。以字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漚和不是經。

韶州淨法章和尚禪想大師。廣主劉氏問、如何是禪。師乃良久。廣主罔測。因署其號。僧問、日月重明時如何。師曰、日月雖明、不鑒覆盆之下。問、既是金山、爲什麼鑿石。師曰、金山鑿石。問、如何是道。師曰、去去迢迢十萬餘。

韶州溫門山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曰、如何是祖。師曰、不遊西土。有人見壁上畫。問、既是千尺松。爲什麼却在屋下。師曰、芥子納須彌作麼生。問、隔墻見角便知是牛如何。師便打。師與一老宿在國門坐。老宿曰、紫衣師號又得也、更要箇什麼。師曰、要國師。老宿曰、佛尚不作、豈況國師。師乃笑曰、長老。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汝曾讀書麼。僧問、太子初生爲什麼不識父母。師曰、迥然尊貴。

嶽州巴陵新開顥鑒大師。初在雲門。雲門舉雪峯和尚云、開却門達磨來也、問師意作麼生。師曰、築著和尚鼻孔。雲門曰、脩羅王發業、打須彌山一擲、跨跳上梵天報帝釋、你爲什麼却去日本國裏藏身。師曰、莫恁麼心行好。雲門曰、汝道築著又作麼生。師住後。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疑。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不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師將拂子遺人。人問曰、本來清淨、用拂子作什麼。師曰、既知清淨、莫忘却。(梁山別云、也須拂却。)

連州地藏院慧慈明識大師。僧問、既是地藏院、爲什麼塑熾盛光佛。師曰、過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地藏境。師

曰。無人不遊。

英州大容諲禪師。師上堂。僧問。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師曰。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問。如何是大容水。師曰。還我一渧(圀渧。宋元作滴。)來。問。當來彌勒下生時如何。師曰。慈氏宮中三春草。問。如何是眞空。師曰。拈却拒陽。曰。如何是妙用。師乃握拳。僧曰。眞空妙用相去幾何。師以手撥之。問。長蛇偃月卽不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痲江橋下會麼。曰。不會。師曰。聖壽寺前問。旣是大容爲什麼趁出僧。師曰。大海不容塵。小谿多搕𢷬。(圀搕𢷬。宋磧注云。上音罨。下音颯。元注云。搕。烏合切。𢷬。私盍切。)問。如何是古佛一路。師指地。僧曰。不問這箇。師曰。去。師與一老宿相期去別處。尋却因事不去。老宿曰。佛無二言。師曰。法無一向。

廣州羅山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漢國境。師曰。玉狗吠時天未曉。金雞啼後五更初。問。丹霞訪居士女子不攜籃時如何。師曰。也要到這裏一轉。問。如何是羅山境。師曰。布水千尋。

韶州雲門寶和尙。師上堂示衆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有揀擇麼。珍重。

郢州臨谿竟脫和尙。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風吹滿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有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三家村裏。曰。佛之與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廣州華嚴慧禪師。僧問。承古人有言。妄心無處卽菩提。正當妄時還有菩提也無。師曰。來音已照。僧曰。不會。師曰。妄心無處卽菩提。

韶州舜峯韶和尚。初問雲門和尚。寶月爲什麼於此分輝。雲門曰。千光同照。師曰。謝和尚指示。雲門曰。見什麼。僧正入師方丈。乃曰。方丈得恁麼黑。師曰。老鼠窟。僧正曰。放猫兒入好。師曰。試放看。僧正無對。師拊掌笑。師與老宿渡江次。師取錢與渡子。老宿曰。囊中若有青銅片。師揖曰。長老莫笑。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大師。師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時有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曰。打鼓爲三軍。問。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敢。曰。恁麼即含生有望。師曰。脚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曰。東弗於代。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西。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有竹。向北有木。師後住智門。僧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不入這箇野狐羣隊。問。如何是定。師曰。蝦(〔校〕蝦下。宋元有蟇。)跳不出斗。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鴨寒入水。問。豎起杖子意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後終於智門。

英州觀音和尚。因穿井。僧問。井深多少。師曰。沒汝鼻孔。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英州觀音。曰。見後如何。師曰。英州觀音。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風射破牕鳴。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林泉主。師曰。巖下白石。曰。如何是林泉家風。師曰。迎賓待客。問。如何是道。師曰。迢迢。曰。學人便領會時如何。師曰。久久忘緣者。寧懷去住情。

韶州雲門煦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是什麼意。僧曰。恰是。師乃喝去。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初住西川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時謂水精宮。)僧問。美味醍醐爲什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麼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

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卽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謾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踢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吓唂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問。如何是香林一脉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別。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麼卽不別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戶。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二

音釋〇嶴烏到切。僜都鄧切。瀛音盈。麓盧谷切。顥下老切。諲音因。煦香句切。毳充芮切。毳衣也。胝陟離切。胼胝也。敲丘交切。叩也。璞普角切。玉未琢也。核下革切。果中實也。莆音蒲。莆田縣名。摑古獲切。批打也。峭峙峭·七肖切。峻也。峙·池爾切。山屹立也。恙餘亮切。病也。偵丑正切。瞌苦合切。忤五故切。逆也。羚音零。獸名。皺側救切。摻袂摻·所斬切。執也。袂·彌蔽切。袖也。齧五結切。噬也。搔蘇遭切。手爬也。痒余兩切。痛痒也。莧狹澗切。菜名。靴許戈切。鞾履也。箸遲倨切。與筯同。虀祖稽切。淹菜也。炟赫炟·當割切。赫·呼格切。覯古候切。見也。橛其月切。嗄厄芥切。苧直呂切。螘魚紀切。蚍蜉小者。榛側詵切。木叢生也。𣀔先達切。放也。腥臊腥·桑經切。臊·蘇遭切。抹躂抹·莫割切。躂·他達切。莢吉協切。卍音萬。橈音韶。櫂之短者。塑桑故切。埏土像物也。銖市朱切。十二黍重曰銖。吓唂吓·子答切。入口也。唂·徒濫切。食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二十六人見錄

南嶽般若啓柔禪師　筠州黃蘗法濟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大師　信州康國耀和尚　潭州谷山豐禪師　穎州羅漢匡果禪師圀匡。玉本於標目作注。於本章作住。下匡山和尚標目及本章均作住。作注者。蓋住之誤。避宋諱也。　朗州滄谿璘和尚　筠州洞山清稟禪師　蘄州北禪寂和尚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乘和尚　潞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燈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廬州北天王徽禪師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江州慶雲眞禪師　筠州洞山稟禪師　韶州雙峯慧眞大師　已上十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廣州大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橫龍和尚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鄂州黃龍晦機大師（图晦.宋磧玉元作誨。）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一十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　處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图匡.玉作仕。）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寳應清進禪師　（漢州綿竹縣定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安州稜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图定慧.元作延慧。）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八人見錄

郢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　郢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諤禪師　京兆大秦寺彥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潭州雲蓋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袁州仰山良供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廬山永安慧度禪師　撫州曹山義崇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　潭州保福和尚　洪州翠巖師陰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南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廬山歸寂寺澹權禪師法嗣鄂州黃龍蘊和尚　壽州泊山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因歸寂寺·元明作歸宗寺。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歸宗寺巖密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稔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雲居山住緣和尚雲居山住滿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荷玉山福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洞山敏禪師第五世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洪州大寧神降禪師　澧州藥山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益州崇眞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眞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雄州華嚴正慧大師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正慧·明作止慧。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益州聖興寺存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含珠山璋禪師第二世含珠山偃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幷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浘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陳州石境和尚中同安志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石境·宋元作石鏡。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荊州上泉和尚　廣德周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鄧州羅紋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西川德言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六人見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潭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舒州香爐峯瓊和尚　京兆盤龍山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郢州大陽山堅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大明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三人二人見錄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虢州盧氏常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圀端巳。元作端己。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圀懷晝。元作懷晝。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邛州碧雲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圀祥州。元作洋州。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毒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圀蠟。元作臘。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十圀十。宋磧玉元明作千。清本此字破損。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偈曰。妙

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參。既善分時節。今吾不再三。師次住荆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杖子．圖杖子．宋玉元作帳子。 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圖宗．元作崇。 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曰．樝渡。雲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甚時離彼．師曰．去年八月。圖去年八月．宋作去秋。元作八月二十五。 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尙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圖便與麼去．宋作便恁麼。 師於此大悟。圖師於此大悟．宋作師於言下頓省。元作師於言下大悟遂云從今已去向十字街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一箇箇教伊拈却膩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落落地作箇明眼衲僧豈不快哉雲門云飯袋子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 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無風圖無風．宋磧玉元作風吹。 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曰．恁麼卽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走歷]趚。圖[走歷]趚．宋磧元注云．上郎擊切．下七迹切。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衾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擧。曰．據現定擧。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罪不重科。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金州客。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裹楚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有無雙泯．權實兩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

方便。師曰。千里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楖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齎棗團。問。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只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擧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蟆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卽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亦住興元府普通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師上堂示衆曰。俊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許爲老僧看。纔有僧出。師便打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如何轉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擧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卽不恁麼問。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貌。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人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彊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姓李氏。幼禮中峯院鴻諡爲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

受戒。初詣南嶽。參惟勁頭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問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圖麼下。玉有處。)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撤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臥雪深。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

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日。纔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分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花麤。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嚮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箇時光。直須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有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這

竭斗(圀斗宋作牛)。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衆去。曰灼然。師曰。跨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摴蒱(圀摴蒱宋磧玉作樗蒲)。漢。問。如何是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麼則謝師周旋。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翻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缾淥水安窗下便當生涯度幾秋。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麼卽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如何是眞如。師曰。燒(圀燒宋磧玉元作點)。瓦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卽禮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卽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尙。僧問。卽心卽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指敎。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恁麼卽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輥芥投鋒時如何。師曰。落在什麼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卽闇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爲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圖唯。玉作雖。）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朋彥卽廣法大師。住後嗣天台國師。蘇州長壽。）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晦（圖晦。宋磧玉元作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瑠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圖尺。宋元作丈。）竿

頭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鷂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再三囑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到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向（圖向。卍字藏校云。異本作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闇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沉光。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闇豈能收。（圖收。原作攸。清作收。今依餘本改。）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偁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教。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

問。資福和尙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卽今怎麼生。曰。如何是(校是。元無。)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蹈地。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周廣順元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後改名奉先。)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李氏至洪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陞堂辭衆安坐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於吉州吉水縣。遵遺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上。以手指壁畫問僧曰。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迴擧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上座(校上座。宋元作八路。玉)擧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鍬處。師曰。清上座。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座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巖。雙巖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黎。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卽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尙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擧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

牀拈起淨缾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缾。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師謂衆曰。希逢一箇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圖同死。宋無。)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眨。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圖北。原誤比。依錄本改。)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抛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鮫得著是好手。問。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僧纔上法堂。乃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國泰瑫和尚。古人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竪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胸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陁去。師乃棒趁出。師別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眞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

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蠹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圖元注云．見十七卷羅山章。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卽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圖元注云．一本云初參羅山纔禮拜起山云甚處來師云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云卽今事作麼生羅山揖云喫茶去師擬議問羅山云秋氣稍暖出去師到法堂白歎云我在西川峨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到福建道陳老師棄裏弓折箭盡去也休休羅山明日升堂師又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對山云羽毛未備翼稍未全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闍黎喚這箇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遺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卽不難。曰．便請師唱。

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圖澄、標目作證。宋元明淸同。】常眞禪師。初參羅山。棲泊數載。後因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恁麼卽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眞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圖贏、元作羸。】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圖照、元無。】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師曰。然。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覓。曰。掛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

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卽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卽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胸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圖匡。玉作任。)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圖上六字。玉作任山路。任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又有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眞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示衆曰。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師曰。沒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住郢州大陽山爲第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四祖山爲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顋顋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圖操下宋玉元有禪。）師。第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爲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卽古卽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僧咄。師亦咄。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階。

前潭州藤霞和尙法嗣

澧州藥山和尙。（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圀蓋。元作闔。）國無人知。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尙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覔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稅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第一世住。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戒。契緣於雲居懷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師周本於維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棋。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第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的意。雪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於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僧曰。爲什麼無。師曰。闍黎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眞禪師法嗣

益州崇眞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

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到也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眞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眞禪師。師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命畫工寫影。備香薪焚爇。收遺骨塔於巖之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刼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刼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棙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爲白

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諳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圖候,宋磧玉作後。)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禮偈。當時何處作沙門。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於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爲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坼裂連堦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旣勞汝重壅。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感召檀信重修補嚴飾。迨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沈二眞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醻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踍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擧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卽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幷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盤陀石上栽松栢。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推（圖推。玉作吹。）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第二世住。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掛燈籠。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羿善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第二世住。初謁廣德義和尚。作禮而問曰。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希。師曰。恁麼卽酌水獻花也。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采汲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萬古松。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圖時。玉無。)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鷲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得無間業。師曰。猛火然鐺煑佛喋。師因事有頌曰。纔到洪山便㮮(圖㮮。宋磧玉作搡。)根。四平八面不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分。

前隨州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竪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榜。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第二世住。)僧問。學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住唐州天目山。)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卽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以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隨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疎山之孫。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默是說不是說。師曰。闇裏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圀已元作己。)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什麼爲眞。師曰。你什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卽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師曰。無木掛千金。曰。掛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敎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鸞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第二世住。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飮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擣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筠爲贇切 璘離珍切 蔪渠之切 泐歷德切 徽許歸切 郢以井切 鄂五各切 婺亡遇切 弇姑南切 郴癡林切 諤五各切 惲紆憤切 嶼象呂切 虢郭獲切 龕枯含切 邛渠容切 楂鉏加切 甕烏貢切 怎子吽 恁麽恁汝鴆切。麽莫果切。 峴胡典切 撮麤括切。捎取也。 蝦蟆蝦胡加切。蟆莫加切。 髑髏髑徒谷切。髏盧侯切。髑髏頂骨也。 肘陟柳切。臂節也。 謐彌畢切 稔如甚切 槌直追切 聳息拱切。高聳也。 嵐盧含切。山氣也。 鼕徒冬切。鼕鼕鼓聲。 踍跳踍蒲沒切。跳他弔切。 樗蒱樗丑居切。蒱薄胡切。樗蒲博戲也。 蕃甫煩切 輥古本切。轉也。 創初亮切。始造也。 躡尼輒切。綴也。 濺子賤切。激起也。 恬徒兼切。靖也。 奮迅奮方問切。迅息晉切。 淦古闇切 眨側洽切。目動也。 蹈徒到切。踐也。 諡神至切。誄行易名曰諡。 汰他蓋切 插鍬插楚洽切。鍬此遙切。畚鍬也。 鷂趁鷂弋照切。鷙鳥也。趁丑刃切。逐也。 齩五巧切。與咬同。 莖胡耕切 擲直炙切。抛也。 廨古隘切。公舍也。 疼徒冬切。痛也。 拏女加切。擭也。 攫居縛切。持也。 摻子葛切 瞥普蔑切。過目也。 驀莫白切 湊倉奏切。會也。 摳苦侯切。挈衣也。 喘昌兗切。疾息也。 賺直陷切。錯也。 瀏力周切 覿亭歷切。見也。 拲居悚切 擘匹亦切 跨苦化切。足過也。 寨士邁切。柵也。 纑龍都切。布縷也。 捸郎計切。正作捩。 瘞於罽切。埋也。 羿研計切。有窮后羿也。 闤闠闤胡關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門也。 踵主勇切。繼踵也。 瞪澄應切。直視貌。 喋直甲切。食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忋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漳州保福清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潭州道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九人七人見錄図晦·宋磧玉作誨。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常州慧山然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福州興聖調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郢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蘄州自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繼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鳳翔府大朗和尚　潭州新開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陳州靈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漢州龕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圖魯下玉有文。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

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曰。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値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邐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鎭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眞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圖嘗。玉元作常。)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卽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卽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

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卽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卽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尙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覲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覲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卽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卽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闇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

佛。師曰。卽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祇對爲什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道悟空好語。法眼須有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座。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知上座平生眼。）因僧齋前上參。師

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闇合。僧無語。師令僧（〔校〕僧下，玉有衆。）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曰，是眞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不。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洲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洲不到。師問寶資長老，（〔校〕寶資，玉作實資。）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校〕問，原作明，清同。今依餘本改。）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導師）慧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眞讚銘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會住鄧州谷口。)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師曰。汝自迷闇。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圀明知生不生性。元作明知生是不生之性。)爲什麼爲生之所留。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圀去。宋磧玉作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漪渙然省悟。(漪後住天平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尙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尙。(法眼章述之。)後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箇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麼。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

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道什麼。曰。恁麼卽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卽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襪。每哂同參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曁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地藏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沉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於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

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脣舌。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圖同上。元有爲。）於大千。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卽向汝道。問。亘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闇。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覰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覰不見。曰。爲什麼覰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顚倒。曰。如何得不顚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會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於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先住誠豐。）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覔箇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卽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人（圖人宋元作不。）自檢責。曰。恁麼卽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

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圀你。元作聻。）師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亘日凝然萬慮（圀慮。玉作事。）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淸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澮湨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淸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淸。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這箇便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

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住黃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擎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恁麼卽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恁麼卽徒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麼卽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飣出。兩條綠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却有衆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卽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具。探律乘。閱大藏

紛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唱保福庵。於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顥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顥因遣仁濟入山述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於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日。誡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些子。問曰。恁麼卽法雨霶霈。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卽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鷄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卽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卽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

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忻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於泉州。參法因大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什麼敎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於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卽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花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悋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圀庭中．玉作中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擔幀。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卽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眞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闍黎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兎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卽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踊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麼。卽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葷血。髫齔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図僭竊。元作竊據荆楚。)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図後。元作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図王逵復代劉言。元作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疑師江表諜者。乃令捕執。將沉於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

詢輪和尙。輪曰。斯皆爲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遂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尙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峯下結茅爲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尙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竝習禪觀。乃述一偈聞於州牧曰。比（図比。玉作此。）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疏。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栴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図然下。元有後。）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七。荼毗舍利塔於牛首庵所。師頗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家風卽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尙法嗣

韶州大歷和尙。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僧曰。有髭卽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師在闇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旛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却（校却，宋玉元作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潦（校潦，玉元作綠。）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曰。沙彌將一椀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齈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人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兎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抝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開堂日。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櫻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祗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為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衆曰。不審。從上宗風不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路。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眞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這箇階梯。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為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為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霶霈。羣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世住。)後住江陵延壽。僧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踆。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髑髏。

前鄂州黃龍晦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納。(圖納。元作衲。)師曰。釘(圖釘。宋元作針。)去線不迴。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疾。(圖疾。宋玉元作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圖僧下。玉有自。)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

尙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柾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尙。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薰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尙。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飣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卽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圖昌福。標目作福昌。宋磧元明清同。玉本標目本章均作昌福。)達(圖達。玉作遠。)和尙。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鷂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開。誰是大雄獅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

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拶。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謼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眞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乃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劍。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擻地。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鷂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郢州大龍山楚勛禪師。第四世住。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卽徧周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卽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觗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僧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得法於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萃。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作(図作卍字。藏校云。異本作吐。)却。問。如何是諸

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麼不識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萬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幼習儒學。絕無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圖外。元作內。)獨居二載。間有北鄰信士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卽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圖浴。原作俗。淸同。今從餘本改。)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雁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卽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楊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什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什麼兩人居方

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又頌曰。紅談藏吾身。何須塔廟新。(圀廟新。玉作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圀邈。玉元作貌。)全眞。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尙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偏界沒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忋(公在胡改二切。)勛(許云切。)鄮(莫候切。)邐迤(邐。力紙切。迤。演爾切。邐迤。連接也。)翕(許汲切。合也。)韲(呂支切。十毫爲韲。)寱(魚祭切。睡中有言也。)憤(房吻切。懣也。)猗(於其切。)韈(望發切。足衣也。)哂(式忍切。笑也。)覰(七慮切。伺視也。)濬(私閏切。深也。)飣(丁定切。飣餖也。)雱霈(雱。普郎切。霈。徒何切。雱霈。大雨貌。)鵄(赤脂切。與鴟同。)粘膩(粘。女廉切。相著也。膩。女利切。肥膩也。)幀(猪孟切。畫繒也。)閃爍(閃。失冉切。爍。書藥切。)葷(許云切。辛菜也。)髫齓(髫。徒聊切。垂髮也。齓。初覲切。毀齒也。)諜(徒頰切。諜者。今謂之細作。)窄(側革切。狹也。)撚髭(撚。乃殄切。以指搣物曰撚。髭。卽移切。口上須也。)䯢(奴冬切。)拋塼(拋。匹交切。擲也。塼。職緣切。甓也。)佇(直呂切。久立也。)抝(於絞切。拉折也。)擔簦(擔。丁含切。負也。簦。都滕切。笠有柄者。)椶(子紅切。椶櫚。木名。)梔(章移切。梔子。黃實可染。)鐮(力鹽切。鍥也。)刮(古滑切。削也。)炮(蒲交切。多也。)帔(披義切。帬帔也。)誑諕(誑。古況切。欺也。諕。虛訏切。嚇也。)㖃(許后切。厚怒聲。)觝(都禮切。觸也。)窺(缺規切。小視也。)裨(賓眉切。接益也。)謗讟(讟。徒谷切。痛怨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八人見錄

天台山德韶國師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大師　金陵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　漳州羅漢守仁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金陵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　金陵淨德智筠禪師　高麗道峯慧炬國師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寶塔寺紹巖禪師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　撫州崇壽契稠禪師　洪州雲居清錫禪師　洪州百丈道常禪師　天台般若敬遵禪師　廬山歸宗策眞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圀後唐同光元作梁開平。)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疎山曰。百帀千重是何人境界。疎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

不說。師曰。爲什麽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疎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偏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座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於世矣。師上堂曰。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旛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麽生會祖師意。莫道風旛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旛就風旛通取。莫道風旛動處是什麽。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旛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麽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麽卽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

師曰。卽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什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爲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卽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卽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卽大千同一眞如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什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卽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簡辯如懸河。只成得箇顚倒知見。若只貴答話簡辯。有什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簡辯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麼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只爲多處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開堂日示衆云。一毛呑海。海性無

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惟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徧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師陞堂曰．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旣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麼。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麼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麼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諸上座。又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麼處。學云．恁麼卽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霑恩。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卽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敎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顚倒作麼。又僧問．一身卽無量身．無量身卽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麼卽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卽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旣是三世諸佛．爲什麼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師云．你什麼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敎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麼卽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

鋒相投。無纖毫參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恁麼卽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上座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假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

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為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賓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卽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昔日迦葉（圖昔日迦葉．宋元無。）親傳．未審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云．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學云．恁麼卽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僧清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明記取。學云．恁麼卽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闇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於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法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如何是二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師云．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云．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二。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眞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第十會．師

上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擊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嗣。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色、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寶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只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什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脚根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久立、珍重。第十一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闇覩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堂、有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時復舉一徧。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云、不遺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你名敬新。學云、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麼人證明。師云、敬新證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

異境靈蹤．覩者皆羨。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虛空鳴㲉㲉．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卽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於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卓庵。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一大師及地

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囹一切諸佛及諸佛。宋元作一切諸佛及佛法。明作一切諸佛及諸佛所說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在(囹在。宋元作前。)三昧。師曰。還聞麼。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舉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卽且置。雪峯卽今在什麼處。(法眼別云。卽今是成是壞。)衆皆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彌伏。王大悅。命師居之。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卽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揑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什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囹寶壽。明作和尚。)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卽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師問僧。受業在什麼處。曰。在佛迹。師曰。佛在什麼處。曰。什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闍黎七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

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只者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師上堂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卽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座。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圈曰下。宋元有棲賢。)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總來這裏立作什麼。善知識如何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眞而莫(圈莫。宋元作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問。百年闇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

衆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會。也只爲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卽有質(質元作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爲頭，豈不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卽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徙家於宣城。纔丱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方。禪敎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眞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於淨慧禪師。述己所業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無對。淨慧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敎，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卽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試舉崇壽佛法

看。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簳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眞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仔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卽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道血脈不通泥水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卽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卽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

受身曰。恁麼卽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卽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什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恁麼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麼生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麼作緣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詣臨川謁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騈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眞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麼却不會去。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卽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卽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一日大衆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卽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蔬飯。無可祗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眞心。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闇。汝若不會。眞箇不壞。便起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卽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卽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卽今何。師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綿綿。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只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卽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寱語作麼。問如何是巔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巔山巖崖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衞南人也。初問青峯。圖青峯。元注云。有本云白兆。如何是佛。圖佛。元注云。有云自己。青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旣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卽不勞他喚也。此卽且從。古人意作麼生。還說得麼。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毫。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毫。皎皎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毫卽是塵。且如今物象巍然。地作麼生消遣。圖遣下。元有得。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麼會。大沒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剪爪工

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眞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麼。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卽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會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玻瓈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擧論眞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眞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卽現方。圓卽現圓。何以故。法爾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

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眞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眞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問國王再請。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卽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邁俗。依普救寺杲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炟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衆曰。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擭揳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喩比喩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弈。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卽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卽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

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棲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宴坐告寂。壽六十四。臘四十四。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擧揚了。諸上座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師之言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淨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堂。未陞座。乃曰。此山先代一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陞座。良久曰。爲大衆只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卽今何。師曰。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卽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得也。久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幀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什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

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陞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卽今是第幾義。師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麼。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什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卽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卽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陞座。僧出問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已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麼處分照來。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後嘗問於師曰。先師有什麼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敎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卽熟。及問著便生疏去。何也。只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在（圖在。元作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

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為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卽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卽無顚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卽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尋於浙右水心寺掛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山。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謂衆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為月耶。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卽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撫州曹山崇壽院。為第四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什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見前。上座(圖上座。宋元作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

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屠兒（圖屠兒宋元作兒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卽全應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敎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麼卽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敎立地覷取。古人雖卽道立地覷取。如今坐地還覷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於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陞座。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眞源。作麼生是法之眞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卽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卽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

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淳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眞如院淸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眞。乃問曰。眞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旣是假果子。爲什麼將供養眞。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照明禪師披剃。尋參淨慧。獲預函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淨慧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十一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衆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卽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鄕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座各各事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只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座要心空麼。但且識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不患聾也。三（圀三。原作二。淸本此三字破損。今依餘本改。）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病僧。（圀病僧。宋元作老病僧。）又莫是渠自代（圀代。宋元作伐。）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師淳化二年示滅。塔於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會舉似人。曰恁麼卽般若雄峯距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卽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眞讚曰。眞兮寥廓。郢人圖艧。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眞。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淨慧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於諸方。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上座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卽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什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卽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卽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

曰、恁麼卽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復遷止報恩道場。太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無對。師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無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圓僧下宋元有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欠少。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麼。曰、恁麼卽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家。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玆院。參學頗衆。師上堂。衆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贊居士、未審居士受贊也無。若受贊、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贊、文殊不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眞箇衲僧。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贊、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爲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谿子孫、不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却四字。若不

是。又過在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眞行脚人也。珍重。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七十有八。袁長史建塔於西山。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乃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爲第二世。初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什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什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卽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什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卽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卽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卽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卽常。無眼卽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卽去。要住卽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音釋○娠失人切。懷妊也。誕徒案切。誕生也。遁徒頓切。搓七何切。挪也。惘扶紡切。無知意。鍵巨偃切。關鍵也。顗魚豈切。濅子鴆切。漸也。齎祖稽切。持也。迄許訖切。至也。櫓棹櫓郎古切。棹直教切。析先擊切。分析也。滲所禁切。下漉也。剩實證切。餘也。蔕都計切。根本也。斟職深切。斟酌度量也。鷇轂胡谷訖岳二切。崑崙崑古渾切。崙盧昆切。隕於敏切。墜也。鄞疑巾切。縣名。嶷鄂力切。山貌。餤徒紺切。食也。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振舉也。奕羊益切。赫奕明盛貌。丱古患切。總角也。斡各旱切。脛形定切。脚脛也。鳧房夫切。野鴨也。釵釧釵楚皆切。釧尺絹切。駢闐駢蒲眠切。闐徒年切。駢闐衆盛貌。哆哆丁可切。颺颺余章切。飛舉也。擵揳擵莫結切。揳私列切。擵揳不方正也。橙猪孟切。開張畫繒也。塹七豔切。坑也。僥堅堯切。僞也。僥倖也。[illegible]屋郭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靑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

金陵淸涼文益禪師法嗣三十三人一十三人見錄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尙　杭州奉先法瓌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荆門上泉和尙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荆州護國遠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師慧禪師　洪州舍利玄闕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洪州禪谿可莊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潭州石霜爽禪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江西靈山和尙　廬山佛手嚴因禪師　金陵保安止和尙　昇州華嚴幽禪師　袁州木平道達禪師　洪州大寧道遊禪師　楚州龍興德賓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鑾禪師　巳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淸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金陵淸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廬山寶慶庵道旨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雁蕩願濟禪師圈願濟，宋元作願齊。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　福州嚴峯師朮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處先禪師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雲門重曜禪師　越州大禹榮禪師　越州地藏璵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杭州龍華紹鑾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越州大禹自廣禪師　筠州黃蘗師逸禪師　蘇州瑞光清表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常州齊雲慧禪師・常州雙嶺祥禪師　洪州觀音眞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洪州大寧奬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圈常州雙嶺，宋元作洪州雙嶺。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杭州千光王瓌省禪師　衢州鎭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嗣九人八人見錄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

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杭州國泰德文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饒州北禪清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廬山棲賢慧聰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杭州朝明院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高麗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胡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師勘僧云。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竪指。師云。現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師侍立次。見淨慧問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淨急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言下大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遂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只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衆曰。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即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瓌。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剎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曰。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什麼學人己事不明。師曰。闍黎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圖請下。宋元有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恁麼卽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世住。）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卽昔時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眞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眞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圖辯。元作辨。）白得麼。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曰。恁麼卽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寶光明。師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也是虛言。

高麗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癲漢著。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卽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第十三世住。師初上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爲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寱語作麼。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事。師曰。大衆證明。問。香煙起處。師登座。未審宗乘事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問。優曇華拆。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卽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卽得。又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什麼卽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忘。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

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飮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黃氏。初出家於臨安朗瞻院落髮。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尋往江表問道。値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勿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闍黎今日離什麼處。

前昇州清凉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禮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清涼得法。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和尙。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曰。刹刹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頓惡葷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得旨。刺史陳洪銛請開堂住持。隆壽第三世住。上堂謂衆曰。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疏。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郢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喧喧。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他無箇消息。爭肯應當。曰。今日

宗乘已蒙師指示。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一様輝。問。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猿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靑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大陽家風。師曰。滿缾傾不出。大地無饑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迢然不掛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陝府鐵牛人皆嚮。卞和得玉至今傳。問。如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華。師曰。出戶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爲什麼不啣華。師曰。杲日當天後烏雞出戶飛。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鎭將。屬翠巖永明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遺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類尺鷃巢於衣襇之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記。初住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咸平元年賜額曰資聖寺。)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師有偈曰。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什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有言。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賚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塔於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溫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七顚八倒。曰。恁麼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即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彦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業。初參婺州金陵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於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

道。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圖補處彌勒。宋作補彌勒處。元作彌勒補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因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安功臣院。玄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學善財禮(圖禮。宋元作南。)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即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

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尙三迴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尙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當(圖當、宋元作同。)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卽爲汝(圖汝下、宋元有分。)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覷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固辭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頤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爲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一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第三世住。)師上堂曰、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辦明達禪師紹安。(第四世住。)師上堂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卽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市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卽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侯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

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時吳越忠懿王嚮德。命闡法住持。署於師名。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眞佛。如何是天眞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之譚。宗乘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於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吳越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圖出下宋元有山。）征師聞於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淸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大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卽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這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蜒急。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告衆爲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卽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四

十四。既闍維而舌不壞。柔輭如紅蓮葉。今藏於普賢道場中。師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奧。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徧行天下。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鼙鼓。萬戶齊窺。曰。恁麼卽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温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師開寶中示滅於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有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

温州雁蕩山願濟(圓濟。宋元作齊。)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

圓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發明玄奧。乃住雁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建光慶寺。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楞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即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卽闍黎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於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塼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旣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於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丱歲出家。於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卽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如何是呑萬象底光。師曰。大衆

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卽得。古人意旨不然。旣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於滋福殿。賜紫號明(圖明宋元作朗)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歸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卽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淳化初示滅。歸葬於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師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卽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法嗣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只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溫州白鹿人也。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初住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眞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剎剎盡毗盧。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師一日坐妙善臺受大衆小參。有僧問。向上事卽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卽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師淳化元年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歸寂。預告門人。致書辭同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闇色空。曰。恁麼卽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師乃頌曰。功臣家風。明闇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眞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州保安院示滅。

福州嚴峯師朮禪師。初開堂陞座時。有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

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贊本師。海衆傾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尋改名六和寺，後太宗皇帝賜號開化。)延請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卽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滅。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

今日爲君裁。師說偈付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闍黎輒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吳越忠懿王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又如何舉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缾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謂衆曰。龍華這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什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侶咸湊。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什麼作心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揞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別錄。至道中卒於大善寺。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歲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淸寺。得法於天台

韶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導以非風旛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卽時悟解。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旛動仁者心動頌曰。非風旛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曉。祖師眞實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頌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校]更，宋磧無。元作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頌曰。曠大劫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衆。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焉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攞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脩羅界人界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二三。又作麼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這裏爲你等亂道。還得麼。於這箇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箇甚人。彼此出浴勞倦。不妨且退。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箇實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眞實參學始得。眞實參學也。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

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什麼。說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嗚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什麼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作驢虧南泉甚處。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知(圖知宋元明作於)。佛法有(圖有磧作多)。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箇答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了。歸

下處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昏唱禮了。僧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喝珍重。僧堂前喝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是等運爲。且作麼生說箇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箇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齅一切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輭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什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如晝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

謂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答云。也只是如晝。師云。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吏具以事聞。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師嘗所著竹林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詔藏祕閣。如晝特賜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卽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顚八倒。曰。若不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溫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城永明法席隆盛。事申參問。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卽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年。衢州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帝改賜寶雲寺額。請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莫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衆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鎭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蟆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卽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積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眞。如此施爲。全眞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前杭州靈隱寺淸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上座。曰。恁麼卽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依本部西山保淸院受業。自靈隱發明。衆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眞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卽便是也無。師曰。勿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巍巍實相偪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靑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偪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卽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卽不密也。師曰。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卽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世住。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自信得。各自歸堂參取。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敎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什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淸涼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丈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緣頓契。曁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法燈曰。有什麼交涉。曰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畬開。師曰。汝擬去什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迴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此不繁錄。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聲鍾集衆。維那白云。衆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圖挾。明作掖。)告寂。壽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圖今。原誤令。清同。今依餘本改。)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裏(圖裏。元明作里。)無風浪起。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撫州明水院受具。遊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

心印。庵於廬山之金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陞座。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爲重敷。方乃陞座。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爲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誤上座。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僧舉南泉云。銅缾是境。缾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缾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於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世住。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卽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

訣。師曰。偏天徧地。曰。恁麼卽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師曰。一瓶淨水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蟆。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圖飲。宋元作段。)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卽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於本山。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婺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置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錢仁奉禮重。請揚眞要。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卽道。曰。恁麼卽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捨衆就本院創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漪(於其切。)昱(余六切。)璡(卽刃切。)瀫(胡谷切。)蝍蟉(蝍。資悉切。蟉。落蕭切。蝍蟉。蟲名。)靠(苦到切。倚靠也。)銛(息廉切。)斫(之若切。斬也。)繒纊(繒。疾陵切。帛也。纊。苦謗切。絮也。)襦(汝朱切。短衣也。)鷃(於諫切。鷃。小鳥名。)襵(之涉切。猶摺也。)瀑(蒲木切。飛泉懸水也。)澡鑵(澡。子皓切。洗也。鑵。古玩切。瓶屬也。)稜(盧登切。柧稜也。)塌(託盍切。地下也。)殄(徒典切。絕也。)脾胃(脾。頻彌切。土藏也。胃。於貴切。穀府也。)躁(則到切。急進也。)盥(古玩切。澡手也。)彙(於貴切。)闍維(梵語也。此云焚燒。闍。時遮切。)僖(虛其切。)剡(時染切。縣名。)攜(戶圭切。提挈也。)舁(羊朱切。對舉也。)颾颾(蘇曹切。風聲。)搘(章移切。拄也。)繭(古典切。蠶衣也。)捻(諾協切。捏也。)漱(蘇奏切。蕩口也。)塊(苦怪切。)晟(承正切。)晡(博孤切。申時也。)偪塞(偪。彼側切。迫也。塞。蘇則切。滿也。)倮(郎果切。赤體也。)畬(羊諸切。以火燒治田也。)酷(苦沃切。極也。)餌(忍止切。餻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宋沙門道原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陵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圖剪。玉作翦。)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圖建元中。元作永明七年。)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圖薨下。元有武帝尋亦厭世。)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者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於別卷。圖注中者字。宋玉元作諸。)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

而終。舉體香輭。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敕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囫鞴，宋元作韛。玉）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眾。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致書於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暀告白。暀投大（囫大，宋玉元明作太。）樂令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暀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

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二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衆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普無邊。天嘉（圖天嘉元作陳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陳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愼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屍於上。屛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

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梟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聞禪師始因背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遂遙稟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實繁。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値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塡聚山林。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偪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

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顗卽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卽天台敎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陳光大六(圀六。元作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卽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屛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軟。顏色如常。卽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於懷。誕生之夕。祥光燭於鄰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卽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圀陳乾明。元作陳天嘉。明作齊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卽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旣承印可。太建元年禮辭往金陵闡

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曩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卽悟禮像之徵。悲喜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図椎，宋玉元作稚。）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師爲帝立法名。號總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敎。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敎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喩齊舉。謂一乘妙法卽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於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喩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卽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卽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尙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敎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爲五時八敎。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敎者。謂化儀四敎。卽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敎。卽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産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正，三接，廣如本敎。）捨此皆魔說。故敎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眞，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敎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

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圀注中滯字。宋玉作帶。）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眾生下至蠛蠓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覩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熏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者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限。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者言見道位。別教權佛。躡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報化三身為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者三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圀注中雲字。宋玉明作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付授。盛於江浙。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

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皂幘絳衣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力施主與師造寺。寺成國即清。宜號爲國清。言訖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方應前誌。)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璪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殑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年三月二日大師示滅。勅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耶。曰。觀音化身耶。(圀耶.宋玉元明作耳。)乾符中

諡證聖大師。皇朝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圖狎。玉作狹。）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澒者甚多靈迹。先在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旬日而澒卒。景雲二年乙（圖乙。元作辛。）亥十二月八日。師（圖師。元明作公。）卒於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輭。制贈司徒虢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於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文殊。）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閭丘胤（圖胤。宋玉均避宋諱作公。並注云。名犯太祖廟諱下字。）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咒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方（圖方。宋玉作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

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関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舂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廚尋訪寒拾。如下章敍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校明・宋・玉作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之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耶。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於此。豐干乃名爲拾得。携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熠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卽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

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圖出。玉作去。)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爲烏所食。拾得以杖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於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逝。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烏罪切)脮(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臥。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履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竪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和。(圖和。宋玉元明作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凡非聖復若乎。(圖非凡非聖。玉作非聖非凡。)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

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圖三元作二）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現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悟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厭足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罽賓國王秉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臂自墮。（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玄覺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泗洲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菴。尋常往來。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菴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菴主曰。只在菴裏造箇無縫塔子。上菴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図塔下。玉有子。就菴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帀。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子云。此來請開全藏。只爲図只爲。元作爲甚。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誌公図誌公。元作有老宿令人傳語慧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震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黎莫嚐(音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汚却。(玄覺徵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爲什麼道鼠糞汚却。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翺尙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敎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尙擧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什麼假船。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尙代云。是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尙。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大章如菴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南泉和尙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卽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己與數僧遊鐘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致欠少。延己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卽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尙。）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鑿鏃意如何。仰山曰、鑿鏃。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卽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迴歸去、敢請流通。）

歸宗柔和尙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門、爲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尙、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問從何來。無語。

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尙再三。）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尙。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總被螃蠏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這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缾、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尙

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婆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爺。爺名什麼。（圀因子識得爺爺名什麼。宋玉元作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什麼。）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座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座主曰。基法師道。眞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玄覺徵云。只如此二尊師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麼。答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疑著這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圀疑著這、宋玉元作只疑。）

閻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洪州太（圀太、宋玉元作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座。（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鄽敎化、以何爲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法眼別云、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圀法中嘗問一僧。宋作嘗聞一僧。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山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上座試商量看。

有菴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菴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口曰。咬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卽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什麼却顫。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你食不得。法燈別云。汚却你口。圀你。元作亦。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人報菴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擧。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答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惺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代云。汝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雲代云。只爲無爲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柔代云。太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興猶未已。

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跣息淺切。足親地也。擐胡慣切。貫也。讖楚譖切。符讖也。帽莫報切。薨呼弘切。公侯卒曰薨。燋濡燋即消切。火傷也。濡汝朱切。水濕也。遯徒困切。隱也。輭而兗切。柔也。倕是爲切。捷疾葉切。鑪韛鑪落胡切。爐冶也。韛蒲拜切。吹火皮囊也。菽式竹切。豆也。傭余封切。雇作也。睢於況切。檮陳留切。剛木也。欻許勿切。猶忽也。壘甓壘力軌切。猶疊也。甓蒲歷切。磚也。寘支義切。置也。刪所問切。除削也。怳吁往切。怳惚不明貌。嚋直由切。囊也。揵椎梵語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瓦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椎。揵巨寒切。椎音槌。罄殫罄苦定切。垂盡也。殫多寒切。極盡也。蟭螟蟭即消切。螟莫經切。蟭螟蟲名。璪子皓切。殑伽梵語也。此云天堂來。殑其京切。伽具加切。闅亡云切。闅鄉地名。奘徂朗切。詰苦吉切。詰旦平旦也。澒虎孔切。氤氳氤於眞切。氳於云切。氤氳香氣貌。窆陂驗切。葬下棺也。爨七亂切。進火也。猨猴猨雨元切。猴戶鉤切。胤羊晉切。噴普悶切。噀水也。翹渠澆切。闃苦狊切。寂靜也。舂書容切。擣也。樺胡化切。木名。屐奇逆切。木屐也。滓側氏切。租也。愕五各切。驚愕也。墅上與切。田廬也。滌徒歷切。蘯滌也。箒之九切。箒也。抶敕栗切。打也。纂祖管切。集也。蟠蒲禾切。醢許亥切。肉醬。菹側魚切。魚菜醡也。售承咒切。去手也。貣忒他得切。差也。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刈切。鏃作木切。矢鏑也。唾湯臥切。口液也。螃蟹螃步光切。蟹下買切。顫之膳切。四支寒動也。葚食荏切。桑實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宋沙門道原纂

諸方廣語

大珠慧海和尚語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語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卽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如蛇脫皮。人出故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卽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聖人說。曰。某甲聾瞽。不

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師曰，我若得聞，卽齊諸佛，汝卽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尙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前擧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卽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卽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敎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抛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逈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

生半滅半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卽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卽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卽得。師曰。無心可用。卽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卽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卽無。無卽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卽無業。今既有業。心卽生滅。何得無

心。曰。無心卽成佛。和尙卽今成佛未。師曰。心尙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卽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尙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尙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卽喫飯。寒卽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卽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卽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卽無。無卽佛。曰。無卽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卽佛。佛卽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爲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圖說下。元明有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

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卽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淸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卽體眞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麼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眞見。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初後．何生爲正。答曰．常生淸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擧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卽眞立處（圀卽眞立處．元作立處卽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解脫。解脫者卽眞如。諸法不出眞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卽涉外因緣．卽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卽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卽迷自家本心。悟卽悟自家本性。

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卽不生。妄想既不生。卽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卽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搌(直庚切)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檐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卽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卽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辯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卽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這箇。這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檐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

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喩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有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卽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

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座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喩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卽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

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爲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鶚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徵、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淸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卽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黎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旣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偸物入手、卽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黎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卽行去者是汝道。講止觀慧座主問、禪師辯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

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卽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卽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臥。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卽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卽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

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是。（圀是。宋元作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卽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鏁。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羅蜜。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爲己。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刹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卽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淸淨法身也。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

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污染自性。卽是修行。莫自欺誑。卽是修行。大用現前。卽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顚倒。曰。作麼生卽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眞者語默總眞。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爲迷自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卽有衆義。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人（圈 人宋元作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眞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卽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

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說。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兎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其(圖其，宋元明作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卽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不自(圖不自，宋磧元作自不。)悟，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

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卽（圖卽．宋元作用。）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卽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卽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旣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旣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臥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脣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煑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存（圀存，宋玉元作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綱。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辯。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知（圀知，宋玉元作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

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淩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煑煠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為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為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眾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校】撈漉。元明作撈攎。）一箇半箇堪為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為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脣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

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卽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卽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圖心下。元注云。一有不字。）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圖勿。元注云。一作忽。）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與（圖與。宋元明作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燒却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宴會妙會。許你。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卽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

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耶。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乘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辭讚

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脣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卽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復（圖復。宋磧元明作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卽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眞佛。法身是眞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卽法身亦非眞佛。師曰。法身是眞非眞。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卽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眞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卽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喫

物。佛法在什麼處。這裏一千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敎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這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云。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鎭府臨濟義玄和尙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眞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卽不被生死染。去住自由。不要求他。(圈他下。元有殊勝。)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卽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卽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卽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敎三種名爲極則。約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眞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橛。何以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眞

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覰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敎綱，未曾措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是辜（圖辜，宋元作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圖狂，宋元明作誑。）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敎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圖包，原作色。清同，今依餘本改。）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郎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敎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敎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爲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呑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顚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顚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子。儱儱偰偰無些子威光。慼慼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爲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是(圖是。宋磧玉元明作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這裏點頭道我眞實。卽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這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卽有。身無卽無。所以古佛爲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爲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空也。不由汝日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眞實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作(圖作。宋磧玉元明作恁。)麼道。他古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祕密。不思議光明。藏覆蔭乾坤。生凡育聖。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既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揑怪。僧問。從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卽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麼卽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恁麼卽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以何爲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

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總是聲色名字。若是佛法。總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爲名。三界如是。崢嶸尙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難爲去。只爲諸人自生顚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眞。妄外馳求。强揑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便道擬心卽差。動念卽乖。尋常諸處。元無口似紡車。總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瘧。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搥子搥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作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紼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無事。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尙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脚。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更有一

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這邊那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胸襟。仍爲他人注脚。將爲自己眼目。上座。總似這箇行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旛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座。貶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纔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恁麼卽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卽道。曰。學人卽今疑。師曰。嚇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敎有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敎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愼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卽會得諸聖總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

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旣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僧問。遠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座。若會得。卽是眞實。若不會。卽是幻化。若也會得。卽是幻化。若也不會。卽是眞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汾符分切。諗式荏切。瞬舒閏切。目動也。挃之日切。撞也。糅女救切。雜也。聾瞽聾。盧紅切。耳病也。瞽。公戶切。目但有眹也。螻蟻螻。落侯切。蟻。魚豈切。卓錐錐。職垂切。鑽也。鏁蘇果切。與鎖同。鑰以灼切。鑰鍉也。螺蜆螺。落戈切。蜆。音顯。螺蜆並蚌屬。筌此緣切。魚笱也。蹄杜奚切。兔網也。叡俞芮切。縠胡谷切。縐紗也。煠士洽切。湯瀹也。蚊蝱蚊。無分切。蝱。莫耕切。滂澠滂。普刀切。澠。盧谷切。債側界切。逋負也。燖徐廉切。火熟物也。又湯瀹肉也。楔先結切。木楔也。釘丁定切。以釘釘之也。㒝偰㒝。莫結切。偰。先結切。崢嶸崢。鋤庚切。嶸。戶萌切。崢嶸。高峻貌。瘧魚約切。病痁也。賺直陷切。錯也。絆博幔切。羈絆也。嚇呼格切。詐嚇也。吵吵初爪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宋沙門道原纂

讚頌偈詩

大乘讚十首

梁寶誌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眞體.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卽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晩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飜思覺時與夢.顚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

亡常寂．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舍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卽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卽本眞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不解卽心卽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工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卽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不解返本觀麪。麪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卽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返作（圖作，元作生。）荊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卽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卻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箇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卽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眞，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著（圖著，宋磧玉元作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

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圖使，元作饒。）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不用將心（圖不用將心，宋玉元作莫起功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圖不長，宋玉元作終不。）久。禪悅珍饈尙不餐。誰能更飮無明酒。勿（圖勿，宋玉元作沒。）可拋。勿可（圖勿可，宋玉元作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施（圖施，宋玉元作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礙。放蕩長如癡兀人。（圖心有至此二句，宋玉元作心有微塵還窒閡，廓然無事頓淸閑。）他家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卽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圖無，宋玉元作沒。）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

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寬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光(圖光，宋元作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亦(圖亦，宋玉元作又。)無手。世界壞時渠(圖渠，宋玉作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頌　誌公和尚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卽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祇(圖祇，宋玉元作曉。)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眞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日(圖日，元注云，一作未。)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子。(圖無人子，元同。宋作無些子。但元本注云，一本，無人子，作爲茲偈。)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卽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瞋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麪求餅。餅卽從來是麪，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卽是菩提，無心卽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瞋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欲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平等，（圀平等，宋玉作太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翛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顚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觀禪。只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卽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段。玉作斷。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五欲貪瞋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恛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靑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眞如佛像。此人卽是顚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眞道。轉加鬪爭剛強。心裏蚖蛇蝮蝎。螫著便卽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眞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眞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愛河。不解眞宗正

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綱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卽來訶。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瞋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眞入圓成、絶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圖無礙下玉有不二）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圖苦宋玉作昔）樂心（圖心宋作今）常不改。法寶喩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顚、散誕縱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焰本非其水、渴鹿狂趁怱怱。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叿叿。

頌一首　　歸宗至眞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絶、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絶、旨妙情難措。棄箇

眼還聾，取箇耳還聾。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圀元注云，體字函涅槃經二十七卷眞師子王晨朝出穴嚬呻欠呿。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授指圀授指二字，宋玉元皆另提作第一首標題。

頌十九首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卽遠，求卽離。取卽急，失卽遲。無計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僞。一剎那，通變異。嵯峨山，石火氣。內裏發，焚巔崖。無遮欄，燒海底。法網疎，靈談細。六月臥，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慚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蹋不著，多疑慮。卻思看，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慇懃抱得栴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迹，密密潛護持。動容揚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根尋徑路長。因茲知隔闊，無那被封疆。人生須特達，起坐覺馨香。淸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熖熖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飲不向，無復安臥。拗折弓箭，蹋倒射垜。若人要知，先去鉤錐。人須問我，我是阿誰。快道快道。

與臨濡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因茲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樊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奥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警覺。肯可達眞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

答鄭郎中問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卽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宜。無自他宗。訶起騃蟒。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卽時才妙會。拍手趁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纔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熙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明明不知處。借問示宗賓。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來來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咍咍。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覺身愚。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無可書。人問香嚴旨。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語呼召。妙絕名邈。(圖邈。元作貌。)巍巍道流。無可披剝。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爺孃。向下無男女。獨自一箇身。切須了却去。聞我有此言。人人競來取。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殼。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無心合道頌　洞山和尚良价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頌十八首　龍牙和尚居遁(圖遁。原清誤道。)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慕歸。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稱貧道。向此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鬭快龍舟。雖然舊閣於空地。一度贏（國贏。元作嬴。）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是道空士。一生（國生。宋積元明作乍。）相逢不易看。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華猶似纏人蜂。僧眞不假居雲外。得後知無色自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眞龍後。方覺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無念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饒君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眞宗。爭如佛是無疑士。端坐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無妄想。妄除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亦休。
眉間毫相焰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只因於理有。理權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頌三首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

玄沙游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辭。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叟。那頓許吺吺。音兜風起引篕篌。迷子爭頭湊。設使總不是蝦蟆大張口。開口不開口。終是犯靈叟。

欲識箇中意。南星眞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未圈未。宋磧元明作亦。休。此箇從來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二首　招慶省僜都陵切　眞覺大師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憒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闤闠。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只話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明道頌一首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喩眞虛。眞虛設辯。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

傷無在。何拘何閡。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爲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面門。覆蓋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覺地頌一首　　南嶽惟勁禪師

略明覺地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生。性海首建增名號。妙覺還依性覺明。體覺俱含於明妙。明覺妙覺並雙行。妙覺覺妙元明體。全成無漏一眞精。明覺覺明明所了。或因了相失元明。明妙二覺宗體覺。體覺性覺二同明。湛覺圓圓無增減。此中無佛與衆生。不覺始終非了了。不聞迷悟豈惺惺。是稱心地如來藏。亦無覺照及無生。非生非滅眞如海。湛然常住名無名。太虛未覺生霞點。豈聞微塵有漏聲。空漚匪離於覺海。動寂元是一眞明。覺明體爾含靈餤。覺明逐餤致虧盈。差之不返名無覺。會之復本始覺生。本覺由因始覺生。正覺還依合覺明。由他二種成差互。遂令渾作賴耶名。具含染淨雙岐路。覺明含處異途萌。性起無生不動智。不離覺體本圓成。性起轉覺翻生所。遂令有漏墮迷盲。無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本漸次生。七識轉處蒙圓鏡。五六生時蔽覺明。觸受有取相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業識茫茫沒苦海。徇流浩浩逐飄零。大聖慈悲興救濟。一聲用處出三聲。智身由從法身起。行身還約智身生。智行二身融無二。還歸一體本來平。萬有齊含眞海印。一心普現總圓明。湛光餤餤何依止。空性蕩蕩無所停。處處示生無生相。處處示滅無滅形。珠鏡頓印無來往。浮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眞同水月。應緣如響化羣情。衆生性地元無染。只緣浮妄翳眞精。不了五陰如空聚。豈知四大若乾城。我慢癡山高屹屹。無明欲海沓溟溟。每逐旃陁憍誑友。常隨猛獸作悲鳴。自性

轉識翻爲幻。自心幻境自心驚。了此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圓成。太虛忽覺浮雲散。始覺虛空本自淸。今古湛然常皎瑩。不得古今凡聖名。

郢州臨谿敬脫和尚

入道淺深頌五首

露柱聲聲喚。猢猻繩子絆。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
露柱不聲喚。猢猻繩子斷。上士笑呵呵。中流若爲見。
猢猻與露柱。未免東西步。任唱太平歌。徒話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語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第代稱揚許。我今問汝徒。誰作將來主。

大法眼禪師文益

頌十四首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瞻須菩提

須菩提。貌古奇。說空法。法不離。信不及。又懷疑。信得及。復何之。倚筇杖。視東西。

街鼓鳴

鼓鼕鼕。運大功。滿朝人。道路通。道路通。何所至。達者莫言登寶地。

示捨棄墓道

東堂不折桂。南華不學僊。却來乾竺寺。披衣效坐禪。禪若效坐得。非想亦何偏。（經劫守閑。不出生死。）爲報參禪者。須悟道中玄。如何道中玄。眞規自宛然。

金剛經爲人輕賤章（詮云。持經者證佛地也。）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爲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迹虛空。有無彌忒。（思之。）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色裏勿摩尼。摩尼與衆色。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參。忽有心。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眞軌。日煖月涼。海深山起。乾闥婆城。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眞箇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朶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順時節。情有無、皆含悅。君要知、得誰力。更問誰、敎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聳碧。漳水澄澄兮練色。對現分明有何極。

八漸偈幷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敎、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於堂、禮於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辯眞妄。

覺　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辯、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

定　眞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詩十首　同安禪師

圖詩十首。同安禪師。元明作同安察禪師十玄談並序十字。其序文曰。夫玄談妙句。逈出三乘。既不混緣。亦非獨立。當臺應用。如朗月以晶空。轉影泯機。似明珠而隱海。且學徒有等。妙理無窮。達事者稀。迷源者衆。森羅萬象。物物上明。或即理事雙祛。名言俱喪。是以慇懃指月。莫錯端倪。不迷透水之針。可付開拳之寶。略序微言。以彰事理。又元明同注云。卿公事苑云。叢林所行十玄談。皆無序引。愚囊游廬阜。得其序於同安影堂。今錄之云爾。又詩十首。宋玉作詩八首。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爲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圖靈。元明作虛。空性。將喻紅鑪焰圖焰。元作火。裏蓮。莫謂無心便圖便。元作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祖意圖此首。宋無。

祖意如空不是空。靈機爭墮有無功。三賢尚圖尚。元明作固。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透網金鱗猶滯水。回塗石馬出沙籠。慇懃爲說西來意。莫問西來及與東。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豈爲塵機作繫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何更有蹤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撒手那邊諸(圖諸,元作千。)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卞璧無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處假(圖處假,元作別強。)安名。丈夫自(圖自,元作皆。)有衝天氣(圖氣,元作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佛教(圖佛,元作演。)

三乘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空人盡執。後非空有衆皆緣。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談理未玄。眞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圖還鄉曲,元作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還須達本鄉。雲水隔時君莫住。雪山深處我非忘。尋思去日顏如玉。嗟歎迴來鬢似霜。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圖破還鄉曲,元作還源。)

返本還源事亦(圖亦,元作已。)差。本來無住不名家。萬年松逕雪深覆。一帶峯巒雲更遮。賓主默(圖默,元作穆。)時純是妄。君臣道合(圖道合,元作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圖唱,宋作物。)明月堂前枯木(圖木,元作樹。)華。

轉位歸(圖轉位歸,元作迴機。)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迴機（圖迴機．元作轉位。又此首．宋無）

披毛戴角入鄽來。優鉢羅華火裏開。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鑊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金鎖玄關留不住．行於異類且輪迴。

正位前（圖正位前．元作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華不似他。了了了時無所（圖所．元作可。）了．玄玄玄處亦須訶。慇懃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詩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仍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迥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教中廣布引三乘。淨名倒嶽雷聲吼．鶖子孤潭月影澄。鄽市賣魚忘進趣．巖林飼虎望超升。雖知同體權方便．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認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罣礙。便應塼瓦是修真。瞥然一念邪思起。已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親的指。(圈的指。宋元作指的。)臨機開口卒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詩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只合文殊便是道。虧他居士沓無聲。見人須棄敲門物。知路仍忘堠子名。儻若不疑言會盡。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齊。現小毛頭猶道廣。變長天外尚嫌低。頓乾四海紅塵起。能竭三塗黑業迷。如此萬般皆屬壞。更須前進問曹谿。

自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懶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慵問佛。折腰誰肯見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欲火蒼生早晚休。自蘊本來靈覺性。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劍由(圈由。宋元作猶。)王意。似鏡當臺待鏡觀。眨眼參差千里莽。低頭思慮萬重灘。各於此道爭深見。何啻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烏如兎兩光明。寧關晝夜精勤得。非是貪瞋懈怠生。菩薩尚猶難說到。聲聞焉敢擬論

評。然無地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颯然會了奈渠何。非干世事成無事．祖教心魔是佛魔。貧子喻中明此道．獻珠偈裏題張羅。空門有路平兼廣．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元是一．斜眸拊掌固非三。道吾舞笏同入會．石鞏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欲將何見語玄談。

詩三首　　僧潤

因覽寶林傳

祖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國與東國．不隔人心到佛心。迦葉最初傳去盛．慧能末後得來深。覽斯頓悟超凡衆．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眞空出世間。可憐迷者蟻循環。此生勝坐三禪樂．好句長吟萬事閑。秋月圓來看盡夜．野雲散去落何山。到頭自了方爲了．休執他經扣祖關。

贈禪客

了妄歸眞萬慮空。河沙凡聖體通同。迷來盡似蛾投焰．悟去皆如鴿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

風。直須密契心心地。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音釋〇瘡疣初良切。痍也。於疣羽求切。瘤也。蠢尺尹切。蠢動也。鏊五到切。餅鏊也。罥古玄切。網也。羈居宜切。縶也。傴僂傴於武切。僂力主切。傴僂背曲也。妳奴蟹切。乳也。咀慈語切。咀嚼也。猖尺良切。狂也。撓奴巧切。擾亂也。拗於教切。戾也。禺語俱切。昳徒結切。日側也。啾喞啾即由切。喞資悉切。啾喞小聲也。兀五忽切。兀兀不動貌。翛相邀切。翛然。飛羽貌。蝮蠍蝮房六切。蠍許竭切。並毒蟲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叿叿火紅切。欠呿呿丘據切。欠呿。張口運氣也。嵯峨嵯昨何切。峨五何切。嵯峨山貌。巔嵲巔部年切。山頂也。嵲力罪切。嵲巍山貌。騃蟒騃五駭切。癡騃也。蟒莫朗切。大蛇也。咍咍呼來切。蚩笑也。啐子律切。啄竹角切。憒古對切。心亂也。閡五溉切。限也。蹉跎蹉七何切。跎徒何切。蹉跎。言不遂意也。慵蜀容切。慵懶惰也。啻矢利切。止也。颸悉合切。颸颯風聲也。諳烏含切。悉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宋沙門道原纂

銘記箴歌

傳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亡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琳序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南嶽懶瓚和尚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杯渡禪師一鉢歌因杯渡禪師。宋玉元無。但元本注云。別錄云杯渡禪師作。　樂普

和尚浮漚歌　牧護和尚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勵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此下明有魏府華嚴長老示衆。）

心王銘

傅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刹那造作．還復漂沈。清淨心智．如世萬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

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熏鍊。往返無端，追尋不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淨，無心用功。縱橫無照，最爲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卽是本性。至理無詮，非解非纏。靈通應

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絕。三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計校乖常。求眞背正。雙泯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眞。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爲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沉。非淸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卽今。菩提本有。不須用守。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棲。覺由不覺。卽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爲。本無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敎息意。意無心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淸。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嚚。內心虛直。（圀直。元作眞。）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轉止轉奔。萬法無所。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眞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毫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顧。安心無處。無處安心。虛明自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定質。不起法座。安眠虛室。樂道恬然。優遊眞實。無爲無得。依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

知生無生。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攸(圖攸，元作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現(圖現，宋元作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修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昏瞢。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沉。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慚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彬序。圖彬，宋元明作琳。)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圖悔，元作誨。)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於時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眞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

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卽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恡惜，達解二(圖二，宋元明作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旣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顯宗記

荷澤大師

無念爲宗。無作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眞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卽念眞如。無生生者。卽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卽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卽定無定。卽慧無慧。卽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卽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淸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卽名眞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卽知心空寂。見卽見性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卽處處能通。達卽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卽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卽如如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眞如性淨。慧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卽無相。寂卽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卽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屆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祕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建立。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卽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

眞解脫。

參同契　　南嶽石頭和尚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鎭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知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

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正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坐禪箴　　杭州五雲和尚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眞光逈孤。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初機。未達玄微。處沉隨掉。能所支離。不有權巧。胡爲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乍同死漢。隨宜合闢。靡專壁觀。達磨大師正付法眼外。委示初機修心之要。啟四門四行。非專一也。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或掉舉猛利及惛住等。宜易觀修於數息。或出或入。不得交互。沿流劍閣。無滯木鵝。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滅水傾。一念淸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咎。日由背夜。鏡奚照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瀛漚。太虛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跛者得履。瞽者發見。法界塵寰。齊輪頓現。曠蕩郊鄽。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強說。爰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故知歷代祖。唯傳此一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曰坐禪箴。

證道歌　　永嘉眞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

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淸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卽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閴寂安居實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旣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

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鐶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漭漭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谿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圖無宋元作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圖自元作共）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卽眞。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沉師子住。境靜林閑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卽能大哮吼。

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校】勿，元作沒。)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饍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靼。(音折。【校】元注云，多達切。)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此卽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蜋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校】州，宋玉元作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卽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飢。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

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縳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嗎。(陟立切)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卽去。要住卽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律。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卽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址(図址，宋、玉元作上。)堅牢以爲最。青松下。明窗內。玉殿朱樓未爲對。衲被(図被，宋、玉元作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

廓達靈根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

樂道歌　道吾和尚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臥孤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和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無妨礙。汝言順卽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這是。元本山僧更若爲。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沒隈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眞。不是僞。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青山綠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揩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卽逢人以棒閫。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報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一鉢歌　杯渡禪師

遏喇喇。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撻。(圀抹撻。元作侏健。) 如饑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栟栟。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結裹學擺撥。也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圀作。元無。)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眞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眞丈夫。無形

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眞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眞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眞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眞是妄．妄是眞。若除眞妄更無人。眞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弱也著。一切無心莫（圖莫．宋玉元作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瞋即喜．喜即瞋。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瞋．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這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眞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眞如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鹽。（圖鹽．宋玉元作鹹。韻。）亦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眞中假．假中眞。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眞．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幷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幾時差。（圖差．元作瘥。）若覓禪。我自縱橫汨碖眠。大可憐．不是顚。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覓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圖專．玉作茉。）甲。若覓經。法性眞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

篩羅漸入麤中細。只這麤中細也無。卽是圓明眞實諦。眞實諦。本非眞。但是名聞卽是塵。若向塵中解眞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掛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爲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眞。

牧護歌　蘇溪和尚（卽五洩小師也）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衲餅盂。便是生涯調度。爲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措。（措。玉圅作醋。）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鬭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人。打破畫餅歸去。

古鏡歌三首　法燈禪師泰欽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一纖毫，湛湛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嫫母臨粧不稱情，
潘生迴首頻嘉歎。何欣欣，何戚戚。好醜由來那箇是。（圀箇是，元作是的。）韻。只這是，轉沉醉。演若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
還有以。我問顚狂不暫迴。淚流向予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聖，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時那裏來。
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看不見時，卽此爲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
音，請惢來，逢人不得輕分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多，直至如今成錯誤。如今不省影分
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顧。苦苦苦。

其三（圀元云，注六言。）

古鏡精明皎皎，皎皎偏照河沙。到處安名題字，除儂更有誰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纖瑕。纖瑕垢盡無
物，此眞火裏蓮華。蓮華千朵萬朵，朵朵端然釋迦。誰云俱（圀俱，明作拘。）尸入滅，誰云穿膝蘆芽。不信鏡中看取，羊
車鹿車牛車。時人不識古鏡。盡道本來淸淨。只看淸淨是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有纖毫俱病。
勸君不如打破，鏡去瑕消可瑩。亦兒杜口毗耶，亦知圓通少剩。

徧參三昧歌　潭州龍會道尋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訶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覩諸方，垂帶直。善財得處難藏匿。
棒頭喝下露幽奇，縱去奪來看殊特。趙州關，雪嶺陟。築著峯前驗虛實。據證靈由闢萬機，橫揮祖刃開三域。
卷舒重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衲子攢眉碧眼咦，黃河倒逆崐崙嶺。潙山牛，道吾唱。馬師奮迅呈圓相。
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擔看先匠。廣陵歌，誰繼唱。擬續宮商調難況。石人慍色下鞭撾，木馬奔嘶梵天上。

麗水金。藍田玉。祝融峯攢湘浪蹙。滿月澄谿松韻清。雲從龍騰好觀矚。

翫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師權指喩摩尼。採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鎭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鍜鍊。元淨莫澄渟。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眞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閻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敎非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日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鑽。(圀鑽，宋元作讚。)輭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釋輪王俱

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爲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萬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勸覺吟二首　香嚴和尚智閑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急著力勤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日裏語暗蹉切。快磨古錐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生事。終不說。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牙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鉢塔成。（圂元注云。涅槃經云。如來之身已於無量阿僧祇劫不受飲食。爲諸聲聞說。先受二牧牛女乳糜。故本行經云。菩薩將往道樹。時有天人告善生神王二女。一名難陀。華言喜。二名婆羅。華言昌。汝可最初施食。於是二女以乳烹糜。其釜上現種種瑞相。乃用鉢盛奉獻。菩薩食已。將其鉢擲向尼連河中。天帝釋收歸天上。建塔安置供養。故名鉢塔。此天上四塔之一也。四塔者。一髮塔。二箭塔。三鉢塔。四牙塔。人間亦有四塔。一如來生處塔。二如來成道處塔。三如來轉法輪處塔。四如來涅槃處塔。）巍巍置在青山掌。觀夫參道不虛然。脫去形骸甚高上。（圂上元作尚。）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留蹤迹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搆。珠迥玲瓏主客分。往往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眞如理。有時往往自思惟。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恪。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圂交玉作教。）做。勸時流。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湏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

處覓。

魏府華嚴長老示衆（圖此篇。宋玉元無。）

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會麽。若會得。卽今無礙自在眞人。若也未會則是箇檐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法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接竹點月。在處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麽。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麽。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著境。認色爲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些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內。喫肉如似餓鬼呑屍。噇酒如餓狗飲水。愛色如渴蠅咂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栟栟地。口子吧吧地。眼子眨眨地。無常殺鬼到來向牀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鐵鑪火炭銅柱刀山盡爲戲翫。恁時追悔。大段難爲免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辦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爲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罪滅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眞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裏糞堆頭光爍爍地圓陀陀地。還信得及麽。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永墮沉淪。你若迴光反照。於一刹那中卽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

癡暗狂情頓自消滅。諸緣境界轉爲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卽是佛也。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卽正覺。又何必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遇。莫道我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只爲衆生迷亂不識本性。你暫時間那取些子貪物底工夫看經書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慾之故。山僧苦口實爲忉忉。你還肯麼。你還信麼。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爲取身好。百年如箭。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無多日。頭白是病來。病是業債來。業債是死來。死是地獄來。你莫道我爲人平生好心吉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別教你有箇好生處。我卽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擔人擔我。貪色愛財。餐魚啖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爲長久功德。以此爲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爲你不得。你還知麼。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亦爲你不得。須是你自家著力。前程自辦。你若作一切有爲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福。不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求得供養。日夜不安。爲慮未是在。還知麼。一任你說向諸方耆宿笑我。也嫌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取喫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音釋○瓚才旦切。氂陵之切。十毫曰氂。嚚語巾切。緘居咸切。封也。竅苦弔切。孔竅也。蚋而銳切。小飛蟲也。畱人斃毗祭切。困也。瞢彌登切。不明也。瀛怡成切。海也。

跛布火切。足偏廢也。鄽直連切。市鄽也。縷褐縷力主切。褐胡葛切。訕所晏切。毀謗也。岑崟崟魚金切。股公戶切。鐶戶關切。逞丑郢切。矜而自呈也。蹭蹬蹭千鄧切。蹬徒亘切。

蹭蹬。失道也。

螗蜋　螗。徒郎切。蜋。魯當切。

拒轍　拒。其呂切。禦也。轍。直列切。車轍也。

[扌聿]　力沒切。

憨　火含切。憨癡也。

闓　口溉切。開也。

喇　喇。力葛切。

枿　牙葛切。斫髡而復生曰枿。

捋　郎括切。摩也。

擺撥　擺。北買切。撥。也。撥。北末切。

糲　盧達切。脫粟也。

鑛　古猛切。金鐵樸也。

啫　入者切。

[疒虒]　弋支切。瘉瘲也。

汩淪　汩。古忽切。淪。力迍切。

傀儡　傀。口猥切。儡。落猥切。傀儡。木偶

戲也。

嫫母　嫫。莫胡切。嫫母。黃帝妃。

哽咽　哽。古杏切。咽。於結切。哽咽。悲塞也。

儂　奴冬切。我也。

[匚盍]　苦盍切。崩損也。

猜揣　猜。倉才切。測也。揣。初委切。量也。

撾　涉瓜切。捶擊也。

渟　特丁切。水

止也。

瑳　七何切。磨也。

淬鍊　淬。七內切。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鍊。連彥切。鍛鍊也。

噇　宅江切。喫貌。

咂　子合切。入口也。

啖　徒濫切。食也。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文公楊億任祕書監知汝州日嘗有書寄李維內翰敘其始末師承書云（圀此篇據元本錄入。明本同載之。）

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圀詢。明作諮。）周旋策發。俾其刳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旨。仍歲沈痼。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際。臨際嗣黃蘗。黃蘗嗣先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出讓和尚。讓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燿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壅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際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

之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龍峯也。忻幸忻幸。

侍郎問廣慧和尚。尋常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閻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廣云。幡竿尖上鐵龍頭。侍云。海壇馬子似驢大。廣云。楚雞不足丹山鳳。侍云。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問門僧表澄。承云有言。天上無彌勒。地上(宋上。明作下。)無彌勒。未審彌勒在什麼處。澄云。手上木。侍云。罪有所歸。澄云。知過人難得。侍云。喫取拄杖。澄喝。侍云。且放過卽不可。侍郎問李附馬。釋迦六年苦行。成得什麼事。尉云。擔折知柴重。問。一盲引衆盲時如何。尉云。盲。侍云。灼然。尉便休。問光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得中原之寶。秪是無人讎價。興化云。略借陛下寶看。帝以手舒幞頭脚。興化云。君王之寶。誰敢讎價。玄覺云。秪如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過在什麼處。侍云。興化恁麼秪對。是肯莊宗。不肯莊宗。試辨看。因僧談道。侍郎遂云。道不離人。人能弘道。大凡參學之人。十二時中長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他人苗稼。摘鼻拽迴。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裸裸(宋裸裸。明作粿粿。)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著些精彩。不可說禪道之時。便有箇照帶底道理。擇菜作務之時。不可便無去也。如雞抱卵。若是拋離起去。暖氣不接。便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煩動。略失照顧。便喪身命。不是小事。今來受此緣生。被生死繫縛。蓋爲塵劫已來。順生滅心。隨他流轉。以至如今。諸人等且道。若曾喪失。何以得至如今。要識露地白牛麼。試把鼻孔拽看。侍郎云。玄沙和尚道。大唐國內宗門中事。未曾有人舉唱。有人舉唱。盡大地人總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且道是甚道理。如今假立個賓主。動者兩片皮。豎起指頭。拈起拂子。總

成顛倒知見．順汝狂意．教汝有箇申問處。若是明眼人前．怎生拈掇得出。秖如魯（圖魯．明誤會。）祖和尚見僧來便
面壁。長慶道．恁麼地接人．驢年得一箇去。我道魯祖也秖是不識羞。是他明眼人又爭肯爾。（圖爾．明作你。）今來事
不獲已．與汝諸人作顛倒知見．一似結巾爲馬．揑目生花。上祖道箇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
見。教他恁麼道．抑下多少威光。且道．諸人分上缺少箇什麼。雖然如此．我若不恁麼與汝知聞、爾（圖爾．明作你。）又
什麼處得見。古人道．知恩者少。且道承箇甚人恩。於此不明．問取露柱去。侍云．此事大難。釋迦老子三七日
中思惟．便欲入涅槃。被帝釋梵王慇懃三請．不得已而許之。始自鹿苑終於俱尸羅城．中間四十九年大作
佛事．說五乘十二分教．如餅注水。後來於靈山會上．目視迦葉．謂大衆云．吾有正法眼已付摩訶大迦葉。又
云我於四十九年中不曾說一字。此是什麼道理。若是諸人分上．著一字脚不得。爲諸人各各有奇特事在。
喚作奇特．早是不中也。我道釋迦是敗軍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諸人且怎生會。不見道．涅槃生
死俱是夢言．佛與衆生並爲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於此未明．敢道諸人乖張不少。侍舉
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如今山河大地．樹木人物．縱縱地．是同是別。若道同去．是他頭頭物物
各各不同．若道（圖道．明作有。）別去．他古人又道會萬物爲己。且怎生會。秖如教中說．若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
空一時銷隕。古德亦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此是甚道理。直下盡十方世界是汝一隻眼。一切諸佛天
人羣生類盡承汝威光建立。須是信得及．方得。侍郎臨終前一日．親寫一偈與家人．令來日送達李附馬處。
偈曰。漏生與漏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接得偈云．泰山廟裏賣紙錢。
出天聖廣燈錄第十八卷

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四明苾芻希渭估倡衣鉢一力命工依廬山穩庵舊本翻刊於道場禪幽庵集茲善利上報四恩下資三有法界有情同圓種智者

跋（圖此下鄭昂跋宏智疏劉棐後序三篇，均從元本錄入。明同。）

右景德傳燈錄，本住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所撰。書成，將游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矣。此事與郭象竊向秀莊子註同。拱辰謂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吾其爲名利乎。絕不復言。拱辰之用心如此，與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其取與必無容私。又得楊文公具擇法眼以爲之删定。此其書所以可信。與夫續燈錄遣僧採事而受金厠名以亂眞者間矣。或者猶疑佛祖傳法偈無傳譯之人。此夏蟲不知春秋也。佛祖雖曰傳無傳，至付授之因，豈容不知。又達磨具正徧知，華竺之言，蓋悉通曉。觀其答問，安有傳譯者哉。此如世愚人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便疑楞伽經世已有之，非達磨攜至，豈不悖哉。福州大中寺知藏僧正自以寇亂而來，文籍道厄，募緣再刊此書，以便道俗齋覽。扣余爲序。因書其後。紹興壬子初冬十日長樂鄭昂題

疏　　天童宏智和尚譔

道樞中虛。理不我取其名像。靈機內發。智不我囚其化通。一念深徹本源，六義具成神用。出氣鼻快，從佛口生。轉眄之間，彈指之頃。廓若雷龍破蟄。炳如霧豹變文。諸方衲子之傳。一等丈夫之作。達磨來不立文字。威音後須要師承。符合符而規矩相投。心印心而語默俱到。燈燈續焰，分照世不斷之光明。葉葉聯芳，綴靈種不枯之春色。嗣連祖譜，師紹誰宗。綿綿踵武之人，的的克家之子。剛柔可則，爛爛憐百煉之金。劊黜不移，區

區拖三獻之璞。不可期也。開池得月。難其契也。擲芥投針。出爐鞴而放光。入鉗鎚而成器。自得受用。相求證明。哆哆啝啝底。放教舌上毛生。磊磊落落底。拶使額頭汗出。下拳可畏其勇。却來捋虎髭鬚。擡棒作勢。且驚看取弄蛇手段。相分圓缺。應用合宜。位列正偏。隨機中矩。毫氂有差。而天地懸隔。絲髮未淨。而蜩螗留連。不聞不見。以降魔箇非泛泛。自呼自應而作主。許是惺惺。匾擔頭事事挑來。布袋裏般般著得。短長在我。寶公杖頭剪刀。節奏由誰。萬回懷中花鼓。僧伽楊枝舉起。大士拍板歌行。網鳳釣鼇也。本分工夫。撈摝蝦蜆也。平生快活。應接磨礱之妙。對酬錐鑿之方。電卷之機輪。風馳之問答。打草驚蛇之句。探竿影草之功。啐啄同時。心目相照。任運騰騰而無累。平懷坦坦而不羈。出家行脚之因緣。坐脫立亡之時節。紀之編簡。如見古人。將以著龜。可格後學。當諾神契。愼勿言求。恐口耳之流通。爲身心之障礙。比丘思鑑。久軫此懷。阿祖傳燈。欲成其印。入眼要分靑白。開口莫亂雌黃。葛藤窠無作自纏。擔版漢不嫌人喚。輒投同道。相與結緣。

景德傳燈錄後序

左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劉棐譔

傳燈錄鏤行舊矣。兵興以來。其版灰飛。慕心宗者。患無其書。僧思鑒婺人也。芒屩訪道。三十年矣。亦欲人同悟涅槃妙心。而思有以資發之也。廣募淨信。復鏤其板。緇素贊歎而助成焉。或曰。自心之法無形。不從人得。初祖釋迦而降。無一祖師非默契而自證者。故達磨直指。不立文字。少林九年面壁而已。雖二祖立雪斷臂。一字亦不爲說。但遮其知見之非。二祖因是得正知見。豁然大省。則二祖亦不從達磨言句中入。迺自證也。且百丈卷席。雪峯輥毬。魯祖面壁。石鞏駕箭。道吾舞笏。鳥窠吹布毛。俱胝舉一指。古德如此示人甚多。不在言句之間故也。言句且爾。況文字乎。心宗要當自參。祖師言句於我何與焉。余曰。不然。心法雖曰無形。然遍

一切處。翠竹，眞如也。黃花，般若也。蛙蚓發機。管絃傳心。乃至牆壁瓦礫，無非說法。故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謂語燕深談實相。然則大地皆是悟門，孰非此道。況明心宗言句乎。況載明心宗文字乎。若二者於心宗果無與耶，薦福古何爲閱雲門錄而省，黃龍心何爲讀多福語而悟。蓋言詞相寂，文字性空，亦此道耳。若卽言句文字而見性相之空寂，是乃一超而直入也。吾故知是書之流布，發明心地者衆矣。且鑒之募緣也，台之寧海邑民周氏歎曰，吾地有大梨木，閱三世矣。比歲，我家之人各嘗夢其上有樓閣行廡，而無數僧往來於其間。每疑之。乃今方悟當刊此錄耶。遂捨以析版。且邀鑒卽其家傭工而刻之。旣刻，周氏夢六僧求已刻者觀焉。周問鑒曰。此何僧耶。鑒曰。此六代傳衣祖師特來證明此事也。嗚呼，是書用爲一大事，則宜有感發之祥以發寤人心。余故並列之，庶觀者知非小緣而堅其信心云。

紹興四年上元日等慈庵善男子睢陽劉棐仲忱序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二月
普慧大藏經刊行會敬刊

景德傳燈錄終